

騎車出外兜風丟失了，可見公子哥兒的想法鄉下人也有，我似乎很和曹君吵了一通。第二枝筆一直到中學畢業升大學的前半年才買，價錢如舊，品質稍好，這筆竟用了兩年多，後來大約是不小心失落了。從此有很長時期不用鋼筆。民國廿

年以後，我到一個偏遠的地方去做事，為寫文章作字方便計，每學期都買着一打的「波羅」筆尖和狼毫帶去，我覺新波羅筆尖比任何自來水筆都妙，因為他圓潤而細巧，寫出字來可以有鋒芒。現在這種貨色也很少了，但代用的筆尖却都仿效着他的樣子。我可以在毛邊紙或連史紙的講義上用波羅筆寫蠅頭細字。他們看了，都以為咄咄怪事，我的經驗，是一打筆尖和狼毫用完，一定就放假了，我的筆也停止活動。

對於商務的各種雜誌上和上海報紙所登的「派克」廣告，心裏未嘗不羨慕，但價錢由十餘元而三十餘元，雖然宣傳着真空管的各種妙處，也到底不敢問津，而不得已求其次的辦法，又不甘心，這便是許久不使用自來水筆的原因。一年春天因某種機緣到天津去，在那裡買了平時喜歡的 *News* 照像機，也終于以七元錢買了一枝

副號的 *Parker*，五光十色的筆棍很可以讓人心愛，算起來我用這枝筆寫了不下三十萬字。自事變以後，牠已竟不知淪落何所，每一想起自己僅有一點書籍和剪存的文稿之喪失，心中總不免添若干空虛。

沒有一枝隨身的筆真是討厭了，譬如旅行遠方，帶了笨重的墨合，硯石，毛筆，那除非有坐頭等車的資格。前些時我看見沈啓元兄在「福昌飯店」還用自家的硯石，墨，寫毛筆字，頗驚詫他好整以暇的風度，在我是無論如何作不到的。故當我到南京生活一安定下來之就是去買一枝可以用的筆。在太平路某書店裏剛好有廣告揭示着，于是我看見一枝半舊的「瓦特曼」筆和真空管的「康克林」。瓦特曼筆我不甚有好感，因為樣子陳舊而筆尖又太硬，但那天晚上不知為什麼定要選定了廿五元一枝的牠而藐視着三十五元的 *Conklin*，不然，三年前的價錢，到今日亦可大大賺他一筆了。

「瓦特曼」好像老成持重的紳士，不多走一步，也不肯輕易脫去長袍馬褂，而其作事之穩妥則永遠如一。可惜我不會用牠寫過文章，因為那時閒暇太少，騰不出時間來捉弄。這

筆的最大缺點就是夾子太鬆，在衣襟上極易脫下，不知為什麼製造者老不想改良，總是一枚鐵片兩根釘釘在筆杆上，看着也不雅觀。後我的職務稍微輕閒些，又從中報社拿到一百多塊錢稿費，在一個夏天的午後，馬上跑到夫子廟一家「鋼筆公司」——這是與一個水菓店開在同一門面的「公司」——去買了心儀已久的「派克」，價錢是廿元。我在前一年的冬天，雖到此地來兩次，每次都詳細的看了這些「高等貨色」，但因為價值的超乎意想而迄未問津，實則彼時的硬紙牌上却寫着 *35* 呢。對於筆尖的選擇，我捨棄了 *Fine* 而取 *Medium*，彷彿這也有點代表着人的個性，就是筆夾，我也不高興金黃的一種，而選取了白色金屬的了。從此時起，我算是有了打破紀錄的高價的筆。

而高價的筆也不免終于太廣告化，譬如拿 *Parker* 筆在中國紙上寫字，就沒有 *Waterman* 那樣流利方便，起初我疑心是自己的那一枝不行，後來問過許多人，都是相同。所以普通寫信或便條，還是不方便的，因為以今日報紙和道林紙的價錢，有時對於一張信箋的價錢不

免也要問荷包的。且此種筆在劣品的報紙上都不能表現其優異性，即如我寫此小文，也還是選取了日本製的十行廿字詰的道林稿箋，而未用七百字一張的金星公司出品也。

還有因為筆夾的彈力好，就很喜歡帶在身邊。西裝既與我無緣，在短衫袋中，時常因為鞠躬如也的原故，筆套子旋下來，把筆身落入袋內，大量的墨水漬入布內而造成墨痕，我的夏季的衣服，這種成績很少，雖然我并非風流大小。

昨天會到陳柱尊先生，因為欣賞扇頭的字談起現代學生寫字的事來了！我很奇怪現在學生自來水筆之普及——幾乎人手一枝。而他們的字體呢，也是千篇一律的讓人看了莫明其妙的杜撰體，較為通行的行草

體廢而不用，好像在他們中間通行着另一種字體似的。我們覺得三十歲左右的日本人寫字，尚有晉唐風味，而中國則已經完了，十年以後，自來水筆也許會葬送整個中國的寫字藝術。蘇東坡會嘖嘆三錢雞毛筆之拙劣，蓋古代製筆的技巧確是不大行的，我見漢代居延筆的照片頗似今日洋畫塗色筆，而正企院的唐筆，亦大如我鄉豆腐店老板寫流水賬之工具；宋明以後工具漸漸進步了，技術亦遂登峯造極，不過盛極而衰，清朝人寫字已經不行，今日更因工具本質的根本變異而大改舊觀了。對於一個就古的人，這也是不勝感喟的事。

酒的氣味及其他

「這可惜還有一點氣味……」

「什麼氣味，先生？」

「很難說……呢，讓我仔細嚐嚐看……哦，是了！這大概是「酒的氣味」吧？」

「承先生褒獎了！」

「不過，老闆，我要告訴你

幾見類似的事實：

「編輯先生，這篇稿子可以發表嗎？」

「喔，很好；先生的大作寫得純熟極了！」

「承編輯先生褒獎了！」

「不過，先生，對不起得很：這一期已經集稿了，如果先生急欲發表的話……」

「下一期呢，編輯先生？」

「很難說……喔，讓我仔細想想看……哦，是了！實在做刊物太擠，還有……似乎太文藝化……」

「咳，貴刊不是純文藝刊物嗎？」

「不錯，但我們很歡迎先生替做刊寫些理論文字……」

——

「喂，老張，你吃過酒席回來？」

「……」

「熱鬧罷？」

「……」

「咳，有什麼不滿意嗎？」

「喔，喔……」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別問了！真氣煞人！」

「奇怪，酒席不好麼？」

「不是！」

「招待不好麼？」

「到底爲的什麼？不要吞吞吐吐了！」

「喔，老李，我索性告訴你吧！你想氣不氣？我眼巴巴望着，一塊好肉，竟給別人吃去了！」

「哈哈，原來如此！但你爲什麼不早些動手呢？」

「我的筷子上正有一塊肉呀！」

「你不知道把筷子上的肉放到匙子裏去嗎？」

「我的匙子裏也有一塊肉呀！」

「那麼把牠送進口裏去啊！」

「我的口裏還有一塊肉呀！」

「那麼先把口裏的肉吞下去就好了！」

「咳！咳！你那裏知道，我的喉嚨裏還有一塊肉哪！」

這也是說的笑話，却不幸竟又會發見類似的事實：

「×先生，你去接洽××月刊的結果如何？」

「……」

「聽說主辦者很有意思請你編呢？」

「……」

「咳，有什麼不滿意嗎？」

「喔，喔……」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別問了！真氣煞人！」

「奇怪，月刊不預備出版了嗎？」

「不是！」

「經費不十分充足嗎？」

「不是！」

「到底爲的什麼？不要吞吞吐吐了！」

「喔，老兄，我索性告訴你吧：你想氣不氣？他們指定的辦公時間，我是沒有空，竟已另請他人擔任編務了！」

「哈哈，原來如此！但你爲什麼不請求改爲上午辦公呢？」

「因爲我上午要到×報館去呀！」

「你不知道將×報館的事移到下午去辦理嗎？」

「下午我要到××大樓去編一個週刊呀！」

「但週刊的事你即使晚上去也使得了！」

「我晚上還要到××日報去兼編新聞呢！」

「不過，你如果每天能夠早起，××月刊你還是可以有時

間接編過來的。」

「咳，咳！你那裏知道，所有各大刊物的特約稿件，我只有在僅有的「早晨時間」趕寫啊！」

像這樣的「典型人物」，在「此時此地」的文化界中，你要是「絕對否認」有其人，這

豆火心聲

說消極，宇宙是空的。換一種心情，花是香的，蝴蝶很美麗，夢境太詩情化了。而且你太純潔，那樣的動人，可愛！即使果真是最微細的一點，這人生就很充實，這宇宙就很富麗了。

世界是空的，人生的終極是虛無，我也如此想，可是我從未放棄我自己。就像在這無垠的沙漠中罷，我找尋着充實我的世界的對象。但我不想那是甜的，更不想是能使我忘形地哈哈大笑的，即使是酸的，甚至至是苦的，辣的，都無不可。

將來我自然要死，但在失去知覺以前，我必得嚐盡人間的情味。

你將說我太平凡了；這話誰不能說，這心情誰沒有呢？是的。在先，我以爲即此已屬非常，現在我知道是太平凡了。

是你自己鬧成「笑話」了！

三

「酒的氣味」及其他，都是近乎「笑話」的「事實」；我也並非喜歡說笑的人，偶然的興緻，暴露一些醜怪者的嘴臉也好。

伊馬

那晚，在明淨的月光下，在修長的狹道中，兩個人並肩走着，我覺得世界是死了。分別時，你說：「去罷！」雖然只是小小的，輕輕的兩個字，我的感覺竟然會是想哭出來似的，我說：「這孩子似地中年人，不但像是小弟弟，簡直像是投在慈母懷中嬰兒了。」你說這是文人過火的描寫。這文人也太平凡了罷。

× × ×

大家都一樣，誰都沒準備要認識誰，可不是嗎？然而這也並不古怪。這是一朵美麗的花，一隻漂亮的蝴蝶，一個神祕的夢，也便是所謂極其微細的一點。但花兒很香，你可聞到一點。但花兒很香，你可聞到一點。蝴蝶很美，你可看見？夢境是詩情化的，你可覺得？這世界，雖然是那樣微細的一點，不也很可愛嗎？我稱之爲可愛

的力量，但同時也是可怕的。爲什麼又是可怕的呢？我們知道，世界上有生命，有戀愛，又有所謂世紀末的痛苦。自然並不止此，但，就是這些已很可怕了。這就是芥川龍之介所謂：支配我們的某種力量。這力量可以使你永生，也能教你立刻死亡。

可是，芥川能優到試驗上吊的程度，能優到服安眠藥而自殺。我雖不敢說不優，但決不至此。我只想試驗有生之日所能受到的各種感覺，看這些感覺會帶我走上怎樣的路？我的確很懦弱，但懦弱不自殺的程度。其實我也很勇敢，但也勇敢不自殺的程度。而且在精神上也從未放棄了一點什麼，所以我自信還是很有希望。或許這希望就是我的末日所帶去的對象，然而我要我

的神經緊張到最後的一秒。

在春天，因爲我奇怪自己竟然很遲很遲纔注意到楊柳的青蔥，我寫道：

春到人間是早就知道的。我先想，讓它來罷，和我有什麼相干呢？但又想，讓它來罷，讓我看人們的臉罷！

那些桃色的，溫暖的，柔和而輕盈的，它們顯得那樣的愉快！

我瞧不見自己，我要不要瞧瞧自己呢？

然而楊柳到底青了。

楊柳到底青了，我怎能加以阻止或摧殘呢？雖然我覺得楊柳之青與我無涉，雖然我寧願楊柳永遠不再青蔥。因爲我適合于冷漠的蕭條；因爲不青的楊柳纔是我所能有的；因爲楊柳愈青，我愈是憂愁。

× × ×

這是一朵美麗的花，我聞到了它的香。

這是一隻漂亮的蝴蝶，我看見了牠的美。

這是一場生命的夢，我陶醉了。

這是宇宙間最小的一點，就是我的心。

橋

現在，讓記憶的扁舟載我到故鄉的橋頭。

橋是石頭砌成的，風雨陽光和行人的足跡，把他磨得晶晶地發光。它懶洋洋的靠在江的兩岸，彷彿束在江身上的一條玉帶。

這裏有我童年的足跡，我愛它。

當前一燈如豆，這豆火幻出了花，蝶，夢。那最小的一點

就是我的心。它將永遠跳着，爲我，爲你，爲人類，直到最後一秒。

這火光固然很小，但由此看清一個人總夠了。這聲音固然很弱，但由此聽出一個字總夠了。

石青

抬頭悵望着天野的閒雲，掠過一行飛燕，不禁引起了我的感傷，潺潺的流水，在橋下不斷地響着，彷彿在幫助漁夫的喘息。

「啊！你又來了，孩子，長得多快啊！幾年前是個拖着鼻涕的小把戲，現在倒……」他是一個良善和靄的老漁翁

，鬚髮都白了，沒有子嗣，孤零零的獨自生活着，所以，非常愛着小孩。凡是走近他身邊的孩子，總是伸出乾癟的手，摸着那孩子的頭，而總不厭麻煩地撫摩着，大概是惟有天真的嬉笑，才可以安慰他那孤獨的心吧？

是已有一串悠長的歲月，我離開了家，離開了鄰近的橋頭，離開了慈祥的老漁翁；然而我的腦海裏，總演映着他那和靄的笑臉。回家，先走過橋頭，那老漁翁竟然忘却了自己的漁網，代我接去了行囊，那熱烈的情緒，我至今也不能淡忘！今天，接着故鄉知己的來信，信中提起了老漁翁，說：他已在星期一以前長辭了。我，跌入了無言的悵惘中。假如有一天我回到家鄉，對於那白石橋頭的寂寞，是將有一種如何的感覺呵！

資本金五千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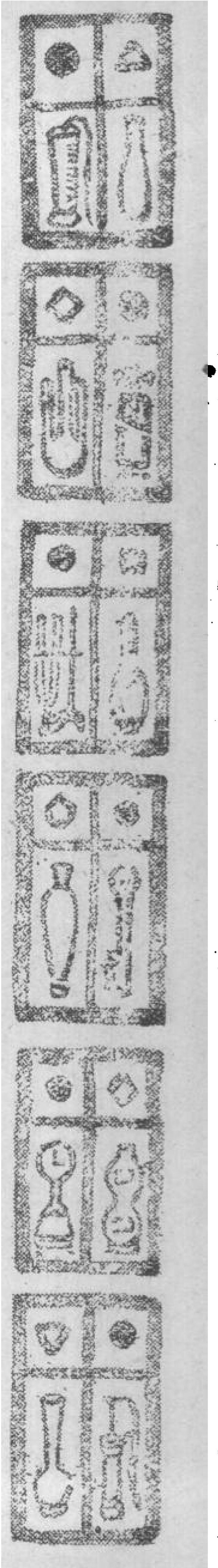


華興商業銀行

各種公積金四千八百拾萬圓

總行 上海

分支行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辦事處 鎮江，蕪湖，南通，嘉興



交還上海租界後的司法行政問題

丁元普

我國自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後，上海公共租界即為英美侵略中國之據點，百年來受其支配下，我國人感受不平等條約之苦痛，已極悠久。今日日本政府為對我表明真誠好感起見，業於本年六月三十日簽訂條款，將此英美侵略據點交還我國，此誠為中國歷史上空前之創舉。今後上海公共租界，得以恢復其本來面目，一掃過去之英美色彩，躍進於東亞新發展之途徑，實至堪慶幸。但自交還以後，我國政府對於接收該租界，應有種種之籌備；不特手續繁重，尤其是關於行政，司法各方面，自應鄭重處置，以期措正施行，舉英美從來憑藉不平等條約諸弊政——以及帝國主義所造成之勢力，完全肅清，庶幾與民更始，由黑暗而進於光明。而上海為國際觀瞻之地，尤當處置得宜，對待外僑，除英美外，自應以平等待遇而昭大公。謹以芻蕘之見，藉資貢獻於國人焉。

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機構上之最高機關，厥惟工部局儼如一國之政府。凡關於捐稅，經濟，警察，教育，

衛生，諸大端，及各種行政上之管理皆屬焉。從前在英美勢力支配之下，我國人民受其束縛箝制，俯首帖耳，莫敢違抗，稍有不從，則鞭撻隨之。雖該局有納稅華人董事會之設置，然英美人以經濟之勢力，其董事之權力，仍受英美人所操縱，華人董事僅仰承其鼻息，旅進旅退於其間；此外平民受其壓迫，更可概見。此次日本政府既以友好之精神，將公共租界交還我國，則首宜將英美在租界上設立類似政府之工部局，加以革新；次宜將英美所設工部局——種種虐民之弊政，加以澈底之改造，一舉而廓清之，乃能恢復其清明之政治。

我國收還租界後，即宜乘此刷新之機會，專設警務人員養成所，加以訓練，提高其待遇；並提高其人格；凡受訓練之人員，不特須體格健全，且須曾受中小學之教育而品行優良者為合格。訓練期為一年（最短期為六個月），卒業後方得充警察之職務。

輔助警察之不足者，厥推保甲制度，此種制度，本為我國古代所實行。管仲治齊創「軌里連鄉」之制；商鞅治秦，立「九家連坐」之法；王安石治宋，以「保甲萬徵兵」之用；凡此皆推行保甲制度之權輿，類

能卓著成績。惟年湮代遠，僅存其名而亡其實，自日本管領公共租界以來，對於住居租界之人民，即實施保甲制度，以輔警察之不足，自推行此制以來，已歷一年，其間強盜綁票之事件發生，已形減少，成績顯著。我國接收租界後，應謀所以繼續施行，租界內人民，最初似感覺不便，但自此制實施以來，固已推行盡善而毫無窒礙。

其他教育行政方面，昔時工部局所設立，華童公學，惟名額有限，且皆含有宗教色彩，未符教育本旨，誠宜加以整理改良，推廣設立，俾實施平民教育以謀普及也。

至於衛生，經濟，諸大端，應與應革事宜，有待於接收後次第見諸施行者，不勝枚舉。此則我政府亟宜熟思深慮，而為善後之處置。

此次公共租界交還以後，在行政方面，我國遵照孫中山先生「大上海」之計劃，擬設一統治機關，包括南市，滬西，及上海中心區（即公共租界），於工部局撤消後，在上海特別市政府下設立區公所，以管理一切。

租界上之行政權及其設置，應大加改革，既如上述。而於人民之生命財產有直接之關係者，莫如司法機關。在前公共租界司法之權威者，則屬於工部局下之警察署，有偵查逮捕及提起公訴之權，類似我國現行法院之制度檢察處。當我國特區法院未成立以前，其裁判機關，則屬於會審公廨，兼理一切民刑訴訟，雖有華人官吏（即會審官）廁足於其間，實際上之審判權，係操於英美人之手。當清代設立會審公廨之初，原以上海華洋雜處，故名之曰會審，惟當時華人之會審官，則由中國政府所委任。而自光復後，民國元年以來，連華人之會審官，亦由英美人自行派用，於是租界上之司法權完全歸其掌握。迨民國十九年四月間，我政府為收回一部之司法權起見，始有訂立「關於上海公共租界中國法院之協定」，以為重要上之改革，然按其內容，仍不免多所限制；且該項協定規定有效期間為三年，簽署於協定者計有七國：中國，巴西，英國，美國，挪威，荷蘭，法國。

茲就該協定所有工部局捕房之權限，擇要節錄之：「在上海公共租界內設置地方法院……各置檢察官若干員……所有關於適用中華民國刑法第一〇三條至第一八六條之案件依照中國法律執行檢察官職務；但已一八六條之案件係由中國法律執行檢察官職務再行起訴經工部局捕房或關係人起訴者之檢察官無庸再行起訴」。……「其他案件……應由工部局捕房起訴」。按所謂中華民國刑法第一〇三條至第一八六條之案件，（係指舊刑法分則第一章至第十章而言）包括內亂，外患，妨害國交，瀆職，妨害公務，妨害選舉，妨害秩序，脫逃，藏匿犯人及湮滅證據，偽證及誣告等罪，上列各條，是中國法院之檢察官，僅對於妨害國家法益之罪，有偵查起訴之權；此外即應由工部局捕房有權偵查起訴或不起訴，（工部局捕房起訴權

係包括中華民國舊刑法自第一八七條至第三八七條）從可知該協定關於工部局捕房之提起公訴權之範圍極廣，即所以削弱中國法院檢察官之職權。不特此也，觀於上項協定但書之規定，則工部局捕房尚可就檢察官應執行職務之權限內，直接獨立提起公訴，檢察官即不能再行上訴。換言之，工部局捕房，不僅有大部分刑法上之得以行使其職權，實際上殆操握全部刑法之犯罪人，行使其拘捕偵查，訊問，起訴或不起訴之權。查刑罰為國家之大柄，而檢察官為國家之代表，該協定在中國國家，雖得在公共租界設置法院，似已一掃從前會審公廨之積弊。但由上述觀之，居住租界內之人民犯罪者，其刑罰權仍操於工部局捕房之手，而中國國家之大柄，實已無形旁落。

復次，法院之司法警察，為法院組織上人員之一，法院所委派。於刑事案件，關於拘傳事宜，須奉法院之命令為之。而該協定則規定「各該法院之司法警察員警，由高等法院院長於工部局推薦後委派之」。則是項人員，雖名義上為院長所委派，事實上均由工部局所推薦；即不啻共同為之。從反面觀之，若未經工部局之推薦，則院長即不得自由委派，用人行政之權，亦屬於工部局矣。況此項司法警察，既由工部局推薦而來，其人選問題，是否訓練有素，恐比較工部局設置之行政警察，亦等於「一邱之貉」，其流弊誠非淺鮮。

我國當局，實行將公共租界收回後，凡以前英美遺留制度下之工部局，加以撤銷，則前項協定，自應在廢置之列，固無待言。就現狀言之，上海公共租界之設置，既有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司法官亦依照法院組織法，分別設置推事，檢察官各若干員。從前依照協定，各該法院所設之檢察官，提起公訴之範圍甚狹，形同閒曹。此後收回租界，則該協定不廢而自廢；凡工部局捕房所得以提起公訴者，（依我國刑事訴訟法被害人得提起自訴除外）皆將改

屬於各該法院之檢察官。不特案件增加，事務驟增，依現狀所設之檢察官，其人員亦不敷分配，勢必擴充其設備，始能應付裕如。以滬上人口稠密，將來「大上海」計劃實現，則檢察職務尤形繁重。在司法機構上固應擴張，尤其是司法官之人選問題更須加以慎重之銓選，庶不致蹈以前之覆轍，而一新國際之視聽。關於司法官人選問題，實為收回租界後，於革新司法機構當前之急務。司法人才之缺乏，固應首重其學識經驗，尤應注重其操持廉潔。憑此兩項鵠的以求司法人才，庶幾適當。第一項之標準，應由我國司法當局虛心延攬，物色在野之遺賢；次則宜注意司法人員之訓練，實事求是，認真甄拔，不宜為感情之作用。第二項之標準，則宜增加其俸給，提高其待遇，並對於年功加俸及退職後養老金之保障，俾得安心盡職，勤心民事，使無後顧之憂，此即「祿以養廉」之本旨也。猶憶我國前有取銷領事裁判權之運動，經英美各國派遣調查團調查我司法狀況，對於我司法官俸給之菲薄，為之驚異。況際此生活高昂之日，司法人員之清苦，幾致無以為家，故希望其操持廉潔，必自提高其待遇始。

此次日本政府交還上海公共租界，實為表現友好之精神，惟根據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九日間簽訂之「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則除交還租界外，而撤廢治外法權亦包括其內。所謂「治外法權」，依狹義言之，即「領事裁判權」是也。領事裁判權之施行，以前土耳其，泰國，日本諸國，皆有此制度，實為英美人政治上之侵略之一種；今則以上諸國，皆早已次第撤廢，惟我國至今尚屬存在，要為我國法上之污點。根據上項協定，既明定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自應就交還租界後即予以實施；而意，法，等國，亦當隨之而起；則我國司法機構上乃克保持其完整。

至於法租界交還問題，在法國政府已有諾言。惟一

希望應做照日本政府於管領下之公共租界，業已簽訂交還條款，足徵中日友好之精神。同時在法國政府亦當發表中法多年之交誼，毅然交還租界並撤廢治外法權，庶我國於上海市之行政，司法機構方能統一。

上海公共租界沿革

上海公共租界肇始於鴉片戰爭之失敗，當遜清道光二十二年西曆一八四二要時，兩廣總督林則徐，禁煙鴉片毒害，並禁止英人通商，英國即對我宣戰，戰敗議和，訂立南京條約，割地賠款，開商埠，闢上海租界，於道光二十五年西曆一八四五年時，上海乃設英租界，其餘各國，以中國可欺，百般尋釁，運用侵略手腕，恐嚇要求，於道光二十八年，設美租界，至同治二年西曆一八六五年，英美租界合併成爲外人租界。

又洋涇浜北首外人租界，至光緒中葉，外人屢提擴充面積要求，於二十五年西曆一八九九年時，竟實現上海公共租界，無經此合併擴充，租界之法律地位，則未有改變，一如其始，考英租界之創設根據，爲道光二十三年虎門附加條約第六、七款，美租界爲道光二十四年，望廈條約第十七款之規定，對於英美人民在上海等五港口貿易居住，予以限制，中國地方官，應與英國美國領事官，各就民情地勢，議定界址，不准踰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所議定界址，俗稱租界，殆爲准外僑個別租賃房屋基地之界址之意，以近代學術語稱之爲英僑美僑或各國僑民居留區域。

咸豐三年三月（即西曆一八五三年四月）太平天國軍隊攻克鎮江，在滬英美領事官，即率同各該國僑民，着手準備租界武裝中立，組織義勇隊，又稱商團成立協防委員會，建設租界防禦工程，詎英領復於是年五月（西曆六月）欲廢棄道光二十五年創設英租界時之中國地方官所公布之地皮章程，竟由英法美三國代表人自訂新章，規定外人自組市政機關，選員管理租界，不料英領之意見，以是年八月初五日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得以從容實現。次年六月十七日，租界外僑租地人開會，竟通過三國公使簽字宣布之地皮新章並依章選定董事，組織工部局，創設巡捕，並即開始向租界華人征稅，而華官對於租界華人之施管轄權，輒遭拒絕，嗣因太平天國漸趨失敗，上海及其附近各地，秩序恢復常態，租界工部及巡捕等組織，繼續存在，權力愈益擴大，以統治租界及其華人，清廷屬吏，類皆缺乏法律智識，且以多事爲慮，雖不無交涉，而數十年如一日，租界事實上之狀態，遂爲其確立。

友 文

本社 大阪市北區中之島二丁目一〇
資本金 二千萬元（金額拂込濟）

營業種目
棉花・綿糸布・綿雜品・人絹糸布・生糸・屑糸・羊毛・毛織物・
米穀・雜穀・黃麻・麻製品・油脂類・一般雜貨輸出入

上海漢口路一〇三號



日綿實業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華名 日信洋行）

支店長 田中茂光

電略ニチジツNIPPON 電話代表一〇八七一



交還租界後之新上海

周 毓 英

霹靂一聲，六月三十日簽定收回上海

公共租界實施條款，並定八月一日實施收回。百年來英美魔手所創立之罪惡根據地，今由日本之協助而達成收回之目的。滬方人士高倡親英美論調，以親英親美為有利，但實際利害關頭，英美從未寬放半手，以視日本之毅然協助中國收回租界，當不覺啞然失笑。或者中日全面和平之實現，更將由此而奠定堅實之基礎乎？願吾人於此必欲更進一言者，即法租界之存在，實與公共租界為一體，兩租界必同時收回，方能切實有助於中國國家之進步。誠如陳市長公博先生之言：「吾們於八月一日接收公共租界，必須於同日接收法租界，法租界不能收回，上海市政還不能統一，治安還不能確立。」（簽定收回公共租界告市民）又如田尻公使之談話：「天津之義租界及上海之法租界，如因法義之理解態度，得於八月一日以前收回，則關於租界問題之中國主權，即將完全獨立，實可謂係歷史上劃時代之重大事件。」是則法租界之收回，亦為勢所必然之事

實，不容絲毫猶豫者矣。

上海租界已決定於八月一日收回，吾人欣慰之餘，謹對於收回租界後之新上海建設，略抒愚見。筆者對於市政毫無研究，惟以居住上海垂二十年，平時耳濡目染，感慨甚多，倘能乘此機會，發揮個人見解，對未來新上海之建設，或可有所貢獻。茲謹拉雜陳述於下：

一 健全與統一市行政制度

過去之上海，因為各侵略國勢力範圍之限制，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幾皆自成一個，南市開北反成爲租界之尾閘，中國之正義與法律，隨時爲租界所破壞，因而整個上海成爲「世界大都市的壞處，上海都全有。」成爲世界之犯罪地區。二則正因上海爲犯罪地區，馴至貪污詐騙之風，公然盛行，一白相人之生活儼然大員，等而上之，則更有不堪言者。此等現象，皆因市政不統一，各種惡勢力得以從中活動。故吾人對於市政制度之期望，第一步在於求市政之統一，過

去之各自分立，互相賊害狀態，必須澈底清除。市民必須痛除自私觀念，擁護當局建立統一的新上海。第二步在求市政人員之銳意求進，廉潔自持，奉公守法。原有兩租界行政人員應研究其最適當之出路，有專門技能者重用其技能，有長久歷史者尊重其歷史，願意脫離職位另謀生路者，政府與以適當之保障。此後所有市政人員。待遇必須優渥，但紀律亦必須嚴格，貪污失職人員，政府應毫不姑惜撤職懲辦，蓋待遇優渥始能安心服務，紀律嚴明始能有所警懼，不至利用職權爲非作歹。開始之際，尤不可濫施人情，安插冗閒人員，冗閒人員最能損減行政效率，增加市民負擔，傾軋之間，其他人員亦必因而降低待遇，勢必造成不能安心服務之空氣。

於此，吾人更欲有所進言者，上海爲世界一大都市，且將爲東亞復興一大根據地，市政興革，頭緒紛繁，如能集合多數市民之意志，及早成立上海市參議會，則對於市政推行，必多裨益。蓋過去因租界關係，市政不統一，現在接收

合併以後，種種問題，不免棘手，若有一市參議會作綜合及融化市氏意見之機關，對於市政推行必可獲得極大之助力。——憶公共租界亦設有市參事會，並於其下設各專門委員會，惜皆爲英人所把持——且關於建立廉明吏治之問題，過去腐敗積重難返，雖有萬能之市長恐亦不易爲力，則市參議會之價值，或者更不可忽視矣。

二 恢復生產與保護生產

上海爲中國僅有之工業區，此外如廣州漢口天津等地，雖亦有工廠之設立，生產額遠不及上海。事變後因原料告罄，工廠皆被逼停業，八九十萬以上之工人失業賦閒，對市政治安及國民經濟乃爲最嚴重之危機。遊民充斥，盜匪時起，固爲必然現象，而金融界之脫離生產，羣趨投機，結果必致累及整個東亞經濟命脈。目前之上海，已非生產之上海，而爲一極大消費之上海，旅館酒館舞場戲院賭場烟館，莫不人山人海，紙醉金迷，上海一日之消費，必超過東京數倍，若比之前綫，日本在一主要據點之戰場如印度或澳洲之消耗，恐亦相距不遠矣。

按戰爭之巨量消耗，惟有從事生產以爲撙節存儲，今以重大之東亞生產地業之於消耗靡費之境，豈非萬分可惜之事。故吾人爲上海市民生計設想，上海固應及早變消費爲生產，爲大東亞戰爭之持久及獲勝計，上海更應變消費爲生產

，萬不可再行玩忽坐視。

關於恢復生產之事，中心問題惟在原料供給，此事若能澈底調查研究，則現藏者與代用者當可解決十之三四，再從外埠設法輸入，亦可解決十之一二，依吾人之憑空估計，至少當可恢復十之五六。如能由政府與工商各方成立生產復興委員會，確負專責研究推進，先就原有工廠謀求恢復，不難於短期內收獲成效。

又上海雖向為中國之重要生產區，但其破壞生產之惡勢力亦為他處所無，現在租界收回，市政統一，自不至再行發生。但在秩序尚未澄清之際，吾人亦不可不加以注意。尤其因物資與商品嚴密統制之時，商家視像其物品之搬動為畏途，奸黠者不免上下其手，非分索取財物。故恢復生產，必繼之以保護生產也。

二 糾正地產度制

由於租界之侵略勢力，上海地產亦造成畸形制度，擁有鉅資者對地產發生迷信，地產擴容又從而推波助瀾，製造空氣，因而地產突飛猛漲，不可遏止。勒遷加租，市民幾無一刻安居之時。少數地主坐收巨利，多數市民則不勝其負擔，往往一中上階級之市民，繳付房租而耗去其全部收入之大半數，下層市民惟有叢集卑污之地，或以半月收入租住一鴿子窠。

故在租界收回之際，全體市民必將額手相慶，歡呼：「吾人今而後可得安居之所矣！」但吾人於此猶不敢抱過分之

樂觀者，即地產主權近年來大半轉入金融家與大官僚之手中，幸因事變關係，擁有地產之大官僚皆在渝方，吾人惟望金融家能深明大義，體驗時艱，及早打破從地產中獲取厚利之企圖。蓋地產漲價，純在增加市民之負擔，今日之市民，實已不堪重壓矣。

糾正地產制度之道，最穩妥之辦法，當在實踐 國父平均地權之政策，庶使地主不受過大之打擊，市民可逐漸減輕負擔，市政收入亦可漸趨豐裕之境。至於推行之道，首在確定機構，自宜以地政局為主體，若為求政策之圓滑推行，則綜合各方成立地產委員會亦無不可。總之，上海市民苦於房租過重久矣，當局若能垂念使之穩定，不再上漲，甚或調整能得減輕，則吾市民之歌功頌德，實無已時也。

說者或謂地產之改正必致妨礙市面繁榮，此則實屬過慮。須知地產繁榮，徒增市民負擔，對於生產毫無關係。且平均地權政策旨在限制不合理之上漲，並調劑全體市民利益，決非共產黨之沒收手段可同日而語也。

四 加強保甲訓練

上海五方雜處，人心不齊，全國首富既皆集居於此，而貧苦無告者流，又較他處為多，故上海治安之維持，實較世

界任何一地為困難。過去英美各國之統治租界，除多僱巡警，寵用就地之白相人外，更常川駐守陸戰部隊，黃浦江上及吳淞口外龐大之炮艦，經常停泊，不稍疏懈。且英美帝國之控制上海，較近之根據地為香港，一日間可以到達，稍遠之根據地為星加坡，五日間亦可以到達，故對上海不論有任何變亂，英美國人絕不擔憂。

又英美人對於殖民地治安二字之含義，似頗微妙，吾人觀於英美人之巨大銀行洋行，莫不設於外灘一帶，巨大工廠亦當設之於楊樹浦一帶，此皆為炮艦威力所及之地。此外非炮艦炮彈所及之地，絕不輕易設置。因炮艦炮彈所及之地，可直接以槍炮維持治安也。至於一般貧民窟及中國人集合之處，類皆聽其自然，盜匪扒手祇須不損及白種人士，儘可聽其橫行，決不作絲毫預防布置。故中日事變發生，更進而歐洲發生戰事，黃浦江中之炮艦寥寥無幾，上海市民莫不人人自危。誠如工部局總董岡崎勝男氏之言：「上海治安，在去年三月以前，極為不良，恐怖炸彈事件等每日頻見發生。」岡崎總董對此治安問題之挽救，為艱難困苦事於保甲組織。保甲組織對過去之上海治安，獲有極大功效，故今後上海之治安，自必仍借重之。上海目下已有三十五萬以上之市民担任自警團，此三十五萬之自警團，實為此後

大陸「無盡」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大陸銀公司)

本公司調劑金融為宗旨特設新舊八種集團儲蓄會使儲款者取款者兩得其平雙方均能得到莫大之利益所以隨意加入本公司為會員者非常踴躍再希各界共同參加方知言之不謬也
詳章備索

區央中

大 陸 銀 公 司

上海北京路一〇九號三樓二A室四

電話一七〇八三號

總 公 司

大 陸 無 盡 株 式 會 社

上海靶子路二五八號

電話二四六九五號

維持治安之重要工具。過去之保甲，其作用僅在於協助維持治安，若能更進而成爲自治之根幹，則將來之市政更可迅速入於明朗化之境地。

目前上海之保甲與自警團，吾人除致感謝與欽佩之忱，絕不敢有何批評。惟就效率及服務精神而言，間或有高低不齊者，此高低不齊之現象，自非保甲與自警團本身制度有何缺點，實因匆促舉辦，訓練方面尙未臻完善而已。其行動

方面之訓練如封鎖演習等，吾人已數見不鮮，確已獲得良好之成功。惟智識方面之訓練，似乎尙付缺如，因智識略有人

欠缺，行動時之應付或不免於疏忽遲滯，此等自屬微事，吾人不過舉例以言之而已。收回租界之後，如能在保甲委員會內加設訓練機構，抽調保甲人員及自警團員作短時講話，並印發保甲及自警團員之各種小冊，是則保甲組織之進步，必將成爲未來新上海之柱石也。

公共租界之行政機構

市參事會爲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機關，過去以十四人組織而成，以國籍分：有中國五人，英國五人，美國二人，日本二人。在昔英

事會議長之席，因此工部局內重要位置，百年殆全爲英人所占，一切完全依英國之意旨而支配，抹殺納稅人之權利，雖在市參事會之權限在章程上，有納稅人會議之有監督權，而不過從空其名而已，故所謂市參事會爲一英之獨裁行政權而已吧。

專門委員會市參事會爲執行其所屬管理事務而自參事會中，選出若干員組立專門會計有財政委員會，公共事業委員，衛生委員會，教育委員會等在十二、八日因事實之需要而新設之之委員有防空委員會，產業和事業委員會，保甲委員會，物資統制委員等。

納稅人會此會中人須有一望資格即視納稅之量而安，其須有一望資格即視紅稅之數量而定其權有選舉市參事會之權利，及被選之資格，過去因規定之不當，而大半數，十九皆爲英美籍人。

領事團因領事團之存在，故事實上海租界過去憑藉領事團而完全除取獨立之行動，在領事團又爲英人所把持，所以英人利用駐交之關係，以租界爲根據而施以侵略之計劃。

工部局是隸屬市參事會支配下，爲執行租界內一切，實際事務者，我十二人，八日前職員有七千人其中外，但高級員完全是爲英美人故所謂公共租界之工部局，實屬爲徒有具名而已，內部一切悉皆爲英操縱之，由上述之，可知過去公共租界之行政機構完全以英人當主體之一極小的屬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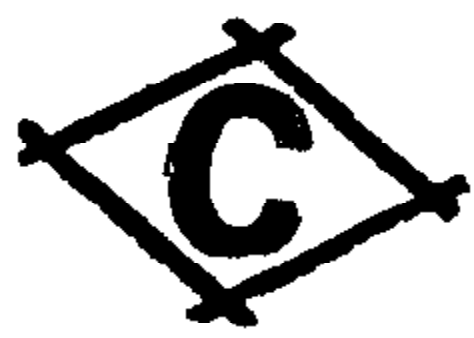
本店 大阪市東區高麗橋三丁目一番地

營業種目

棉花、綿糸布、綿製品、絹、麻、人絹、人造纖維
羊毛、毛織物、雜纖維油脂、小麥、雜穀、藥材紙
類、塗料染料、顏料肥料、護膜、皮革、擬革、石
鹼、機械、其他器具岩綿、石綿、硝子製品文房具
、運動具、玩具陶磁器、刷子、食料品嗜好品、
身邊裝飾品其他一般雜貨保險代理業

中南支 支店並 出張所

漢口、沙市、九江、南京、蚌埠、蕪湖
揚州、鎮江、無錫、蘇州、常州、杭州
臨平、嘉定、太倉、南通、海門、閔行
南橋、廣東、汕頭



東洋棉花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

電話(代表)一五四二七

取締役會長 塚田公太
取締役支店長 早川利雄

林康侯氏談

關於商統會及收回公共租界

(一) 關於商統會

要中日兩大國家真正緊密的連繫起來，最迫切的是該使中日間人民的感情有正確的認識，互相真切了解。換言之，即成立真正的友誼。當今最急之務，是要求中日之間的「真平等」，彼此不應有軒輊之分，否則，結果會愈變愈糟。即使是一絲芥蒂，或是極細微的懷疑和猜忌，也和一點星火那樣地不容忽視，因為它是有燎原的危險的。

本年三月中旬，中日當局在上海成立了華中物資配給機構一元化的指導機關——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其成立的主旨，一方果為謀物質之合理供應與分配，以安定民生；但另一方面却就是要重新建立中日人民間明確的認識和了解。希望自今而後，不致再有上述的軒輊之分。

商統會成立以後，各方對它都極重視。因為商統會在中國還是有史以來的創舉。兩月來我們所聽到關於商統會的批評着實不少，而一部分中日人士對該會

也好像產生了一種誤解。少數友邦商人以為商統會是排斥日本商社，使中國商人得以把許多權利從日本人的手中拿過來。而另有一部分短視的中國商人，也以為商統會的統制、蒐集、配給、運營、收買等事項，不能像原定計劃那樣公正賢明，一輩普通商人是不能受到商統會的恩惠的。一時輿論指摘，頗引起了一些小小的爭執。

商統會在中國畢竟還是始創，在過着過渡時期的現階段的中國，不論從客觀或主觀上講，自有其不可否認的重要任務。為此，筆者專誠走訪商統會理事林康侯氏，想知道



(影近氏林)

一些中國工商界對於商統會的意見，順便也請林氏發表一些收回租界時工商界對當局的種種期望。

林氏認為中國工商界對商統會最大的希望是當局能積極的強化商統會。使商

統會成爲一個有名有實的商人自治團體。這是一種事實，過去有名無實的團體，實在是太多了。這種有名無實而不能實施權力的空機關，除掉浪費一點民衆的資財以外，實在沒有更大的意義。

林氏接着說：「有許多商品當局是不把它列入統制範圍以內的，商統會是准許他們搬運了，可是當搬運時却受到了交通上多方面的困難。諸如此類客觀條件上的困難，在商統會本身未曾強化以前，商統會是無法解決的。還有一種物資是當局所禁止移動的，照理說，商統會該有權力來禁止他們搬運；可是由於某種勢力的存在，商統會却感到困難重重了。」

林氏講到此處，顯然有一些感慨。「交通的困難，對商統會的工作也是一種威脅。本埠的還比較有辦法解決，而外埠就很難辦了。至於國外，更是無法可想。如南洋的橡皮，新加坡的煤油，安南、泰國的米，上海對此種物資需要之殷，真像久旱之盼甘霖，倘運輸有辦法，於民生經濟，將有最大的幫助。但現在，商統會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一時還顧不到這許多。」

的確，物資的來源如有辦法，上海物價的狂跳，投機黑市的猖獗，其不可收拾的程度，決不會一至於此。同樣，上海也有多量的原料及製成品亟需輸出，然而運輸方面可以說是毫無辦法。所謂「物資的交流」，也祇剩下一個空洞的名詞罷了。

接着林氏便發表他個人對於統制經濟的意見。「自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澈底改變以後，一切都應該呈現極公平的現象，有許多小枝節處，希望當局也能馬上加以改善。至於商統會，最好政府方面和友邦當局盡可能來加強它的力量。現在商統會還是草創，自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點；以後商統會能獲得全部的實施權力之後，希望能表示出一點它真正的成績來。」

這裏筆者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希望商統會本身工作的成功。對自身嚴密地檢討過去，策勵未來，使中國的商人能負起全國人民在國家千鈞一髮時節所託付的重任。至若友邦報紙如大陸新報社評「商統會內部若不能理解其本身的重要任務，發生了促使商統會成爲肆無忌憚追求私利的機關之危險傾向……」等話，甚望商統會當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末了，林氏發表收回租界時工商界對當局的希望。「收回租界，政府在政治上須要有極充分的準備，然後纔可以將全市治安確保，而司法方面也可以有圓滿處置。倘接收步驟不能井井有條，設施不能計劃周密，市民不免要惶惶不安，整個經濟界也許會有極大的變化。」

林氏更特別提出三點，政府在接收前是必須加以注意的。第一點，林氏希望上海有一個代議機關的設立，這代議機關是專門爲人民服

(二) 關於收回公共租界

末了，林氏發表收回租界時工商界對當局的希望。

「收回租界，政府在政治上須要有極充分的準備，然後纔可以將全市治安確保，而司法方面也可以有圓滿處置。倘接收步驟不能井井有條，設施不能計劃周密，市民不免要惶惶不安，整個經濟界也許會有極大的變化。」

林氏更特別提出三點，政府在接收前是必須加以注意的。

第一點，林氏希望上海有一個代議機關的設立，這代議機關是專門爲人民服

務的。換言之，即人民的「呼籲機構」。代議機關負責人士的道德、學問、資望、以及大公無私的精神，必須是全上海市民所一致擁戴的。這種負責人員決不能由政府所指派委任，或要人名流所推薦；而必須由市民公舉。同時代議機關的公正的決定，任何人都有遵守的義務。

第二點，是接收租界後的行政人員，必須經過特別訓練。因為上海這一都市並不會因了租界的收回而失却國際性，若一切行政都給國人自己辦理了，上海會以「中國都市」的姿態來周轉折衷於國際之間的。所以非要有交過嚴格訓練的行政人員不可。

第三點，林氏鄭重的提出了警察部門。很坦白的講，就目前公共租界上警察的組織和效率而言，不能不說比諸南市和關北方面要健全一點。至於警察的道德觀念，那是需要加倍的努力，來加以改進。警察和民衆所發生的關係無疑是最密切的，所以接收租界以後的上海警察，不論從道德或能力上講，都需要以新的形式來出現於上海市民之前。

的確，政府收回租界以後的行政設施，無論如何是應該做到比沒有收回時更健全。換言之，本來租界上原有的優點，應絕對加以保存並擴大，而留存下來的污點，必須根本把它廓清。因為在租界沒有收回之前，租界上所有的腐敗處所，其責任儘可由英美帝國主義來負，今後租界是收回了，若對於一切行政上稍有不慎的措施，其職責當然由中國政

府來担任，到那時，留給國際間的印象又如何？

百年來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實現了，百年來損害我們中國主權的上海租界，終於收回了；我們該如何的罷勉努力，肩負起這神聖的歷史使命！同時筆者更希望政府在收回租界後第一件能做到的，是澈底禁絕上海的「煙」和「賭」。倘然政府還想保存一點中國僅存的元氣，那末搶救上海一輩正在墮落的青年，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

(潘正之記)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爲綜合性刊物，舉凡經濟、政治、教育、文藝等稿件，均所需要；關於現實問題之論文，尤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十字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酬論。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三十元至五十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復興商業
安定農村
設施完備
交易公正



經辦品目
地貨 罐頭 醃臘 禽卵 藥材 雜柴 錫箔
水菓 南北貨 火腿 柏臘 柴炭 中紙 檀香

上海特別市中央市場

本場

上海北西藏路

蘇州河畔(舊

四行倉庫)電

話代表(〇二)

八四五三一番

南市分場

上海南市裡馬

路五四號電話

代表(〇二)七

〇一六五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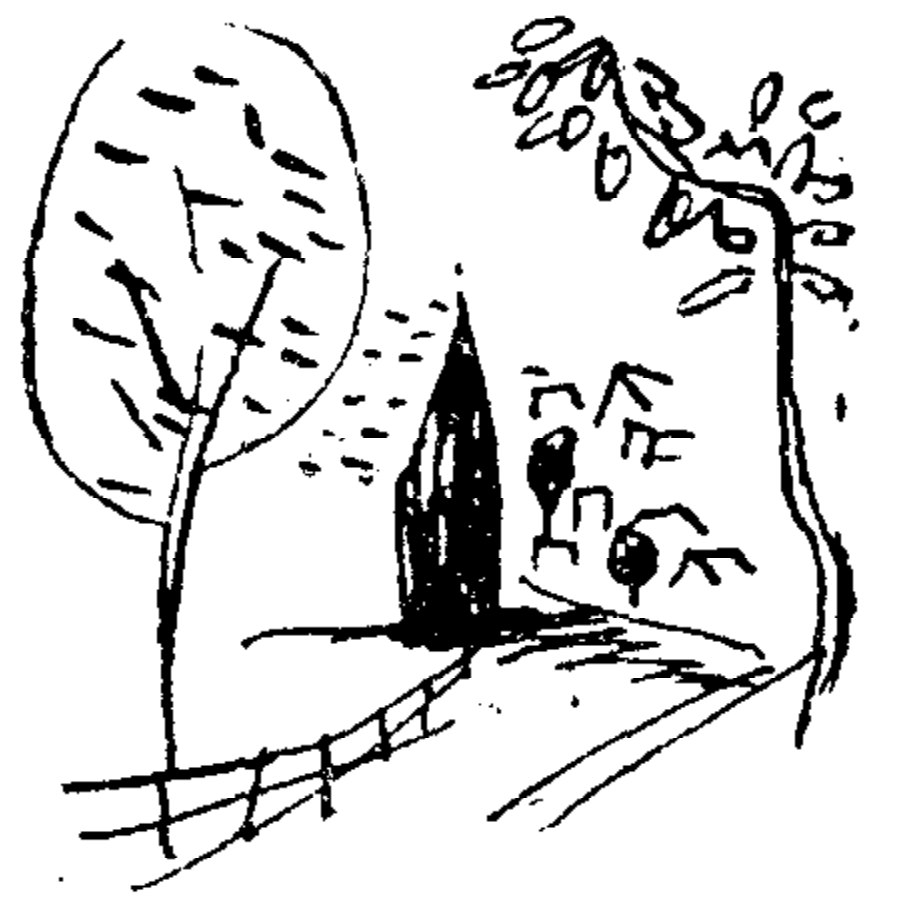
滬西分場

上海滬西白利

南路中山路角

電話代表二三

〇一五番



期望於今後的經濟統制

仁 林

一 經濟統制的重要性

經濟感動敏銳，變化迅速，而其變動受政治社會和國際政局的變化影響頗烈。而經濟的變動，又每每引起國內的騷擾，所以各國對於經濟的發展，異重視。又經濟的變動，每由物價的漲落，充分的表現出來。所以各國也都以物價為經濟問題的重心，因而物價對策，也便成為經濟政策上的主要對策了。

自一九三一年經濟大恐慌，自由主義崩潰以後，經濟混亂達於極點，且為害頗烈。為求經濟的再安定起見，已非採取統制政策不可的了。經濟統制遂為人所重視，起而代之。由此可知，經濟統制，在平時已感重要，更何況在此最易變動的戰時期間哉？所以在今戰時各國，莫不積極強化，而實施極嚴格的經濟統制，其中以日德兩國，最為周密而完備，因而戰時經濟亦最為安定。經濟安定，物價亦即穩定，對戰事的展開，能有重大的供獻。

二 我國過去經濟統制的癥結

關於統制上的癥結之嚴重，茲將其分別論述於次：
 (一) 統制條件的未健全 統制推進的成功與否，統制條件的是否健全，實為最要的决定因素。至於統制必要的條件有三：其一，須有强有力的統制機構，以執行嚴密的統制措施；其二，民衆再組織，使

能與政府當局通力合作；其三，經濟發展高度化，生產集中化，乃能適合統制的環境。而此三端，以日德兩國，最為具備，所以推行的結果，也是收效最宏。至此三個條件，那一個是我國具有的呢？可謂一無所有，無怪要沒有成績的了。然則於這些條件，我國究竟是如何的不具備，這是急欲明瞭的，茲乃分別檢討於后，以供參攷。

甲、人民對統制未有明確的明瞭，致民情隔閡，上下無法合作。

乙、統制機構複雜異常，且極不統一，各地為政缺乏連繫，強有力而健全的統制機構，不能確立，則一切的統制措施無法推進，違反統制者，亦難以消滅。

丙、我國經濟的發展，尚未達最高度，一切的生產業，都仍在散漫的狀態。散漫的經濟組織，是不適於統制的。

物價統制在戰時期間，雖是必要的，能有助於戰時經濟的安定，但在如此的沒有統制條件的狀態之下，究難收效，真如胡蘭成先生說：「全面統制，具有全面統制的條件則可，沒有這些條例則不可」。所以統制的推行，竟至失敗的地步。

(二) 統制措施的未合國情 經濟變動敏捷，受國情的支配很重，所以經濟統制政策，宜適合國情。總之，經濟狀態各國各有特性，因而所施對策未有

相同的，在甲國者是，在乙國便不適合了，這是很普通的事實，所以濫事模倣每易失敗。由是全面統制在日本施行，便能增加生產，以達物資充實，物價穩定的目的，在中國便不然了，竟獲相反的結果，反促成生產的銳減，物資缺乏恐慌的加深，而終更引起物價的飛漲。由是可知，統制措施的不合國情，也是統制失敗的主要之決定因素。然則過去的統制措施，如何的不合國情呢？因為：

甲、我國的社會和經濟組織，都和日本的不同；
 乙、金融活動尚不配於全面的統制；
 丙、一般商業活動和消費狀況，尚未全脫自由放任之狀態。

(三) 統制推進的未週密 除此上述二大障礙之外更加推進的疏忽，不求澈底，僅圖表面，所以統制的結果，更難有成效了。物價問題錯綜複雜，所以物價對策，也宜十分週密，如有一處疏忽，即易全功盡棄，何況物價對策的根本週密呢？然則在統制的推進上，何處可見疏忽呢？

甲、在當初物價的上漲，確乎是由於通貨的膨脹，俟後游資的過度集中，游資對物價也佔了重大的支配力。但是去年所施行的統制，側重了通貨，而忽略游資，所以結果，仍由游資的作祟，破壞了通貨的緊縮，再度引起信用的膨脹。

乙、投機市場雖為取締，但黑市仍未澈底的消滅。

丙、限價的公布，非但各地不一，且制度的本身亦不健全，如有者限了批發價，未限零售價，有者限了零售價，未限批發價，結果反使價格制度陷於混亂狀態。

丁、限價的不合理，致侵蝕了生產利潤，結果促成了生產者怠工，更加甚物資的恐慌。

戊、着重了投機的禁止，而疏忽了剩餘購買力的傾向於囤積，結果造成囤積的風行。

已、統制農村，未有周密的籌劃，即以統制工業的方法，施之於農村，結果於農業生產也有不良的後果。

庚、物資移動限制以後，對各地物資的分配，未作合理的調整。

由是三大癥結的存在，所以當局的屢次抑平物價，便未能見效了。即以限價而論，石渡顧問也認為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總之，物價的統制，並非失效於中國，實因我國障礙的衆多，並未克服解除而已。目前當局，自國府參戰以及友邦對華新政策後，並鑒於過去的失效，對物價統制已有若干的改善，例如：其一，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的成立，將物資統制權交由民間商業團體辦理，俾能溝通民情，而達官民一致而合作的目的；其二，改組各業的同業公會，以強化統制制度下的基層機構；其三，調整糧食統制的行政機構，俾採銷受統制，糧價受管理，而利軍需充實，民食安定；其四，繼續緊縮通貨，使信用抑制，游資無法活動；其五，緩和物資移動的限制，以調整各地物價的參差；其六，對重要原料，實施統收和配給的制度。諸如數端，雖亦係針對上述癥結而發的，但上項癥結的解除，亦當未有如是容易，況今施行未久，其效未顯，將來如何，尚未可知。總之，上述的癥結，目前仍繼續的存在，且亦未因新政策的確立，而有所減輕，是以癥結的解除，更不容再緩了。

二 今後統制上應加改進之點

至於上三項的三個癥結，惟有統制條件的不具備，改善最為艱難，因其起原於整個經濟發展和組織的不健全，其他兩項，都屬人為，祇須苦心攷慮，詳加週劃，必能達到，但其受統制條件的是否具備，影響至巨。茲將今後應加改進之點，詳論於下，藉供當局的參攷，俾能有利於統制工作的推進。

(一) 確立統制條件 當然的，要求統制的完

成，莫要於統制條件的確立。因為統制條件不具備，則任何的良好措置，都將難以奏效了。所以在今後的統制工作上，更宜注意於此點，否則，仍難免有再蹈覆轍的危機。現今當局對於此點，亦已有相當的注意，並亦有若干的改善，然此措置，尚屬不夠，距健全的統制條件，還是很遠，所以今後仍須加強的推進。在這統制條件的強化，當以經濟條件為最難，因為經濟的發展，是有一定順序的，決不可勉強的，例如：目前我國的散漫之經濟組織，欲其集中化，決不是短期間所能完成的。但經濟條件的缺陷，亦可以政治的和民間的條件來彌補，所以我們對經濟狀態的不健全，在確立統制條件之上，也不足為深慮的。但於此三個條件的建立上，也不可有輕重之別，宜同等重視，相並推進，因這三個條件，雖可相互抵補，但亦有相互連繫的關係，而成不可缺一的趨勢。總之，在自由放任沒有全滅，統制制度初建的時候，統制條件每不具備，這是必然的現象。但在統制的推進之下，統制的是否完成，當視此統制條件具備的程度而決定的。所以我人對於統制條件的確立，是不宜忽視的了。但在此確立之上，有數點宜加注意的：

(甲) 統制機構，自積極調整後，確已增強不少，但這機構尚不能簡單化，致統制的推進，仍多磨擦，這是宜加攷慮的。在今後更宜注意於機構的統一一而簡單，中樞機構健全而強有力，以及下層機構的充實，如是上下仍能相通，推進始能順利，奏效自能迅速。

(乙) 統制機構雖已強化，但統制效能的能否宏大，則須視當事者的能否公正而廉潔。過去的所以失敗，於人事問題，也有莫大的關係，因而今後於人事方面，更宜注意。當政者宜執法如山，則法令始不至於再等於具文；公正而廉潔，則違法者乃不能倖免。如今的囤積懲罰條例，更宜切實執行，於物價的抑平，當亦不無小補。

(丙) 現今雖強化各業的同業公會，並具有物資的統制權，明由民間自辦，以盡革過去民情隔閡之弊，但民間對統制仍恐未能有充分的認識，則對物資統制的辦理，仍將艱難萬分。是以在今民間商業團體再組織之際，宜擴大宣傳，使民間能得切實的了解，充分的認識。認識充分，則再組織的商業團體，亦必能增強不少，並於不良官吏，亦將難為敲榨，這於統制上，也很重要。

(丁) 我國的經濟組織，散漫異常，以致統制無從着手，更何論其之成績哉？現今同業公會的改組和強化，使經濟組織，已為改觀，但今後更宜着重於生產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及消費和分配機構的調整，狀況的改善。否則，仍難以適應統制的推進，對統制的展開，又將多許多不必要的頓挫。

(一) 改進統制措置 在統制的先決條件解決後，便須視統制措置的是否健全而合理，因其對統制的成功，也具有重大的決定力。過去即由於統制措置的未適合國情，以及統制推進的未為週密，也成為統制失敗的兩大癥結，今後對此不可不嚴為注視，並宜針對病狀，給以合理的改善。在研究今後所宜採的措置之前，應先提出數個原則，以為依照。

(甲) 統制措置應以適合國內經濟組織，及其推進，又應依經濟發展的順序。

(乙) 今後的統制措置，宜改變過去的重銷不重產，而宜產銷並重，尤以生產為更重。

(丙) 限價雖行不通於中國，但在戰時狀態之下，物價究不可聽其自然，以任其搗亂經濟的安定，是以今後於價格統制，仍宜積極的推進，不過對於價格統制，宜注意生產者與消費者兩方的利益，不可再蹈過去的覆轍了。

(丁) 所謂全面統制者，係對經濟活動的各方面，都須加以統制，在統制的推進上，又須視經濟發展的參差，施以輕重不同的措置，以期經濟狀態的

(16) 趨於一律，這原是我國經濟歧形發展下的權宜之計，迨至一律化後，乃可同等推進。

依此上述原則而決定措置，當將能裨益匪淺，茲謹擬一具體方案於次，以供當局的參攷。

(甲) 在今後欲求經濟的安定，以及戰時經濟體制的確立，仍當以通貨為主要對策。對於通貨對策，不應僅限於貨幣流通數量的約束，而應着重於信用的管理，游資的疏導，以及剩餘購買力的吸收。而此以游資為因，信用和剩餘購買力的膨脹為果，所以今後的對策，亦應以游資為主，信用和貨幣數量的管理為次。通貨安定，物價自亦能漸次的抑平。

文 (乙) 今後的統制，宜傾全力於生產的增加，使民生能獲安定，軍需亦能充實。總之，統制的任務，不是掠奪，而是使經濟組織健全化，經濟發展合理化，所以合理的生產統制，已不容再緩。然則合理的生產統制則為何呢？第一，調整生產部門，以淘汰不必要的生產事業；第二，有計劃的擴大其再生產，以刺激必需品生產的增加；第三，原料配給的合理化，以助產業的復興；第四，保障生產者的利潤，以盡革目前怠工之弊。由此可知，生產統制

一方面雖是限制，另一方面却也是保障，這種措置，在目前確乎是極需要，生產增加，物資恐慌即可解除，物價問題也可因而解決，而此當亦為物價對策上的主要措置。不過我國生產散漫，對統制的推進，宜十分的審慎，否則，即易生弊端，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

(丙) 對於農產物的統制，更宜密切的重視，積極的改善，過去的政策，不可再續行的了。目前的農村，為受了過去不適宜的統制，已漸有發現怠工的趨勢，而將使農村無形的趨於毀滅之途。這種現象是很可怕的，不可任其長久存在的。然則今後將如何的改進呢？其要點有：其一，加強農貸，以充實農業金融；其二，改善收購方法，實現農產品與日用品的交換，城鄉相助，盈虧相濟，並能藉以改善農民生活，間接以利農業增產；其三，農產品價格的統制問題，極有研究的必要，過去即因限價的不善，為害已深，今後為便利收購起見，對價格當亦不可以不加管理，然對限價的決定，非須顧及生產成本，尚須給以合理的利潤。使能繼續的生產。

(丁) 金融為經濟的命脈，我國的金融素極混亂

，極不健全，而驟施以全面統制，無怪要失敗的了。所以在今後的統制政策之下，金融統制更不可疏忽。至於金融統制，除上述的通貨管理外，尚有對金融機關的管理等。金融機關的管理，自去冬以來，即已着手辦理，但終尚嫌不夠，今後宜進一步的採取金融業的合併，業務的積極管理，以及資金集散的限額等的必要措置。此外，如健全市場的再建立，黑市的澈底消滅等，也都屬急要的了。

(戊) 消費不限制，在今物資奇缺之下，究不相宜的。在過去，雖亦有將若干種必需品採配給的制度，終因在試行之下，未臻完備，無以奏效。今後為求軍需的充實，民生的安定，對消費的限制，更不容再忽了。對消費限制，在戰時狀態之下，更宜帶有強迫的手段，使人民消費，縮小至最小的限度。如：

(一) 勵行節衣縮食；(二) 禁止一切消耗的場所；(三) 限制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消費等。並能藉以確立國民的戰時生活。

上述所擬，雖非目前解決經濟問題的絕好良方，但如能切實的推進，當亦不無小補。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股份有限公司

重松大藥房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本埠 廣東路·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霞飛路

外埠 南京·漢口

辦事處 無錫·鎮江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武克

自國際共產黨本部莫斯科聲明解散「第三國際」組織後的中國共產黨之動向，誠非常值得吾人關心而注意的。據最近情報「中共」一手組成的陝甘寧邊區政府聲稱解散，同時重慶方面對於「中共」運動之合法性加以承認之事實，但這實在是重慶懷持爆炸而寢之冒險舉動，這並不是雖然簡單不加考慮承認的。雖「國際共產黨解散聲明」以來，而渝共間之相對化新的因子，實已在胚胎之中，蓋「中共」之政策和行動，決非因國際共產黨之解散而停止其活動的。

無計是怎樣關於「中共」之存在，我們是絕對不加容許的，那是因和新中央政府之和平反共國策根本相違背的，這一點是舉世所共知的，但欲和「共軍」對抗時多少必須知道其政策行動而加以防止，所以我們必須知其內幕而後再施以對策來再以檢討這實為當前之急務。本文著者過去曾任重慶軍之作戰參謀和「共軍」共同擔負防備之任務，所以關於「共軍」陰險毒辣之謀策知之甚詳，尤以「共軍」之實力內幕為親自體驗之人。其後因大東亞戰爭之勃發，而毅然脫離重慶，投効南京參加和運。在通常不易知之關於「共軍」秘密之內幕，由著者暴露無遺的有系統之敘出，誠為檢討「共軍」之極貴重之資料提供云。

• 編者 •

共軍之本質

由於生成的異常，共軍在各方面是與一般軍隊異樣而保有他的特色。遠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北伐，爲了集中力量予北洋軍閥以致命的打擊，爲了滅除阻礙，爭取革命的早日告成，國民黨是容納了共產黨來進行組織民衆和推進軍隊政工，就在這個時候，却在無意之中深深的埋下了這「蔓草」般的禍根。共產黨徒是善於利用各種機會的，他就在革命的幌子下擴大，赤化各部隊的長官和士兵。一切以自己的意圖作爲前提，

企圖在國民黨內發芽、生根、滋長、繁殖，然後「取而代之」的猶如萌芽的脫殼而出，達成他攫取政權，赤化中國的陰謀，幸而，共產黨徒露骨的暴行是激起了國民黨乃至全國人民的忿恨，就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這天，清算了共產黨的罪惡，從革命陣營中剔除了「民族的內奸」，對這第三國際的「走卒」是加以無情的制裁。於是共產黨破壞革命的眞面目暴露了，他的野心是毫無隱藏地在發洩。正當國民革命軍向軍閥作決戰攻擊的時候，共產黨徒以「內應」的姿態，在廣州，在海陸豐，在南昌，

在長沙，頻起暴動，以搗亂後方的方式來阻滯完成中國統一的軍事進展。在共軍大屠殺與焚掠之下，贛、閩、皖、鄂、湘等省乃淪入於空前浩劫之中，無數的善民衆慘死於非命，更多的則「傾家蕩產」而「流離失所」的了。作爲「劊子手」底刀斧的共產黨底工農紅軍，也在不斷的暴動與紊亂狀態之中產生，發展與沒落。經過了十年的圍剿，終於是把這股毒餒壓低下去了。然而也僅是壓低下去而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終於在「一二·一二」「七·七」兩次事變之下，共產黨以及他的軍隊，是

「死灰復燃」又向各方面作積極的活動，並且擴展與深入到全國各戰區了。到而今，在大江南北，在黃河兩岸，已經很少有「安樂土」；廣大的鄉村以及衆多的人民，是在紅色的泛濫中了。共產黨是「理論指導行動」，「政治決定軍事」的。軍事方略隨政治要求而轉移。軍事是永遠的，並且是時刻的追隨於政治，作爲一種手段或者一種工具，來達成政治的目的。在部隊的編組與運用各方面，都基於這一原則而出發，形成了一種特殊性質。這是我們應有的基本認識。

組訓

爲了共軍是負有特殊任務與有着特殊環境，他必須以一種特殊的姿態出現以適應特殊要求。國軍的包圍、進剿，使他不能作大單位的集結與活動；在層層的封鎖之下，武器、彈藥的接濟斷絕了，必須對僅存的倍予珍惜；以武裝低劣的烏合之衆對抗優勢的軍隊，只有以死傷來填補火力上的缺陷，於是如何誘惑更多的青年以供犧牲，乃成爲存亡所繫的中心課題。然而，這些還可以說是次要的，怎樣確切掌握部隊一乘自己的意志而任憑驅使？這方是共軍首腦部人員日夕所研討與集中努力的所在。所以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就成爲共軍「苟延殘喘」的「不二法門」。他是用盡種種方法使部隊不脫離掌握，讓自己在無形中抓緊了縱橫交錯的鐵練以維繫軍隊。尤其在訓練方面，更百分之百的表

現「宗派」色彩，造成清一色的「門徒」。這是共軍的命脈，從鞏固原有基礎以求擴大。

編組

共軍編組的特色，在於其他的二重性，即在編成系統之外尚有各種縱的運用系統，極力使權能向上級集中而便於控制，在運用上固準此原則，即表現於形態者亦復如此。其特徵在於軍政，軍令，經理的分立，但實則仍是集結於黨的領導的一元化。黨的領導是軍隊權能的核心，黨員尤其是軍隊構成的骨幹。

一 主力部隊

共軍的所謂「正規軍」，包括有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和新四軍兩大單位。十八集團軍以太行山為根據地，盤據華北各省。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太行山掃蕩戰中擊斃）政委由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下分三個軍：八路軍由彭德懷兼任總指揮，在山西境內及晉冀豫邊各地騷擾，即所謂「老八路」。以賀龍為總指揮的「新八路」——十一路軍在晉西北及冀察晉邊，晉綏，冀熱一帶。另一個便是竄擾於魯蘇豫皖各地以徐向前為總指揮的二十九路軍（「新八路」。老八路是原有的八路軍，除去了一部跟隨賀龍，徐向前，蕭克等向外擴展作為基幹外，留在老巢的部隊便以劉伯承為中心，配合新擴充的部隊混合編成。新八路中僅有兩個

中共軍組織簡表

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

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周恩來 陳紹禹

十八集團軍

總司令 朱德
副總司令 彭德懷
參謀長 葉劍英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抗日軍政大學
校長 林彪
教育長 羅瑞卿
政治主任 秦邦憲

新四軍

副軍長 陳毅
參謀長 賴傳珠
政治部主任 鄧子恢

八路軍 彭德懷
十一路軍 賀龍
二十九路軍 徐向前
後方留守兵團 蕭勁光
冀察晉軍區 聶榮臻
冀熱中軍區 蕭克
冀魯豫軍區 呂正操
魯冀豫軍區 劉伯承
晉北人民抗日聯軍 楊震宇

一師師長 粟裕
二師師長 羅炳輝
三師師長 黃克誠
四師師長 彭雪楓
五師師長 李先念
六師師長 譚震林
七師師長 張鼎丞
八師師長 張震
九師師長 李德勝
蘇中軍區 粟裕
淮海軍區 羅炳輝
皖南軍區 李先念
皖東軍區 譚震林
江蘇軍區 張鼎丞
浙江軍區 黃逸峰
江抗司令 梅稼生

團是賀龍帶去的本錢——八路軍主力部隊，主要的還是以「冀察晉軍區」各獨立師併編而成。雖然不是老紅軍，但却是在八路軍掩護之下由共產黨徒製立的部隊，所以一切都是照抄八路軍的老文章，竟然面貌神似，作風相同。至於土

八路，顧名思義，可知是收攏各地土著軍隊編成，因此也極其混雜，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概。新四軍的正式番號是「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這在三年前皖南事變時已經取消了的，但到今天仍然揭着這塊招牌到

處冒充。新四軍成立時原分四個支隊，三個支隊在江南，一個支隊在江北。當時的軍長是葉挺，然而徒有空名；副軍長項英兼任了政委，實際上是大權在握。以下是：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第一支隊長

陳毅兼東進支隊司令，二支隊長張鼎丞，三支隊長譚震林，四支隊長高俊亭（後被殺）。初時僅有六千人，四千多支雜槍。活動地區是皖南青弋江流域以及蘇皖邊境。軍部設在安徽涇縣。後來收繳民槍，吞併地方部隊，擴充到六個支隊，分成江南、江北兩部。江南指揮官兼一支隊司令陳毅，副指揮粟裕，轄一支隊及張鼎丞的二支隊，活動於江寧金壇鎮江句容四縣地境以內。江北指揮官由軍參謀長張雲逸兼任，在津浦路東洪澤湖南的羅炳輝的四支隊，津浦路東所謂「皖中」的李先念的五支隊，以及皖北彭雪楓的六支隊，八路軍南進縱隊都歸他節制。三支隊是軍部的拱衛師，在青弋江流域而以涇縣為中心。另有一「皖鄂挺進縱隊」，隸江北指揮部；江南指揮部亦有挺進縱隊，司令管文蔚，副司令葉非，（即聶揚）發生於丹陽武進路西一帶，由「人民自衛軍」改編而成。後進擾於揚中及泰縣江都交界處之嘶馬大橋等地，遂成新四軍竄入江北之根據地。除此尚有「江南人民抗日義勇總隊」，簡稱「江抗」，司令梅稼生，竄擾於江陰武進常熟各地，時與「忠義救國軍」發生磨擦。這時的支隊相當於師。起初支隊下轄三團，團之編成爲三大隊九中隊，中隊之下是三排九班，每班自八人至十二人不等。後來部隊擴張了，添設縱隊以代旅級，一支隊三縱隊，一縱隊三團，完成上自支隊下迄於班的「三三」制。皖南事變之後，番號取消了，軍長、軍政治部主任被俘，政委副

軍長、政治部副主任死了，這就成爲「沒籠頭的馬」，無拘無束，索性擴編成七個師。設軍部於鹽城，（蘇北——現已遷蘇皖邊區洪澤湖南地境。）由「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陳毅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中共中委劉少奇（胡服）兼政委，政治部主任鄧子恢（時鄧生死不明，後知已陣亡，改以饒漱石接充）參謀長賴傳珠，第一師師長粟裕，（蘇中）二師師長羅炳輝，（津浦路東，大運河西，洪澤湖南，大江以北）三師師長黃克誠，（大運河東，隴海路南——原係八路軍南進支隊，侵入鹽阜後劃新四軍就近節制，後即編入新四軍內）四師師長彭雪楓，（洪澤湖及淮河以北）五師師長李先念，（皖鄂邊區，以大別山爲巢穴）六師師長譚震林，（江南）七師師長張鼎丞，（蘇皖邊、皖南皖中——巢湖流域。）到「浙贛」會戰淪軍退出後，新四軍又伸展勢力於浙東，擴張八九兩師。總計現時共軍主力，十八集團軍合「正規師」「準備師」「補充師」計九師，外留守兵團二師，共約十一師，新四軍是九個師。師以下全採「三三」制，只不過每班所屬士兵數相懸殊而已充實的團每班常在十人以上，有時竟有超過二十人的，如新四軍「老二團」在「曹甸之戰」以前。有時爲了傷亡過重，一時無法補充；或擴編之初，尚是有名無實時，則多在八名以下。這過額與不足均非正常現象，一般是在每班八人以上十二名以下，以十名左右爲常規，也是「法定」的標準數額。（編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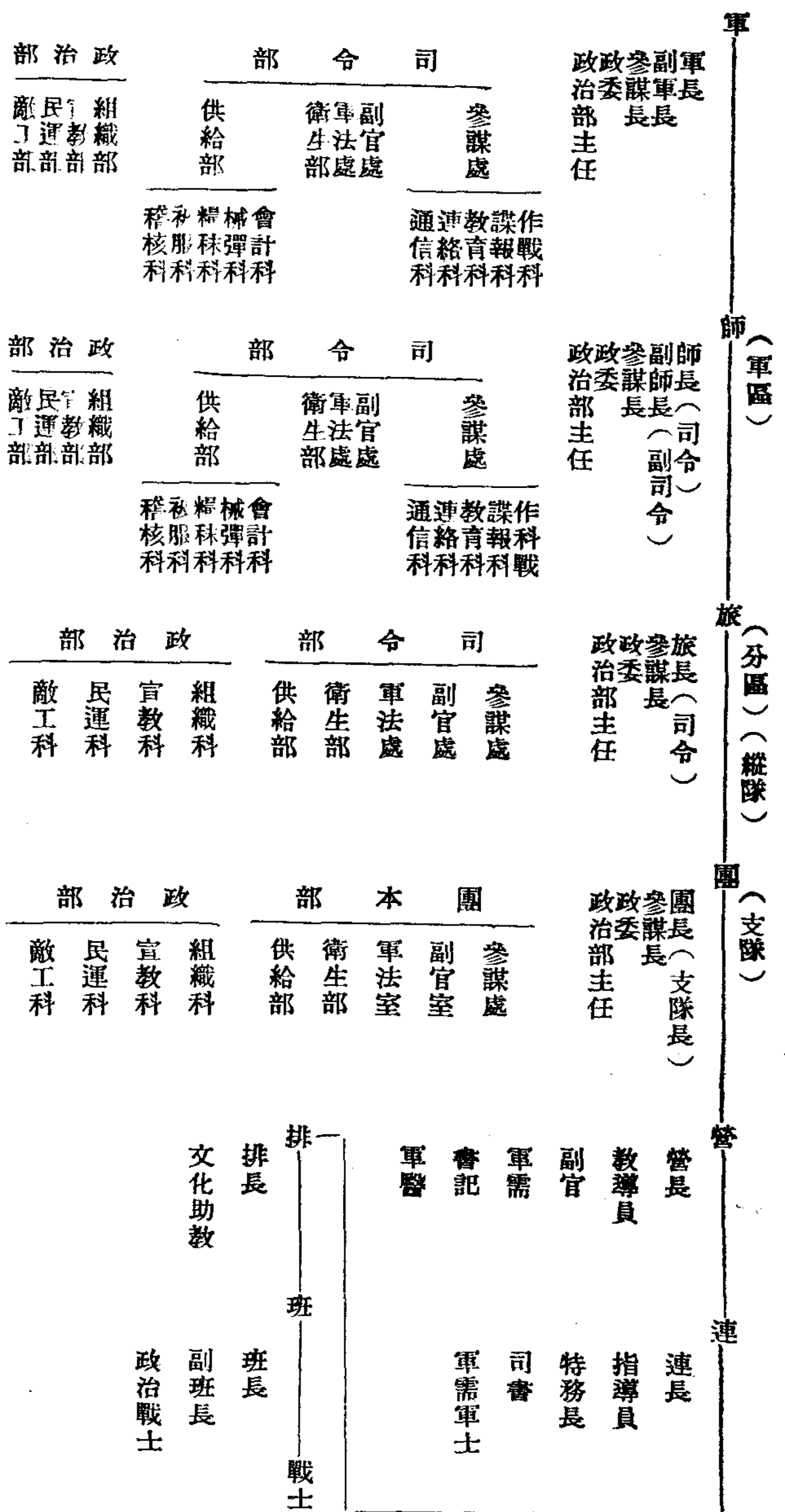
所列）軍設正副軍長，統率全軍。政委即黨代表，專責指導並監督一切。正副參謀長執掌戎機，其下參謀處分作戰、情報、教育、連絡等科，各設科長一人，及參謀數名。政治部正副主任各一人，主持全軍政工之策劃與推進，但不干預軍之策略，下分組織、民運、宣教、敵工等科，各設科長一人及幹事數人。設供給部，統理全軍食糧、被服、械彈、現金出納等事宜。軍部由司令部與政治部組成，司令部即以上有參謀處、供給部，及衛生部、軍法處、副官處等組成，並附屬警衛營。各師、旅司令部京均如此，惟各部、處人員則依次遞減。且僅師部附有警衛連，旅部是須得隨從團部以取得護衛的，（有時亦附特務排，但兵力過小不足以策安全）團設正、副團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各一人。團部內的組織同司令部，惟各處不分科，僅設各級參謀、副官、書記、軍需及幹事等。政治部仍獨立分科，與團部並列。營設營長一人，教導員一人，及軍需、軍醫、副官、書記等。連設連長政治指導員、文書各一人，下轄三排及一管理排。管理排以全連通信員、勤務員、伙仗合組而成，由特務長承排長。排設排長及文化助教，班設班長及政治戰士。

共軍也有階級區分的，只不過改頭換面，把將、校、尉級改爲軍、師、旅、團、營、連等各級幹部。在團級以上，本部隊主管長官、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這所謂「四大金剛」，都是地位相等的本級幹部，營長與營教導員，連長與連指導員，也同是營、連級幹部。其餘的幕僚、佐理人員，比照主營長官依次遞降。在政治地位上，待遇上，以及升降調遷，都以此爲準則。當然，例外的破格也是常有的，共軍原本就是奇特的軍隊，一切都可以打破成規而獨創一格的。沒有傳統，適應目前的需求隨時可以變更，用不到有什麼顧忌。

二 地方兵團

共軍在所謂「正規」的各個師以外，尚有「軍區」制度。現有的是「陝甘甯邊軍區」，司令蕭勁光；「晉西北軍區」，司令賀龍；「冀察晉軍區」，司令聶榮臻；「冀熱軍區」，司令蕭克；「魯冀中軍區」，司令呂正操；「魯蘇豫軍區」，司令徐向前；「魯冀豫軍區」，司令劉伯承；「淮海軍區」，（原名「鹽阜軍區」）司令黃克誠；「蘇中軍區」，司令粟裕；「江南軍區」，司令譚震林；「皖浙邊軍區」司令張鼎丞；「皖鄂軍區」（又名「大別山軍區」）司令李先念；「淮南軍區」，（原名「路東軍區」）司令羅炳輝；「皖北軍區」，司令彭雪楓。各軍區司令多半由當地的師長兼任，因此主力部隊與地方兵團名雖兩個系統，而實則集中指揮權於一人，軍區下視地區的廣闊劃分各區，每分區各轄數縣。這一種劃分，是與行政體系相配合的。軍區司令部同師部組織，直轄部隊有警衛旅、各種縱隊、及獨立團、特務團等。分區比於旅級，除

(一)表統系織組軍共



共軍領導系統表

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 軍區(分區) 旅 團 營

政委——政委——政委——教導員——指導員
參謀處……參謀處……參謀處……參謀處
政治部——政治部——政治部——政治部

管轄各縣警衛團或獨立團外，司令部並有直屬獨立團及各種大隊等。軍區和分區司令部初設時都是指揮機關，在於統率各地方兵團。人事、經理部份，仍由各縣自理。現已逐漸加強統制，事權次第集中而歸於統一了。

所謂地方兵團，原先各縣有警衛團及區警衛連。後來「曹甸之役」和「皖南

一營三連，另一營却只有兩連。連以下更是「名實不符」了。七八十人固然是充實的連了，三五十人也是一個連。尤其是區游擊隊，表面上雖是連級的編制，實則一排還不足，滿三十人就已經不多見了。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團、營、連、排、班長當然不能少一個，政委、政治部主任、參謀長、參謀、副官……教導員、指導員、文化助教、政治戰士……也依然色色俱全，和主力一色無二。這因為兵員雖少，統制却得加強，——地方兵團多是當地生長的，「歷史」太淺了，恐怕有些「靠不住」，實在放不得心吧！

商 易 貿

廠 粉 麵 江 鎮 行 洋 井 新

號一街河新江鎮場工
號十三路口漢海上所業營

號十三百路口漢海上店本
州揚·江鎮·津天·島青店支
湖蕪·州蘇·京南·鎮無



在今日新中國之建軍之一大重要課題下，空軍之再建呼聲高徹雲霄之際，新政府已在常州設有新空軍之基地學校，未來展開廣漠空中護衛士的養成精銳空軍之勢力，來實行爲保衛東亞而盡力。

日本每日新聞社鑒于中日兩大民族同生共死的信念下，而於六月二十九日，特命本社下田將美主幹率同志鶴技士以下，由日飛京敬贈呈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滑翔機三架，（初級文部省型二架，高級日本式一架。）並舉行滑翔表演及訓練關於有志滑翔之青年中國人士。

每日新聞社之舉，厥爲引起新政府下之人民進於航空的研究熱，而完遂大東亞戰爭，確信不敗之態勢，茲特簡章介紹滑翔機種，俾關心及初學之參考云。

一 滑翔之歷史

滑翔機之發端是在距今約五十年前，爲德意志人奧特·利利愛恩却爾氏（Lilienthal. Otto）在一八四八——一八九六年所發明，其幼時在學生時代，就與其兄（庫司他夫·利利愛恩却爾氏）關於鳥之飛翔狀態而加以研究，其後，遂有人工翼之構想，利用高處和風力向下飛行試驗，宛如鳥向地上飛立姿態一樣，這種試驗時而遭受學友之嘲笑，故其不得不改在夜間來試行，由此可見利利愛恩却爾氏之對滑翔研究之苦心熱誠，這樣繼續不斷之研究，在中間會有二次停止，一在就學期間，一在普法戰

之時，其後終於在一八八九年時，利利愛恩却爾氏把其過去關於研究鳥之飛行狀態的種種心得，而著有「航空的基礎和鳥之飛翔」一書，此爲其研究之結晶，而爲當時之飛翔力學上最佳之教本，頗爲當時研究者所必熟讀的書。

在一八九一年，利氏開始作滑翔飛行之大規模的試驗，利用蝙蝠翼之式樣，其材料在翼之內部，使用柳木爲支柱，外部用強韌之木綿織物包被，在翼之表面積約百平方尺，在其固定處有二管是以兩腕來插入，其身體固定于其設計機上，兩足下垂如鳥之足，像這樣設計，至一八九六年五年間，幾經失敗而終於死，計有二千

回之多，在其中改用小山，（在一八九二年）利用柏林近郊之運河開掘之土，高五十公尺之圓錐狀的小山丘，試行離陸飛翔，結果試驗成功，因當時風之情況相吻合之故，以及其他種種都符合，而有千公尺之距離成績，後更從事改良，繼



上，實爲一不可磨滅，亦爲奠定今日航空始基者。

繼利氏遺業之後的有各國滑翔研究者，在美國有賴特兄弟（Wright, Wilbur-orville）彼承夏留多（Chanute, Octave）氏之經驗書「飛行實驗」，改正了利氏之滑翔機之安定性之不足，及尚有「飛行機之發達」此皆爲賴氏兄弟之珍貴的參考，所以賴氏兄弟僅費有五小時之時間，而把過去利氏五年間的經驗發掘無遺，這種美滿偉大之收穫，實增加賴氏兄弟再進一步之研究的興趣和激勵。賴氏兄弟關於滑翔機之較之利氏之改正處，有補助翼，安定方向舵，昇降舵之加置，其試行之次數亦有千回以上，其生於一八六七年四月十

續試行，不幸於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慘於五十尺空中墜落，滑翔機全部破壞，而氏亦罹於難，享年四十有九歲，在其未完成之設計，有滑翔機利用動力機器之計劃，所以利利愛恩却爾氏，不愧爲「滑翔之父」，其功績在今日航空發展史

六日于美國，初爲印刷週刊新聞發行人，旋兼營自行車業，繼見利氏之因試行而死之新聞甚悲痛，而有繼行航空之矢志，遂有較利氏更進之滑翔機發明，終於在一九〇三年完成爲今日飛行機之構造的原理，賴氏之複葉式飛行機而獲有成功

的。在空中可停留一分鐘之時間，而保有安定和高度性能，這種試驗成功，為近成航空發展之嚆矢。

日本關於飛機構想，最初在（明治二十七年時）有二宮忠八氏之飛行機模型之製作，滑翔之開始，是在昭和五年五月十一日（即一九三〇年）有片岡文三郎飛機士，完成在空中六秒鐘停留，飛行距離八〇公尺之滑翔試驗成功，近來日本之滑翔界，更不屈不撓來征服困難向上而努力，現在之記錄在空之滯留時間，可保有十三小時四十一分，高度三六〇〇公尺，距離可達九六公尺之優秀之紀錄云。

友 又

二 滑翔機之種類

滑翔機 (glider) 可分為初級滑翔機，中級滑翔機，高級滑翔機，特殊滑翔機四種分別：

(一) 初級滑翔機

是主翼和尾翼相連繫着，利用桁材而組成其座席及主翼，除尾部以外都加以外部木棉質纖維被覆，主翼之縱橫是與普通飛行機相同而較小，此種滑翔機供初學者練習之使用，因初學者未熟習操縱技術，而時有粗暴不當之措置，則該機之

製造必須有十分堅固之構造，但此種從空氣之阻力及力學上看來，是頗為不利的。其滑翔率普通一般較小，一·八乃至一·一〇之程度，其種類有文部省式一型，日本式鳩型等等種類。

(二) 中級滑翔機

中級滑翔機是較初級滑翔機之性能稍優秀，其機腹操縱者部份，全部都加以被覆，所以關於空氣之抵抗甚小，翼之平面而成圓形，其末端之成橢圓形，在從空氣阻力及力學看來，是較初級滑翔機佳良，此種滑翔機是進入高級滑翔之階梯機，普通之滑翔率由一三至一五程度左右，其種類：有光式二，一型，伊藤式乃，S型，日本式鷲型等等。

(三) 高級滑翔機

高級滑翔機其所有之一切裝置，無論空氣之阻力及力學都為優良型式的設計製作，機之腹部完全流線型，其被覆翼之縱橫亦遠較一般初中級式大，高級滑翔機性能優良者之滑翔率，由二〇乃至二五以上，降落速度有〇·八公尺以下，為最高級的滑翔之準繩，微稍與特殊之滑翔機尚有所不同，其種類有克平肯三型·D·F·G，俄恩比亞型，日本式鳳型

，伊藤式C二型等等。

(四) 特殊滑翔機

滑翔機發展至近時，又急速加以發達，在其用途上，各國都在盛行的研究，而有各式各樣之不同的名稱，在我的個人之想像，而所見到的可舉出來的有下列之不同種類：

三 滑翔機之裝置

滑翔機之駕駛裝置與普通飛行機完全可以說相似，普通有發動機的滑翔機的實大體與飛機並無若何差別，其通常有駕駛桿，昇降舵，後補助翼，踏板，方向舵等，尚有滑翔之降落的裝置，是與飛行機稍有不同，即其落地部份是利



(林總書長先行試乘滑翔機)

用撬式來補助橡皮輪的，在水上以浮筒式小舟來代替撬的，尚有關於其測量器，普通有速度計，高度計，旋回計，昇降計，羅盤針，時針等。

四 滑翔機實施之方法

滑翔機之離陸時有下列之諸種方法：
1. 橡皮索曳之飛翔法

中，及傾斜之地，且滑翔機用此法亦極易離陸，各種滑翔機均適合此法，而施行離陸的。

2. 汽車曳之昇空法

用此法之滑翔機須用一〇〇公尺至一五〇公尺之曳行索一端連結於汽車上，使汽車疾駛，而滑翔機藉汽車曳引之速度而離陸昇空，此種方法第一須要地勢平坦，及要有汽車道路，且汽車本身之速度要有五〇至八〇公尺的速度，並且要風向順，所以設備較前稍複雜。

3. 汽車捲綫式法

本法是汽車靜置而用引擎來引動附屬之捲綫機，滑翔機的牽引索捲縮而使之離陸，此法亦宜於平坦廣場中，通常為中級之教育階級使用之。

4. 飛行機之曳航法

此法利用飛行機曳之航空的。其裝置而附有曳航索，其另一端與滑翔機相連結，而飛行機先行昇空，則滑翔機亦隨之昇空矣，此大半為高級滑翔機，及特殊之滑翔而用之，且有希望之地域及上空及一定之高度而加以利用之方法云。

1. 滑翔飛行指導用的練習機，為指導者與學習者一同乘坐的複座式滑翔機。
2. 裝用小馬力之發動機的動力滑翔機。
3. 尚有輸運人員和物質使用之滑翔機。

1. 用汽車曳之昇空法。
 2. 汽車捲綫式（即引擎法）。
 3. 飛機之曳航法。
 4. 橡皮索曳之飛翔法
- 此種方法，大概為所初學習者之常用，因設備簡單，實施容易，同時適合於狹窄的地域

書畫真贋談

(下)

鄭秉珊

我在事變中收得畢沅所刻的「經訓堂

帖」十二卷，畢氏以督撫之尊，富於收藏，精選所藏名蹟，請王夢樓鑑定，錢泳摹勒上石，是清代最著名的法帖。但據錢氏的「履園叢話」所記，其中如子昂洛神賦是偽跡，東坡陽羨帖是雙鉤本等等，錢氏在摹勒時，當然不敢直說，但事後筆之於書，却站在真正的鑒賞立場。錢氏一生，摹刻法帖數百卷，他又斷定三希堂所刻東坡中山松醜兩賦是贋本等等，我們可深信他有過人之識，獨特之見的。

現代因攝影印刷等術的進步，古器物的出土日多，所以書畫金石之學，愈近愈精，後來居上。明代以來著錄書畫之書，謬誤之處俱極多，這是時代關係，我們應該原諒的。但是崇禎間雲間張泰階，集晉唐宋以來畫三百卷，刻寶繪錄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歷代名家無不具備，唐代的吳道子王維李思訓等，僅廁名於六七卷中，若以多而見輕，這顯然的作偽，是什麼意思呢？無怪後人要稱他為妄人了。

蘇東坡寶繪堂記云：「君子可以寓意

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畫賈禍，自古而然，王弼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圖云：

「此圖真本，為宣和祕藏，轉落吳城湯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湯見消息非常，乃延仇實父於別室，為摹一本，將為米顛狡獪，而為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巨測，湯不獲已，因割陳縉熙等三詩于仇後，而出真蹟邀所善彭孔嘉輩，置酒泣別，摩娑三日而後歸。太守以歸於大符，大符家名畫近千卷，皆出其下，尋坐法籍入天府。隆慶中，一中貴攜出，其小瑤竊之，時朱忠信領緹騎，密以重賞購之，中貴詰責甚急，小瑤懼而投諸火。予歸息弁山園，湯氏偶以仇本見售，為驚喜，不論值收之。」

這裏所記極詳悉，是吳城湯氏的故事，但據諸家筆記所載，竟演變為王氏的

事了。他們說王弼州藏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嚴世蕃要索，王氏以贗本獻，為湯裱補告發，嚴氏便借端把王氏父親王行陷死。王弼州痛父親之被害，探知世蕃好色，便著金瓶梅小說，描寫性交，極其淫穢，書成之後，在書角染以鴆毒，獻給嚴氏，預備把他毒死。王行被嚴氏殺害是事實，金瓶梅小說中用山東土話，顯見不是王氏的手筆。現在流行的一捧雪小說和戲劇，說者謂莫懷古是影射王弼州，而王弼州故鄉太倉牌樓市，其鎮西城隍廟後，還有雪豔娘的坟墓，附會得越發像真。這是以贗畫遭禍的故事。但是還有意外的事，如鷓鴣波漁話所載。

「乾隆中，洞庭東山席紹葆，官楚中郡守，大府聞仇實父六觀堂圖立頓在席氏，欲得之。此圖仇為崑山周氏所作，名品也，太守以重值購之。族人舊有康熙時方外目存所摹別本，與仇畫無毫髮異，亦署仇名，因並購而獻之。大府本非識者，求一得二，心已懷疑，讒口遂謂皆非真本，恚而擲還，中以危法，多方緩頰，始聽移疾歸。」

看了上面所記，無怪國人藏有名書畫總是十分珍祕，輕易不肯出示了。米癡說：「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令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以米癡的篤好書畫，而能不注意於物，其達觀真不可及，現在古書畫上往往印有某姓子孫孫永寶的印

記，這些人的胸襟未免太狹了。洪北江分藏書家為數等，有考訂家，校隸家，收藏家，賞鑒家，掠販家諸名目，米南宮也說：「書畫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為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遍閱紀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贊力，原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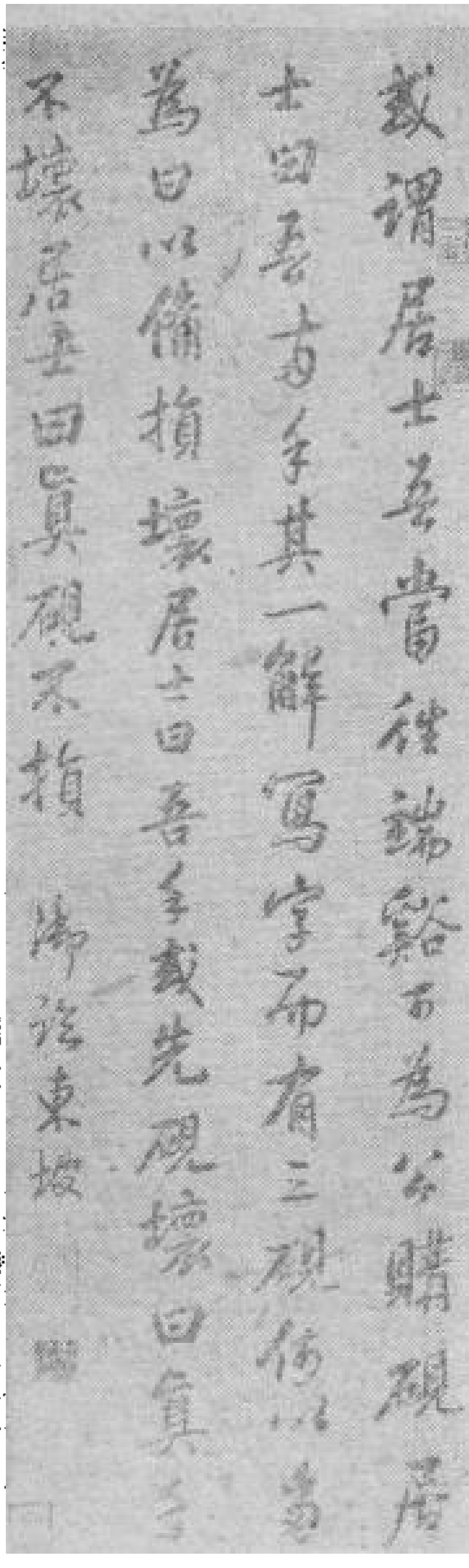


(圖 瓜 秋 人 宋)

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掌大叫曰：慚惶煞人。」我以為鑒賞好事二家外，還有骨董家。他們的目不在收藏之富，鑒別之精，而惟求金錢之多。將假作真，化賤為貴，不惜把中國珍寶，運銷海外，以得高價，無怪人家又稱他們骨董鬼了。現在骨董家充斥，好事家也不少，而賞鑒家却日見寥

落了。

清朝的同光朝，國勢雖岌岌，而士大夫尚有賞鑑書畫之樂，李葆恂（文石）自記云：「夏珪秋霖圖，李芝陵文藏本。一日，丈招同盛意園（昱）張辟非（度）兩君飲酒看畫，丈頗以余評隲為不謬，每出一語，必加激賞，意園亦然。余酒酣笑曰：生平事事讓入，惟於賞鑑頗具真解，古人不可知，當世恐無敵手，意園具眼人，當知我非妄自譽者，因改蘇句吟曰：我雖不善畫，曉畫莫如我，意園和之。辟非微愠曰：君輩互相標榜，不畏旁人齒冷耶！意園正色曰：此事頗有定評，余亦豈妄嘆者。辟非憤然。拉丈入室，取畫出，因解所佩玉翁仲所謂漢八刀者，置几上曰：以此為質，



(書軾蘇臨乾)

煩兩君為證人，此畫款在下方，文石果能知是誰畫，便任取去，倘有謬誤，君輩如何？余笑曰：即執費門下何如！於是展畫，甫見鬚頭，余即曰：此非馬遠，定是夏珪。張愕然，復問曰：究竟是馬是夏，莫作摸稜語，余曰畫中有人物否？若有人物更易定，否則見樹木一二株可矣。有展半幅，至持蓋雨人，余便取漢八刀佩之曰：禹玉筆更無疑義，趣觀款字果然。意園鼓掌笑曰：何如！辟

非強曰：必待看人物始知是夏，恐翁非第一流！意園歎曰：此正文石賞鑑不可及處：公解畫，而不解畫，實則書畫一理，譬如顏體書，君必不謂是歐，趙體書必不謂是董，何則，各有家法面目故也。惟畫亦然，荆關李郭，亦各有家法，面目迥不相同，最易辨識。惟董巨最相似，即前輩賞鑑，亦往往有某謂是董，某謂是巨者，多不相合，然即絕無以董巨為李郭者，以家法面目截然不同故也。馬夏亦最相似，所辨在幾微間，文石一見，即知為馬夏，此凡知畫派者，皆能之，不足深異，若再看人物，即斷主名，乃真知馬夏幾微分別處，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多見古蹟者，不能到此境界。」

鑒書畫須識派別為第一義，其次便是時代，每百年必有一種作風和特色，其次是畫家的個性，每一畫家必有其獨特的個性美點，若能虛心研究，往往所猜不遠。至於現在的好事家，真匪夷所思，如前年上海某展覽會中，陳列洞庭某氏所藏的王羲之對聯，上有乾隆的題跋，裱精既工，定價極鉅，並且在報上大事鼓吹。不知掛對聯的風氣，在明末才有，清朝才盛行，此事足與「宋版康熙字典」媲美，米顛所謂慚惶煞人者也。

長詩「孤島夜曲」的話

載文友第一卷第三期

乙一

在中國岑寂了的窮瘁的詩壇，詩人們作長詩的嘗試，在我還是最近所發見——夏穆天君的孤島夜曲。長詩是敘事詩的一種，因為它是最能表現時代，刻劃事實，所以在製作上，產生上，也比較其他的詩篇艱難些。「孤島夜曲」是一個暴露戰前上海的作品，在這裏面，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知道作者是個有着悲慘身世，飄泊四處的流浪人。流浪者的孤寂，流浪者的痛苦，以及流浪者飄蕩在異國，嘗遍了沉痛的岐視和難堪的嘲笑，重回祖國後熱望的情調，作者都把它用血用淚，充分的表露在第一二節中。白色的動物，憑着武力與狡猾的手段，侵蝕我們的祖國，剝削我們親愛的兄弟與姊妹。豐滿的體軀，被牠們一刀一針，一滴一點，已榨得只剩一架乾枯的骨子。故國的呻吟和白色動物慘酷的瘁笑佈滿在孤島——上海。這些最能在上海看到的淒慘的悲痛的事實，作者都把它用抒情的節調澆澆在第三節中。

上海繁華了，一切淫糜的消耗的都聚集在這個孤島。忠厚仁樸的各處鄉下人，羨慕上海，羨慕在上海的人的幸福，他們以為在上海什麼都會比任何地方好。於是拋棄了家鄉，出賣了田屋，甚至於丟走了嚴父慈母，跨上這個滿地黃金的孤島。黃金是在滾，可是滾的不在地上，却在帝國主義大腹便便的資本家的口袋內，沒奈何，他們出賣勞力，整整的不息的一天工作，所得的僅僅是夠吃一頓飯，飢餓是給他們的一個最有教的教訓。被壓榨的羣衆終於在幾個悲慘的日子內暴動了。熱血匯成了反抗的洪流。羣衆的力量是偉大的，可是究竟是人呀，擋不住那些惡魔們的殺人的利器而潰敗了。不過這不是逃避，是潛伏，還有爆發的一天。這些事實是悲壯動人的，作者很能具着嚴謹的崇高的態度，把它寫出來。音節與詩調抓緊了每個讀者的心緒，激動了每個讀者的熱情。「上海啊！你如一隻島嶼，孤獨地飄浮在烽煙的遍地。有成千萬人將你看成地獄，將你看成天堂。有成千萬人在你跳動的心臟，或者在遠遠的國土，在遠遠的北方。向你呈現殷念的眼，向你呈現他們無端的淚點。」作者巧妙地將多少入寄予上海的同情與憤怒，簡練明晰地在這短短的幾句詩內表現出來。作者好像是初次的嘗試，而有這樣的成績，我們是堪為詩壇欣喜的。「孤島夜曲」前半篇與後半篇顯然有着不同的格式；前半篇以個人的意念為中心，注重抒情的色彩。後半篇則偏重於敘事，壯烈悲涼。雖然還脫不了抒情的成分。總之這個詩篇在用詞的技巧上是成功的。不過在事實與抒情的部分，詞句與音節的部分，排得稍有些不自然。這個是孤島夜曲的缺點。最後我向作者夏穆天君一個期望：在下次有更成功的詩篇給我們！

舉國一致熱烈 慶祝交還租界



百年來（一八四二年）英帝國給我東亞的桎梏，終於讓這次大東亞解放戰爭蹶起摒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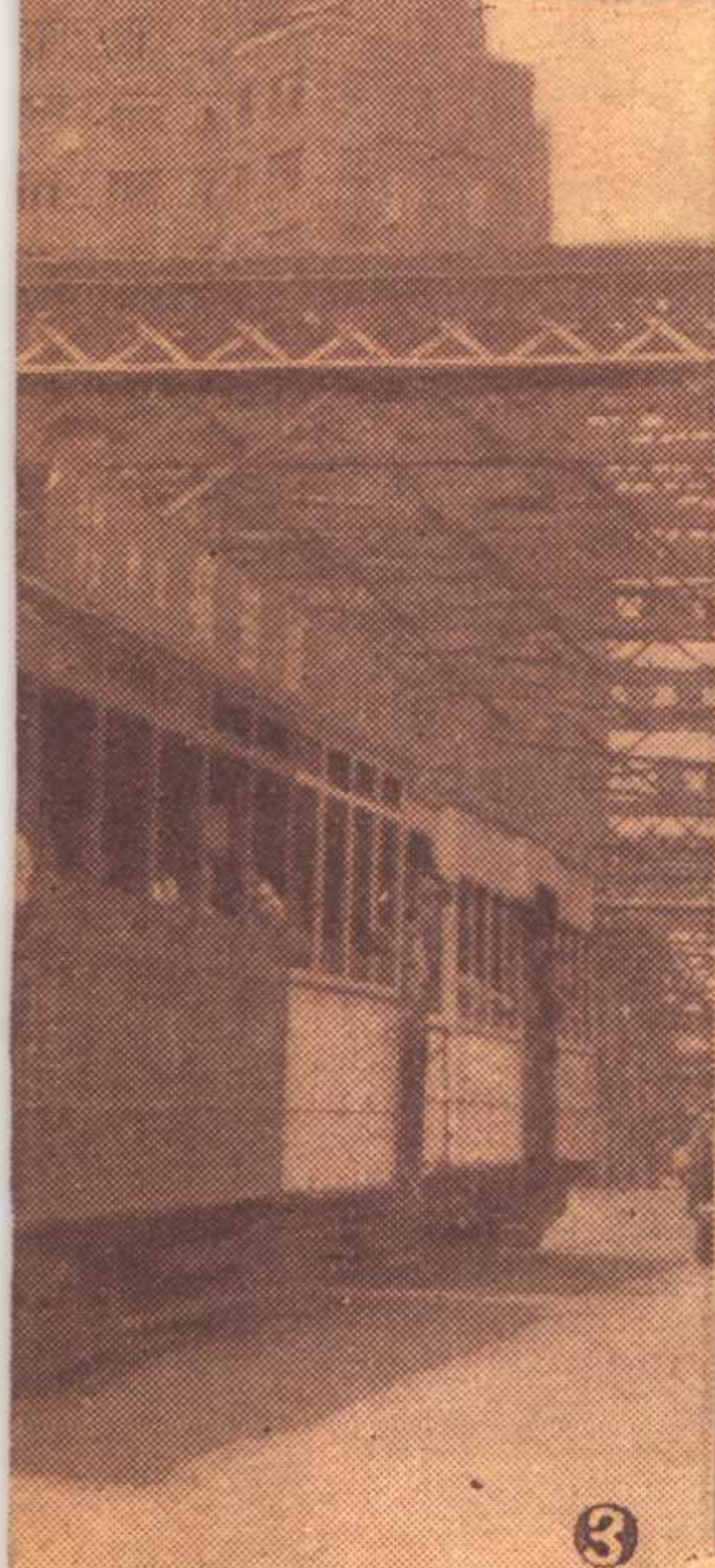
中日兩大民族，在同甘共苦的信念下，來共同肩負起保衛東亞的重任，在友邦日本陸海空將士奮力下，已擊潰美英在東亞侵據的堡壘，而向新的東亞建設途徑邁進。更由於新中國政府，在今年一月九日的實行參戰，而全國人民獻身新東亞之建設，並與友邦來協力共謀東亞全民族之解放和獨立，在東亞天地間緬甸，印度，菲律賓等已脫離了白色帝國主義的羈絆，在東亞獨立解放的指導日本的支援下，而紛紛走向了自由獨立的大道，這實為全東亞民族所馨香禱祝的！在新中國之建設途徑上尚其有障礙物的列國在華之租界問題，於是中日於本年九月一日之收回租界的關係條約簽定中，數月來已漸收回的有廣東，漢口，天津，廈門，鼓浪嶼，北平之使館區等。最近六月卅日午後一時在南京外交部的懷遠樓展開了中日親善一頁，上海公共租界之收回的諒解事項之調印的莊嚴儀式，由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谷正之閣下，暨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褚民誼氏（上圖中左）中央谷大使，右（中央）褚部長。（雙方來完遂中日外交史新紀元而樹立了今後中日兩大民族同生共死建設新大東亞的階梯，這誠為中日五億萬人士衷心所期冀，已在今日來臨了！

看！新生活的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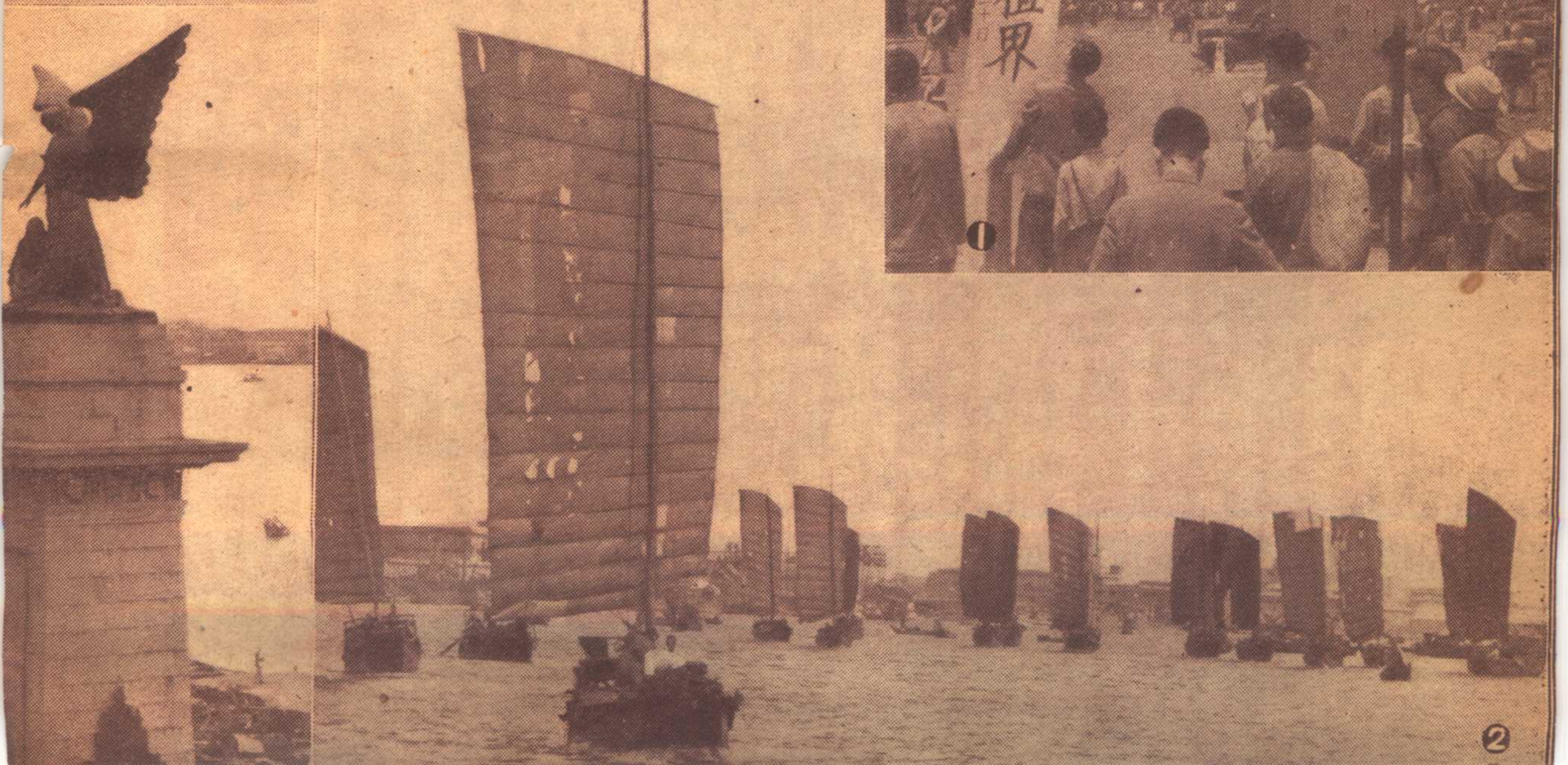


收回上海公共租界簽定日的花絮

- (1) 在英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先驅赫德銅像前，升起收回租界的大標幟，這樣引起中國民衆無限的歡呼。
- (2) 收回租界之消息轉來，連黃浦江的帆船都好像有潑刺生氣似的在航進中。
- (3) 在鮮明光燦的「興亞」大標字下，和租界收回的報道中到處電車中充滿了乘客來再建他們自己之新上海。
- (4) 在六月卅日中日簽訂了交還上海公共租界後，不知兀立的和平之女神，她是作何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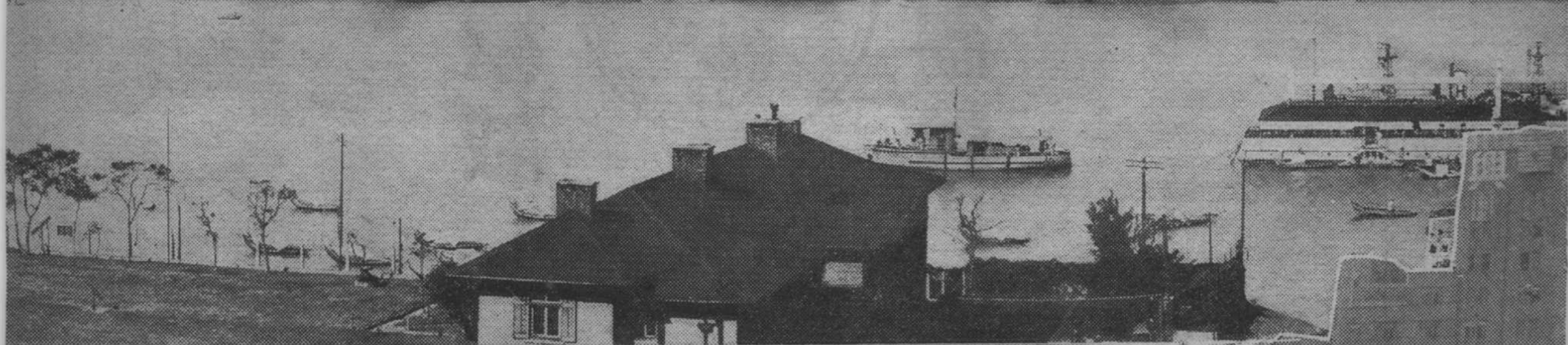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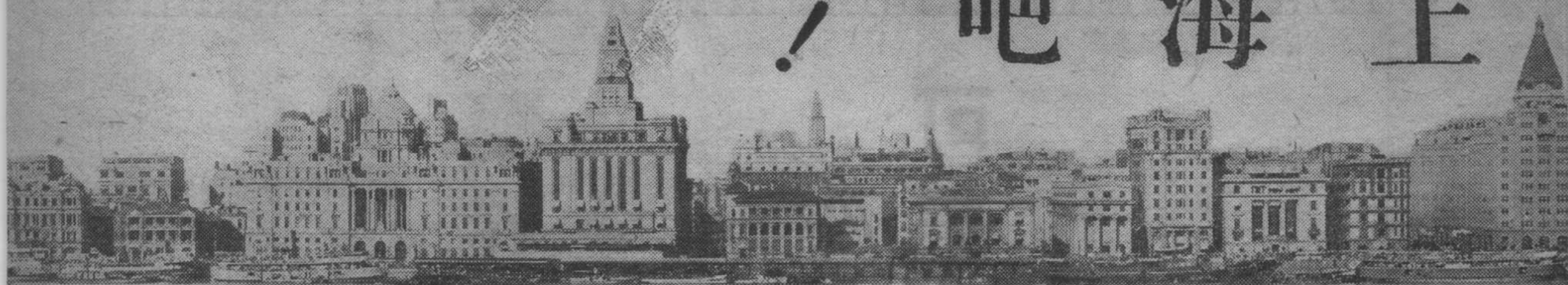


3



2

！ 吧 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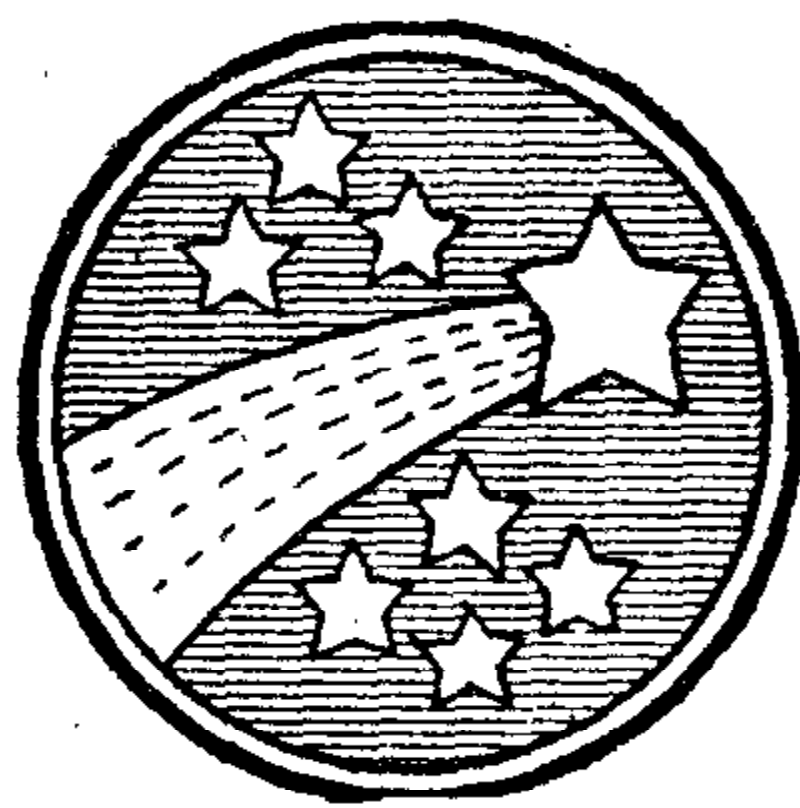
(5) 亞洲是亞洲人之亞洲！奮起的印度人呵？當自己與亞洲之獨立生存，而努力！而奮鬥吧！

(6) 昔日租界之驕子，現在怎麼樣呢？

(圖為前英總領事館)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E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寧那兒、華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性賀爾蒙劑

丁 斯 親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嘉 米 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語絲社雖是由文壇領袖魯迅所領導，但牠的成立却遠較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爲後。文學研究會成立於民國十年，創造社成立於民國十一年，語絲社直到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纔發行創刊號，而且別的文藝團體總是先結社而後出刊物，語絲却是先出版了然後纔逐漸成社的形式。在語絲未出版以前，幾乎誰都沒有想到要成立這樣一個文藝團體，更誰都沒有想到後來會在青年羣中造成那樣重大的影響。

說到語絲社成立的起因，却是很有趣味的，自從五四運動消沉了下去以後，吹起了新文化運動號角的北方文壇却並不就告寂寞，那時的文化中心還

是在北京，而不在上海，許多著名作家都集中在北京的最高學府來担任教授，而那些愛好文藝的莘莘學子則競把報紙副刊作爲發表的園地。當時北京最著名的大報有三種：一是晨報，二是京報，三是世界日報，這三種報紙都闢有新文藝的副刊，其中尤以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最爲著名，差不多網羅了北方的著名作家和優秀的文學青年的作品，魯迅也是被孫伏園約來常常在晨報副刊上寫些雜感短評之類文字的一個。

但晨報館本身却和現代評論一派人有關係，現代評論是新月派的前身，主持者是胡適之，楊端六，王世杰，任鴻雋，陳西瑩等一批高等華人，和魯迅孫伏園等並不十分同調。所以伏園的編輯位置頗有岌岌難保之勢。

後來詩哲徐志摩由法學成返國，他既有現代評論派作支援，又和晨報館有深刻關係，所以一回國就進了晨報館，他對孫伏園編的晨報副刊很表不滿，決計要加以改革，晨報當局因爲他剛從外國鍍金回來，當然另眼相看，不過礙於和孫伏園有多年賓主關係，也未便就叫伏園走路，於是便叫他們兩人一同編晨報副刊。

兩個志趣不相投的人，要在一起合作，當然是很困難的，何況魯迅孫伏園等所抱的又是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和現代評論派那些「學者」積不相能，常常在隨感錄中明譏暗諷，當然更引起徐志摩的反感，而伏園的編輯位置也就愈加動搖了。

論起徐志摩這人，他雖被人尊爲「詩哲」，其實他的詩是很晦澀難解的，他除了寫詩以外，就只會翻譯一些英法小說，此外別無長處。當時正和陸小曼鬧着戀愛，所以筆下遂獨多戀愛詩，就是晨報副刊上也發表了不少，魯迅很覺看不過去，便寫了一首題名「我的失戀」的打油詩去譏諷他。

這詩投交晨報副刊，伏園當然也像接到了魯迅其他稿子一樣，很快的就發交排字房去。可是這篇稿子不知如何却給徐志摩看見了，認爲魯迅是在譏諷他，於是便以這樣的打油詩如若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出來有褻詩壇的尊嚴爲理由，不經孫伏園同意擅自到排字房去把這篇稿子抽掉，伏園知道了，當然不答應，彼此爭執了起來，伏園在晨報的勢力敵不過志摩一怒之下，於是便向晨報當局辭職，氣憤憤的連夜跑到魯迅

寓所裏去，說要自辦一種刊物，以與現代評論晨報副刊一系人對抗，魯迅因爲伏園的辭職是因抽去他的稿子而起，心上很覺對伏園不起，便也表示願意爲他搖旗吶喊。

事情進行得很快，伏園在短時間內便邀到了十六個基本撰述，這十六個人是：周作人，魯迅，伏園，錢玄同，江紹原，章衣萍，林語堂，張定璜，川島，品青，韋素園，沈君，俞平伯，劉復，顧頡剛，李霽野。不過人雖已約好，刊物的名稱却還沒有定妥，後來有人

提議，隨便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閱，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算是名稱，結果被點到的兩個字便是「語絲」，大家都覺得這名稱很妙，既可表示隨便說話的意思，又可表示刊物的容量並不大，於是便印了傳單，到各處去張貼，分散，前後籌備時間不過費了一星期光景，這一份小小的週刊「語絲」，便在北京市上，尤其是各大學附近出現了。

語絲既沒有一定的立場，也沒有一定的目標，這是牠有異於別的文藝刊物的地方。任何文藝刊物在創刊時總要說一番冠冕堂皇的話，揭櫫自己的宗旨，是「爲人生而藝術」，或

是「爲藝術而藝術」，語絲却一些都沒有。

不但沒有什麼固定的立場，就是寫稿人中間也沒有什麼團結，爾爲爾，我爲我的，各自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魯迅說，語絲最大的特色是：「任意而談，如所願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的隱約其詞。」這可以說是語絲的優點同時也是語絲的缺點。

語絲的版式最初是十六開本四頁八面，每頁文字外面都加框線，形式非常美觀，出到八十期以後篇幅增加了，版式却改爲狹長形，比通常所見的計開稍爲狹小一些，這種版式非常奇怪，在刊物中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語絲的基本撰述雖說有十六人，但多數是在敷衍伏園的交情，只投了兩三次稿便離開了，就是伏園自己，也只寫了「記顧仲雍」等三篇稿子。他辦語絲的目的，似乎只是向晨報當局出氣，後來晨報大概受了點語絲的影響，遣人來向伏園講和，伏園便很得意的另外去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把語絲置之度外了。

在語絲上寫得最多的是魯迅和周作人，語絲的基礎，差不多是由他們兩人打定的。魯迅的隨感錄鞭辟入裏，周作人的散文沖淡雋永，有他們兩人作台柱，再加上劉復，錢玄同，林語堂，江紹原，顧頡剛等也常有作品發表，定價又極低廉，每本只售三枚銅元，所以語絲的不脛而走，風行一時，是無怪其然的。

文

友

語絲的銷路一好，無意間却造就了一個人，那就是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峯，原來語絲初出版時，原由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但後來銷路不斷的增加上去，不僅收支可以相抵，甚至還可以贏餘來每月請一次客了。李小峯當時還是個青年，却很有做生意的本事，看見語絲深受大眾的歡迎，便乘機和他的哥哥李志雲在北京楊梅竹斜街開設起一北新書局來，除了發行語絲以外，更印行語絲社諸人著作的單行本，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和「彷徨」，周作人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出版後莫不暢銷一時，北新書局的營業蒸蒸日上，而李小峯也就拋棄了筆墨生涯，做起大腹便便的書賈來了。

語絲因為有可以隨便說話放

言無忌的特色，因此出版不久，便和「正人君子」之流的現代評論派結下了筆墨怨仇，彼此展開猛烈的筆戰，語絲派的主將當然是魯迅，現代評論派的主將則是陳源（西滢）教授，從來說「相罵無好言」，語絲派罵現代評論派是段政府的哈吧狗，現代評論派則罵語絲派的言動都是受了莫斯科的命令。這公案後來甚至鬧到上海晶報上去，現代評論派的主角唐有壬在晶報上發表了一封長信，把語絲派罵得不亦樂乎，但一般人的同情，無疑地是都傾向於語絲一方面的。

語絲的第二場筆戰是起於魯迅和高長虹之間，高長虹原是魯迅所提拔起來的作家之一，他和魯迅的感情起初本來很好，魯迅代北新書局所編的烏合叢書中，收有他的散文詩集「心的探險」，但他為人有些妄想狂，初出茅廬，便目空一切，自以為他的作品具有世界價值，因此便使魯迅漸漸的對他不滿意起來。當時在魯迅領導下的一羣北方文藝青年，創設了個莽原社，出版莽原週刊，高長虹和他的弟弟高敏，以及向培良，黃朋其，尚鐵，沐鴻等一羣小宗派都是撰稿人之一，後來魯迅南下，莽原週刊由

韋素園主持，因為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引起了高長虹的不滿，向魯迅大興問罪之師，魯迅當時正在廈門教書，不明真相，未便調處，高長虹一怒，便率領他那一羣小宗派脫離莽原週刊，別創狂飈社，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狂飈週刊，和魯迅大開筆戰。他的筆鋒雖也相當犀利，但終究及不上魯迅，而且跡近無理取鬧，難得人的同情，兼之他的創立狂飈社，雖說是模倣十九世紀德國文藝界的狂飈運動，却並不十分適合國情，所以狂飈週刊僅出了九期，便因銷路不振而告停刊，高長虹不知自反，反而說狂飈的停刊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魯迅也只好一笑置之，不再多說什麼。

這時北伐軍已席捲了長江流域，北洋軍閥口薄唾嚙，摧殘了文化的手段，却反而變本加厲，北方報界名宿邵飄萍林白水先後被害，語絲和北新書局在北方也立足不住，只好遷移南下。恰好魯迅也辭去了廈門和廣州的教務，卜居上海，於是李小峯便來訪魯迅，提議將語絲復活，請魯迅擔任編輯，魯迅正苦於無事可作，也就答應了，於是語絲便在上海復刊，改稱四卷一期，版式也改爲

念五開本，加了兩張封面紙，售價也改爲六分。

語絲的編輯方法，在一般文藝刊物中，可說是從來未有的簡單，凡是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由社員直接寄交北新書局，而由北新書局逕送印刷所，所以可說是稿到必用，只有外來稿件，才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可加以刪改，但所謂社員，也沒有明確的界限，大概只要投稿幾次，就和一般社員一體待遇了。南遷以後的語絲，精神上遠不及從前北方時代，甚至可說是逐漸消沉了下去，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可說絕無僅有，一般人也僅把牠當做普通文藝刊物看待，失去了語絲的固有精神。同時，語絲的舊社員，也就是最初的基本撰述，還多半逗留在北方，對南遷後的語絲鞭長莫及，稿子自然而然的就少了起來，有的更因一二次小誤會，而從此對語絲擱筆不寫的，如江紹原和劉復就是如此，連過去差不多每期都有的周作人的作品也都少見發表，所以這時期的語絲，幾乎全是魯迅一個人在艱苦支撐。

但魯迅這時又和剛從創造社脫離出來的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對每星期出版一次的語絲

頗有無法兼顧之苦，所以也並不十分賣力，除了自己每期寫一篇文章或者發表一些隨感錄以外，對於社員的來稿，逕由北新書局直接送交印刷所，自己樂得偷懶，連看都不看，只在排好後字數不敷時，纔從來稿中選擇一兩篇去發表，因此這時期的語絲，舊有人馬很少發見，出現的都是陌生名字，這些陌生名字又都在中途忽來忽去，沒有一個和語絲發生永久關係，原因是語絲喜歡發表代碰壁的人發牢騷的文章，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者本來在別一個團體，因意見不合，而借語絲反攻的人，也所在多有，他們的本意原是在利用語絲，及至語絲被利用過了，功成心遂，對語絲的態度也就自然淡漠起來，從此再沒有他的名字在語絲上出現，語絲就是在這種無精打彩的狀態下一期一期的出下去，這種情形，是任何文藝團體和文藝刊物中所少會見到的。

爲時不久，語絲又起了第三次的筆戰，這一次筆戰便是直到現在還爲人津津樂道的魯迅和創造社的大筆戰。創造社當時提倡普羅文學，因魯迅不肯隨便附和他們，遂目之爲最大的絆腳石，務必去之而後快。

第一 次 大 徵 文

論 文

小 說

漫 畫

題目：一、新東亞的建設與中國。
二、論戰時國民生活。

字數：六千字左右。

入選：各題正選與副選各一篇。

酬金：正選壹仟元，副選六百元。

題目：自定。

內容：須具有新時代精神。

字數：一萬字左右。

入選：正選一篇副選二篇。

酬金：正選一千六百元，副選每篇一千元。

題材自定，惟以現實為主體。

格式：單幅。

入選：十幅。

酬金：每幅六十元。

應 徵 規 則

-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 一、截止日期：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準）。
- 一、發表：十一月一日號本刊順序發表。
- 一、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社 編 輯 部

友 文

魯迅則仍舊抱着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目創造社一羣人爲盲目躁進，對中國社會未會加以細密的分析，便想把只有在蘇聯那樣的政體下纔能運用的方法，拿到中國來機械地運用。雙方各有理由，各不相下，魯迅的筆鋒素以犀利著稱，他雖在創造社諸人的圍剿之下，仍舊一味的嬉笑怒罵，從容應付，倒使創造社諸人對他無法可施。這一場大筆戰，一直延續了一年之久，直到民國十七年年底，纔在沒有結論之下宣告結束，不過語絲的銷路，在這一場筆戰期內，却突然

增加了不少，這因爲擁護創造社的急進主張的青年雖多，而崇拜魯迅同情魯迅立場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却不在少數，大家都急於想看看他們怎樣筆墨舞的交鋒，因而就把語絲的銷路帶起來了。

然而語絲同時却也遭逢了厄運，牠先受了一回政府當局的警告，接着又在浙江被禁止發行。禁止的緣故是毫無理由的，據說是因爲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當時的浙江黨務指導委員却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像幾年前奸騙了邵達夫夫人王映霞女士的許紹棣就

是其中的一個，他們不但禁止語絲，還禁止魯迅的其他著作在浙江發行，甚至呈請政府將魯迅的著作一律銷毀，呈文中並稱魯迅爲「墮落文人」，魯迅因此很是生氣，他後來的署名爲隋洛文，便是刪去了墮字下面的土字和落字上面的草頭而成的。

語絲在初出版時本來主張不登廣告的，在北方出了一百五十六期，始終未曾登過一幅廣告，但到南遷改稱第四卷以後，因爲每期多了兩頁封面紙，浪費了未免覺得可惜，便也登起廣告來，起初還只登登北新

書局自身的書籍廣告，後來也逐漸的接受起他家的廣告來。魯迅見這樣閣下去總不是事，便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小峯却又因語絲的銷路很好，不表贊同，他見魯迅堅辭不願再編，便要魯迅舉荐一個編輯給他，魯迅於是便推舉了柔石。但柔石編語絲也只編了半年多光景，到語絲出滿了第五卷的上半卷，便也辭職不幹了，大約也是因爲薰蕕異味，和李小峯難於合作的緣故。

此後的語絲，不知是由誰編了下去，大概不是李小峯自己，便是趙景深，因爲趙景深這時剛做了李小峯的妹婿，同時

兼領北新書局總編輯，語絲由他編是很可能的。

自從柔石辭職以後，語絲便成了純粹文藝刊物，幾乎絕口不談時事，以前篇幅較長的文章，這時却每期都要登載一篇二萬字以上的中篇作品了。這樣的辦法自然是很聰明的，因爲一來可以充滿篇幅，只要有兩三篇長稿就可以出版一期，二來又不至於因談時事或罵人的緣故，而觸怒當局，得罪人家，遭受禁止的處分，但同時也就失去語絲過去敢說敢道的真精神，不再爲讀者所重，在出滿第五卷後，便無聲無息的停刊了。

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周越然

陳獨秀就是陳仲甫，也就是吾國在前十餘年中一般人都認為共產黨的頭目者。

文

友

我初識陳獨秀，在民國二年癸丑（公歷一九一三年）陰歷正月月中旬；地點：安徽省安慶城內——街名及門牌號數已經忘了，真荒唐呀！那時陳先生身任都督府秘書長，似乎還沒有正式加入共產黨。不過他同我們閒談時常常發「公妻共產」的理論。我們以為他講笑話。我們稱他健談；我們不注重他的理論，也料不到他後來真會做他們的頭目。

那位共產頭目陳獨秀先生，我在安慶最初的一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裏，幾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二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那間客房甚為清潔精緻，但不是我向他直接租借的，實是應溥泉（時）夫婦免費招待我的。

。應溥泉先生是我的同鄉，又是我蘇州高校的同事。那年應先生繼獨秀先生而為安徽高等學校的教務主任，知道我在蘇州富豪家擔任教讀，雖然薪俸極豐，但終含閒蕩性質，多次有急電和快函來催促我到皖省去教授英美文學。回想前情，應先生對我真有好意，真是我的知己呀！應先生已于前歲在西南某地逝世。我因道路遙遠，不能親去一拜，深以為憾。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麼？——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獨秀）我決不答應。

（學生）你竟不答應！有什麼理由？

（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

（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麼？

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就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踪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返浙，教務由我主任。溥泉先生先留英。後又留德，精于羅馬法，

曾任法官多年。

我離題了；我當回歸本題，繼續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先生。

我到安慶的次晨，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脚步疾速，一見就知道他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幹人。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又繙了我手中所讀的書之後，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俗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解。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著者法國人歐賽爾（Max O'Reil）真是一個聰明人呀！

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是九點之後。一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什麼呀？半夜三更，為什麼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

堂會麼？」再仔細一聽——卻是女人聲，都是爛污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我道，「昨天夜裏他（指獨秀）請客，唱的都是班子（妓院）中喚來的妓女。你被他們擾醒麼？他問起你的，想你請去一同喝酒。他說你今天既然睡了，不必喚你起來。過一二次要請你去吃花酒。」

數天之後，獨秀先生真的請我去吃花酒，並且代我徵了鳴諧班一個姑娘（妓女）名叫金蘭的。後來課餘之暇，我和應先生及都督府幾位秘書常去跑跑（打茶會，亦稱「開盤子」）。有一天晚上，我們在班子裏鬧了一個大笑話——不，不我們上了一個大當。讓我在下段中寫給大眾看：

那天午後，有五六個士兵到鳴諧班來「揩油」（打白茶會），要長要短，東張西望，全然不遵守「規矩」。管「茶壺」者（烏龜）的言語也不客氣，冒犯了他們。他們本要來尋事的；現在眼見「茶壺」無禮，他們得到機會了，從此大叫大罵，動手動腳，想要打人攬物。「茶壺」大怒，把大門一關，說要和他們拚命，先剝他們的皮（制服），再押到司令部去。……那幾個士兵慌了

，再三討饒。「茶壺」然後得意地將他們放走。

當晚那幾個士兵約了許許多多弟兄來報仇的時候，我們正在裏面同姑娘們開玩笑。外面的鬧聲一些聽不見。……忽然之間。電燈全熄。……鴉老爺，鴉太太手持洋燭進來道，「老爺們，快去，快去！姑娘，你快快帶他們到隔壁班子裏去。柴已搬開了，窗已打開了。跳過去；窗檻不高，很容易跳。對不起，對不起。趕快，趕快！我們實在對你們不起。——沒法呀——我們的大門就要壞了，就要倒了。」我們在半明半暗中跟了姑娘靜靜地從樓下旁邊一門窗門中越檻而抵鄰家。姑娘道：「你們上海人沒有碰到過過這樣的事罷。不要緊的。你們不要怕！」我們問道，「到底什麼事？還是士兵要打烏龜呢？還是烏龜要打士兵？」她答道，「士兵來報仇，要進來打烏龜。烏龜關了前後門，盡力抵抗。士兵擰了大石，攻打大門。烏龜爬上了屋，把石灰和燙水倒下去。——你們不要怕！——他們那裏吃得住呢？立刻要跑的，立刻要逃走。就是打進了大門，我們的幾把「茶壺」，還要攢烏龜。」我問道，「什麼叫做攢烏龜？」

龜？」她答道，「那是這樣的；你聽我講：我們四個人，先把他們一個的雙臂雙腿擒住了，然後將他的背脊在地上重重的碰——一次二次繼續不斷。那人痛不可言，非大叫救命，大大討饒不可。但是他不會死的。或者傷了，因為是內傷，也看不出，驗不出。……」

我又離題了，請閱衆原諒。下面繼續講陳獨秀與我的關係

獨秀先生與我實在相交不深。下一學期，我本擬留申不去皖校。後來連接馬校長通伯（其昶）急電，我不得已登程前往。其時柏都督已經離皖，倪都督已經上任。同時陳獨秀被拘被禁在蕪湖，幾乎喪命。我因與柏陳兩公均有關係，所以怕去。不過馬校長是一個忠厚長者，並且對我很客氣——他是桐城派古文名家。我又因為上學期有許多多要事未了，故不敢多推托，立即冒險赴皖

我一到皖校，馬校長即對我說道：「前幾天我是要你來開學的。今天我改變了，要你來開門，料理後事。我們不能再開學了。倪都督昨天對我說道：『皖省各校風不良，今後一律停辦。』我回說道：『高校

經費不缺，各生齊到，似乎不必停辦，且難于停辦。」都督道：「停辦最容易。你不能停辦，我能代你停辦我把大砲架在城牆上，不必射發，他們（指教師與學生）自己會跑的。」你想我們的高校還可以不停辦麼？請你趕快將各事了結，再休息幾天，回上海罷。此地不安全啊！你到動身的時候，請你來到我這裏一趟。我有要件——一部校正的文集——託你帶申。」

我似乎又離題了；其實不然：我所說的都暗暗與獨秀先生有關。獨秀先生後來北上，做北大的教務長，又編輯「新青年」雜誌。他的名譽一天一天地增大；同時一般人都知道他加入共產黨。我在申或做教師或當編輯，對於共產主義全然不感興趣；對於所謂新文學者，亦視為「勢所必然」的改革。所以沒有同他通信，也沒有機會見他。直至他來申「指導」社運，與我所担任系長的上海大學發生關係時，我始與他通信，通電話。後來——年月已忘——在歡迎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席上，曾經遇過一次。那時他老了，頭髮幾乎全白了，耳朵已有些重聽了。他見了我，似乎有些不認識，

經我自己介紹自報姓名後，他忽然大悟，與我握手共坐，略談往事。

寫至此，我又想到一事，即當年直接發生于獨秀先生家中者。某晚，我從高校步行回「家」時，見門前馬轎甚多。問管門人，知柏都督在內。我靜靜的走入臥室。坐定不久，應溥泉夫人即來道：「周先生，請你到樓上去同都督打牌。他們三缺一——應時已經到樓上去了。」我說：「應嫂嫂，我不敢同都督打牌。」她說：「有什麼要緊呢？他們官雖大，牌是不大的。你看好了；省得陳先生再派人來請。」……後來結帳，都督獨贏，約五十元；我們三人個個都輸。柏都督打牌，不怕輸錢，只怕不和「對對和」；那天晚上他一共和了三副對對和，所以歡樂之至，把所贏的錢，統統賞給僕婢了。獨秀先生于一二八後被共黨開除黨籍，八一三前被拘禁在南京，前歲吞死西南某省。獨秀先生少懷大志，從事革命，精于文學，嗜談哲理——他是吾國近代畸人之一。

詩 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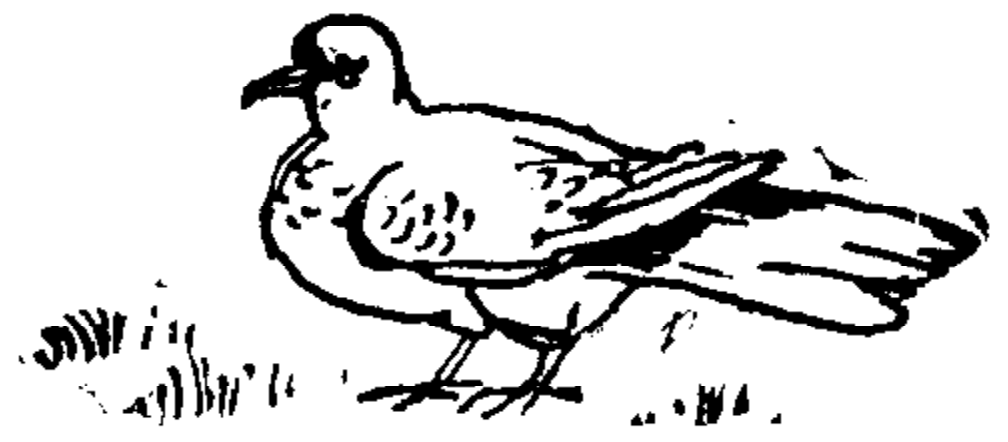
應寸照

「明月照高樓，
流光正徘徊。」
縹緲在微波裏的詩因，
幾時重回來？
在競馬街頭，
我又見過了地；
我是——
僕僕道途，
曾未有說上三句話。
那池面的漪紋，
當日由自己描成。
縱令作一千次悔恨的洗滌，
有什麼用！
遠却詩因，
我便將沒有了低唱，
那五月的風，
也從此吹不到臉上。

志 摩 手 札

—— 給 劉 海 粟 ——

徐 志 摩



前 記

劉海粟——這東方藝壇的巨人。

約在兩個月前，劉氏從巴達維亞返抵闊別四年的上海後，記者便不時去拜訪。在一個細雨迷漫的上午，忽蒙劉氏把他珍藏了已達二十年的已故詩人徐志摩的書信，交給了記者。他說：「你可以在這些信件裏，找出我和志摩的友情，是怎樣的懇切和明朗……」

記者爲了這些頗有意義的珍品，不敢自秘，所以把他一一抄錄，以饗愛好徐氏詩文的讀者。

何 焜

(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海粟：二信都到，常言說天才天忌，人才人忌，這回看來，是有點道理。要不然，爲什麼人人這樣的怕你，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有些怕，因此不敢……。現在的情形大概嚴彭是不成事實了，雖則所說嚴早有非異人任的架子，行嚴簡直不管，但最近索性叫老牛幹，省得麻煩。方才我們商議，與其來一個不相干的人弄得我們幾個朋友進退二難，還不如上面放一個一無成見的牛爺。全內行既不可得，爽性來一個全外行，並且現在辦學最難是經費！牛爺是部裏人，籌款當然比旁人便利，所以我們意思暫時請他上去，也算是沒辦法中的辦法。歎海今早去滬，見時可知詳情，你可去電萬

昇醬園找他。展覽會的事，承你好意，我們很感激。我過半天就去找仁山，再給你通信。文章別忘了做，滕固兄處代致意。我這半年立志不受「物誘」。辦我的報，教我的書，多少做一些「人的事業」；要不然，真沒有臉見朋友了！隸華兄見了沒有？我有點急，但願那電報沒有闖禍，否則歎海怎對得起人。你再來信。志摩。亞塵諸友均此。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

海粟：來書言之慨然，世固俗極，陋極，不可以爲。但唯有門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曷與乎來共作戰矣。講我收到，當晚閱過，不禁筆癢，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較原文逾倍矣。我言其樸，因不願聽公教之。歎

海猶未歸，失意事多可歎，然得意事亦爾爾，或不如失意爲饒詩意焉。則亦無可爲比量矣。志摩。

三

(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海粟我友：連奉三函，銘感深矣。戰事起百凡停頓，展覽會事亦受影響，甚悶損人。承問近來心緒，誠如君言，較前安適多矣。小曼身世可憐，此後重新做人，似亦不無希望，天無絕人之路，於此驗矣。承囑將護，敢不加勉。見時當爲道及，曼必樂聞。兄歐遊極壯，行嚴如留，所說事當易辦到，容見時先爲道及。康吳朱諸老固所忻慕；適之有此機會，令我咽唾不置，以後再有機會，定須爲我設法，我海外交游類皆六十乃至八十之老人，忘年交有時最真切也。適之兄戀上海，此間無日不盼，豈有此理！告他我的頭顱已經絲瓜長了！滕固兄小說胡尙遲遲？晨報不到，想爲交通阻絕故。新學制容問後再聞。即候藝安。志摩。

四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五日)

海粟吾兄：連得二函，敬悉小鵝大婚，想有一番熱鬧，不

及親賀爲歉。曼日來又不爽健，早晚常病，亦此生愁。天時又陰寒迷塞，令人不歡。足下所謂熱度固矣，可以救寒，未能阻病，奈何！奈何！足下何日來此，希早日示知。時局頗迫，或年內尚不免逃難，令姪譯成鉅著，可賀。譯筆亦似見過，頗明淨，囑寫序，實有所懼。摩嘗憎胡蔡專作序，或不爲序，不爲人序，亦不序自作書，此固非牢不可破，然能躲即躲，在京時已辭却不知幾許人矣。令姪書已看過，或爲草一短評如何？能豁我爲盼，並希轉告思訓兄多多原諒，談起此書，老蔡定樂爲之序，胡不一問。上海畫報十一月二十四日一期，有張秋帆爲曼母紀事一則，請爲買一份寄來，謝謝。摩曼均候。

五

(民國十五年一月卅日)

海粟：頃來知賢仇儷俱感小不豫，爲念。美展會今得杏佛電，蔡蔣亦出席，須延期至星期一下午二時，即盼轉知。伯鴻先生已談過否？明日中午或再來。志摩候。

六

(民國十六年七月)

海兄：忽然而行，慌忙無極

，兄處竟不及走辭，思訓文亦無暇閱看，幸兄善宥之矣。明日早九時新關碼頭啓程，然勿敢勞相送也。胡公均候。志摩拜別。

七

(民國十九年四月廿五日，時劉氏已旅居法國巴黎)

海粟：多謝多謝，你們在海外歡暢中，不忘向隅的故人，看你們署名的凌亂，想見醉態與歡腸，怎叫我在萬里外不深的豔羨？巴黎定有意味，不是人情的美，最令想思無已，常至家，尤其是有德有美馬姑做的麵條，真好吃，我恨不得伸長一張嘴，到巴黎去和你們共同享福。老謝想已在途，到時期一度暢敘，可惜洵美太愛了，否則一定他的興致也不淺了。海粟：你到了歐洲，到了巴黎，才覺得到了家是不？我想你一定悔不早行，巴黎的風光更有那處可比，我也早晚只想再長翅膀，得往外飛騰，上海生活折得死人，怎麼也忍耐不下去。昨看友人自長江上游來信云：在峽流湍息間，遇到一位劍客，簡直是俠傳中的人物，當面小試法術，用三昧真火燒盡案上一盒火柴，而留某數不盡，真令人擠舌不解，如此說來，世界上大可做人，也未始

有意外的趣味，我因此又動沒游踪，想逆江而上，直探峨眉，但不知能否如願。美展已快圓滿功德，古代書畫所萃精，亦真一大觀，洵是空前盛舉。美展之日刊已出六期，我囑每期寄十份，想早見，文字甚雜，皆清馨在張羅，我實無暇兼顧。我與悲鴻打架一文，或可引起留法藝術諸君辯論興味。如有文字，盼多多寄來，新月隨時可以登刊。悲鴻經此，恐有哭笑不得之慨，他其實太過，老氣橫秋，遂謂天下無人也。來函署名厥侯者，有相識者，有不相識者，有夙慕而未見者，願皆我道中人，司徒喬頗有天才，兄定與相契。你們巴黎團體中能為我虛設一位否？秋風起時，志摩或者又翩然飛到，與諸公痛飲暢敘，人生樂境，寧有逾是者乎？伯鴻常見，曾言以得識我二人，為生平快事，此公可謂爽快人矣哉。志摩敬拜。巴黎諸友均候。王的馬特候。

八

(民國十九年七月八日)

海粟：好久不見你的信，想在念中，今日見濟遠，得悉你的移址後一切佳况，想來是夠忙的。濟遠說你來信問美展的三月刊，何以不寫給你，這却

為自己關照，開好地名，我按期寄十份給你，由使館轉，難道你一期都不到手嗎？也許使館中人以為是普通印品，一到即送紙籠，美展幾於完全是清馨主持，我絕少顧問，內容當然是雜湊，我祇寫了一封辯護塞尙的信，我要你看的，也無非此文，與悲鴻先生的妙論而已。我是懶，近來懶散得疑心成了病，整天昏了的頭也支不起，更不要說用心，文章的債欠得像喜馬拉亞山一般高，一無法想，環境當然大有關係。前天，想到海邊或山中去息一個半月，準備暑假後再認真做事，但急切又走不脫，真是苦腦。二月前本有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特別講座希望，不幸又為丁文江中途劫去，所以一時還得在國內過



(像 遺 生 先 康 志)

朦朧生活，想起兄等在海外豪放興致，何嘗不神往。寫至此，謝次彭來，與同去兆豐公園，坐咖啡座中，正值傾盆大雨，雜誌文藝，涼風習習，稍覺快爽。下半年為謀生計，不得不教書，上海有九華大夏來請

，老謝等堅欲拉我去京，躊躇未有定計，即去寧亦不能完全離滬，寧之好處在朋友多，並藉以一換周遭，冀新耳目，待決定時當再報知。梁宗岱兄常來函，稱與兄甚莫逆，時相遇從；此君學行皆超，並且用功，前途甚大，其所譯梵樂利詩

，印書事頗成問題，兄曾有信來，言及交中華印刷，二月前我交去，中華伯鴻亦允承印，但左舜生忽作梗，言文字太晦，無人能懂，堅不肯受，以致原稿仍存我處，無法出脫，如此頗愧對梁君，今尙想再與伯

鴻商量，請為代印若干部，如有損失，歸我個人負擔，不知成否？見梁君時，希婉轉為述，此意，遲早總可印成也。前託梁君代買廉價小手帕，但不知如何梁君忽寄來紅絨絨一塊，且尺寸大小，不能成用。小曼仍要綢絲帕 Ben Mar Ois 的，上次即與梁君同去買，可否請兄再為與墊款百元，多買些小帕子寄來，小曼當感念不置也。夫人知極佳勝，甚慰。公子尤出風頭。今日在濟遠處見相片，儼然巴黎人矣。兄如有暇，何不寫些文章來，最好能按期寫通信，隨意談巴黎之所聞所見。「新月」正缺好稿，有來極表歡迎，新作亦可拍照寄來。國內風光依然寂寞，非海外生力軍來殊難振作也。專此敬頌百福。志摩。

九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海粟我兄：承常賜音，得知老友徜徉瓊天瑞地，逸興遺飛，氣慨非凡，豔羨之餘，祇能冥目遐想追從兄等踪跡，醉心湖光山色間。邇來生活之匆忙乏味，已臻絕境，奔走寧滬間，枯瘦，性靈一端，早經諸事××，但俟有遠颺機會，更期吐納，在此決不能有何發展。兄

今意興正豪，千萬弗遽萌歸念。

特語故人：「故國風雲依然黯淡也」。劉夫人已然孟晉從學，拜佩無限。承囑事已向彭

談過，他說此事須問陳和銑，同時囑兄即日送一呈文致江蘇

教育廳，或由謝次彭轉亦好，想不難成功也。伯鴻夏間患痢

，乃積勞所致，近來稍好，此公真熱心人，我敬之彌篤。中

華新文藝叢書我為收羅稿本已有二十餘部，但皆未印得，轉

瞬滿年，成績一無可見為愧，然非我過也。明年此職，至盼

仍賡續。兄如函伯鴻，乞便道及。上半年幸兄與鴻公惠助，

得坐享閒福許久，感念未可言宣。但為中華總當為盡力選書

，決不要做虧賠生意也。宗岱太言諸兄均念，此頌儷福無量

友。志摩。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海粟吾兄：連接故人海外歸鴻及畫片手帕，欣悉不可勝言

。居者懶，行者奮，亦未嘗不自覺感愧，而此間生活，如

陷大澤，無可攀援，弗容支撐，且為奈何？公來束感慨甚暢

，弟胸中亦何嘗不累累作嚮，但轉念即宜諸指墨，又濟何事

，因之又復廢然，此亦不常作書之一因也。公近作畫幅，雖

來者僅撮景，已使我異常驚訝，章法筆力，並見工夫，最近

來二幅，直已躋名彥之堂。海粟此行，已不虛羅浮之蹟，瑞

山之狀，行將絡絡，自公手筆間傳出，此不可喜孰可喜，海

粟勉矣。國內畫子亦夥頤，然求筆下有力，胸中有氣魄如海

粟者，蓋無第二人，早年海粟之病，病不見高大，今海粟得

其所矣。魚在水，虎在山，海

粟縮巴黎羅馬之粹，復何可說。海粟固尤自虛，仰方以中秋

賽為喜，然秋着何足以限，海粟今既窺得門徑，宜如何搏全

生之力以赴之。真美在羣星輝耀間，人世間毀譽，豈足當一

息之念哉。但昨見伯鴻，則又聽到不怡消息，鴻公曰：海粟

或一旦不得已而歸國，此大不幸，我切切祈禱海粟能脫此厄

運。諺云「一鼓作氣」，海粟十餘年來譬如下閻室中冥盲扶

植，今乃將豁然見光明，此正一鼓作氣完成一生使命之機緣

，奈何又復令中斷，我謂鴻公：天佑藝術，其再使海粟分心

，果不知如何也。我意則直勸海粟，寧棄一學校而全藝術，

况海粟不問學校固不致遂竭蹶也。不知海粟意下如何耳。夫

人補助費事已詳前函，次彭向陳和銑說項，但須正式來請求

，盼即進行。夫人歐衣歐冠，丰姿翩然，美哉。小曼得帕，

乃如小兒得餅，極快樂，囑道謝，想是夫人之惠也。國內政

治火併，乃不如強盜，一宿三驚，必至人人人生生厭而後已，

海粟幸勿眷念此阿鼻地獄。宗岱兄均念。志摩敬候。

十一

(民國二十年十月四日。時劉

氏業已由法返國，此為徐氏最後一次致劉氏信件，書後不久，即墮機而亡)。

海粟：我滿想北上前會得到你，最初報上傳你月初可到，

我知道不到，我計程你遲至十五日總可到，我延到十七日動

身，你還沒有消息，我想你一定是在南方耽擱了，結果我走

你到，幾年別緒，不會敘得，悵惘之至。到此後，曾函詢美

問起你到否？亦未得覆。昨晚函來，至使欣慰。海粟此行所

得，當可比玄奘之於西土，帶回寶物，定然累累。久居國內

，竟成雙瞶，但盼海粟歸來，抵掌暢談，不意又復相左。嫂

子想一定同來，少爺呢？藝院的事子老既贊成，兄又如此熱

忱，定然成功，遲早間耳。杏佛處我都去信，但慮此時大家

忙於對付內外，聽到文藝似乎遠在雲空，不能如何注意，我

知道天下事祇要鏗之不舍，不會不成功的。同時，我覺得有

一些你也應得注意，就是我們貴國人妬忌心太重，你在過去

也會經受不少，固然你不怕也不愁，但在事實未有着落之前

，似乎不宜過於張揚，你以為是否？北京尚鎮靜，你能來否

，我們可暢談。雙安。志摩敬啓。於北平。

寫真應用 高級美術印刷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本社 上海蘇州路三十三號A 電話四〇〇三七四五六九二四〇一四一

第二工場 上海華盛路一一〇〇號 電話五一三三七 五一三三一

第三工場 上海昆明路四〇五弄三七一四三號 電話五一九七七

漢口工場 漢口日本租界和平街一一五號 電話二二七九四

頁之畫漫



自由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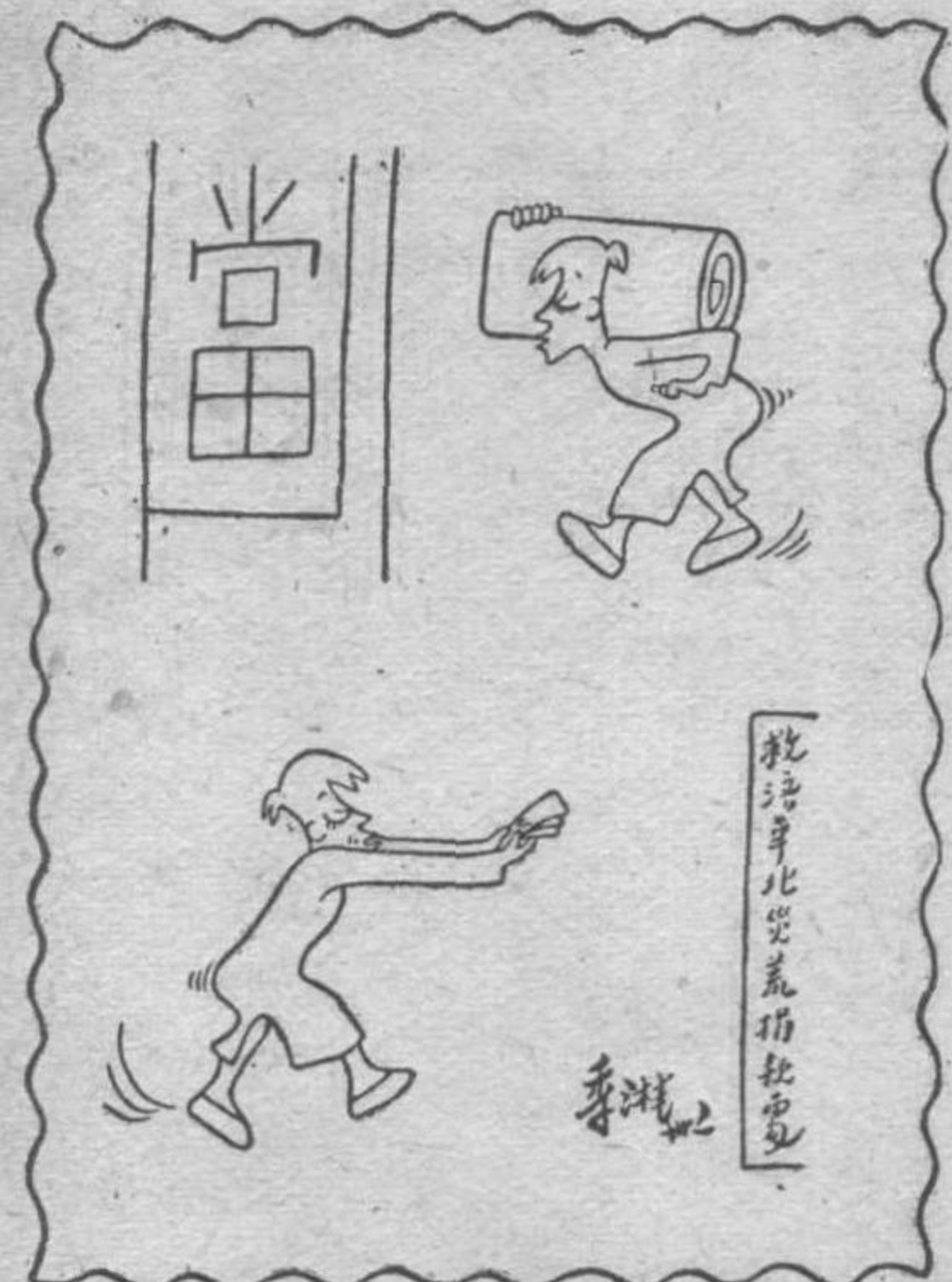
鄭遠作



天曉得的良心話

洪欽作

「九百九十元，朋友，不要見氣的話，不是太貴，也許是你的薪水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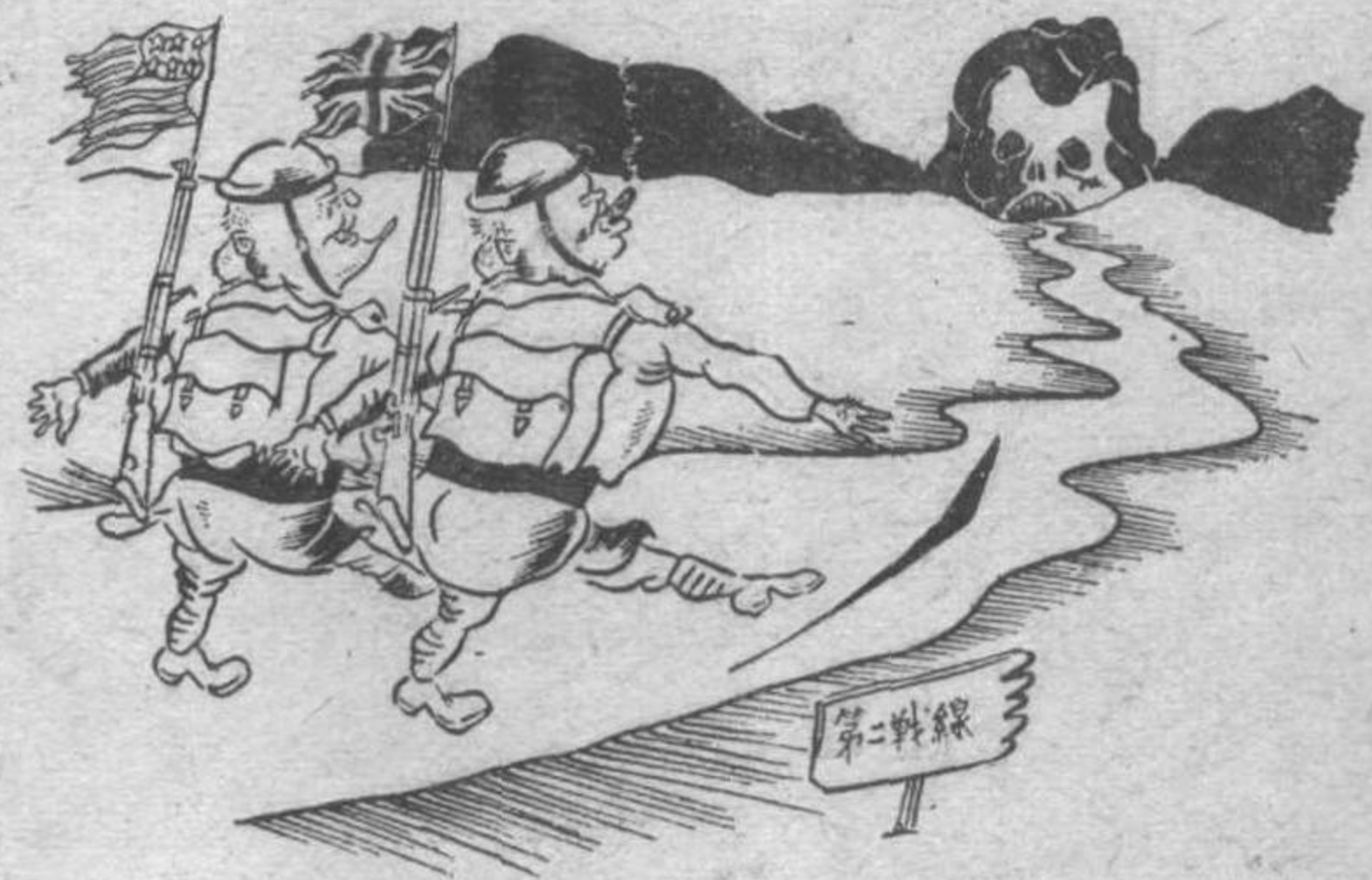
救濟華北災荒聲中的二種人物

季滄作

(一) 捨私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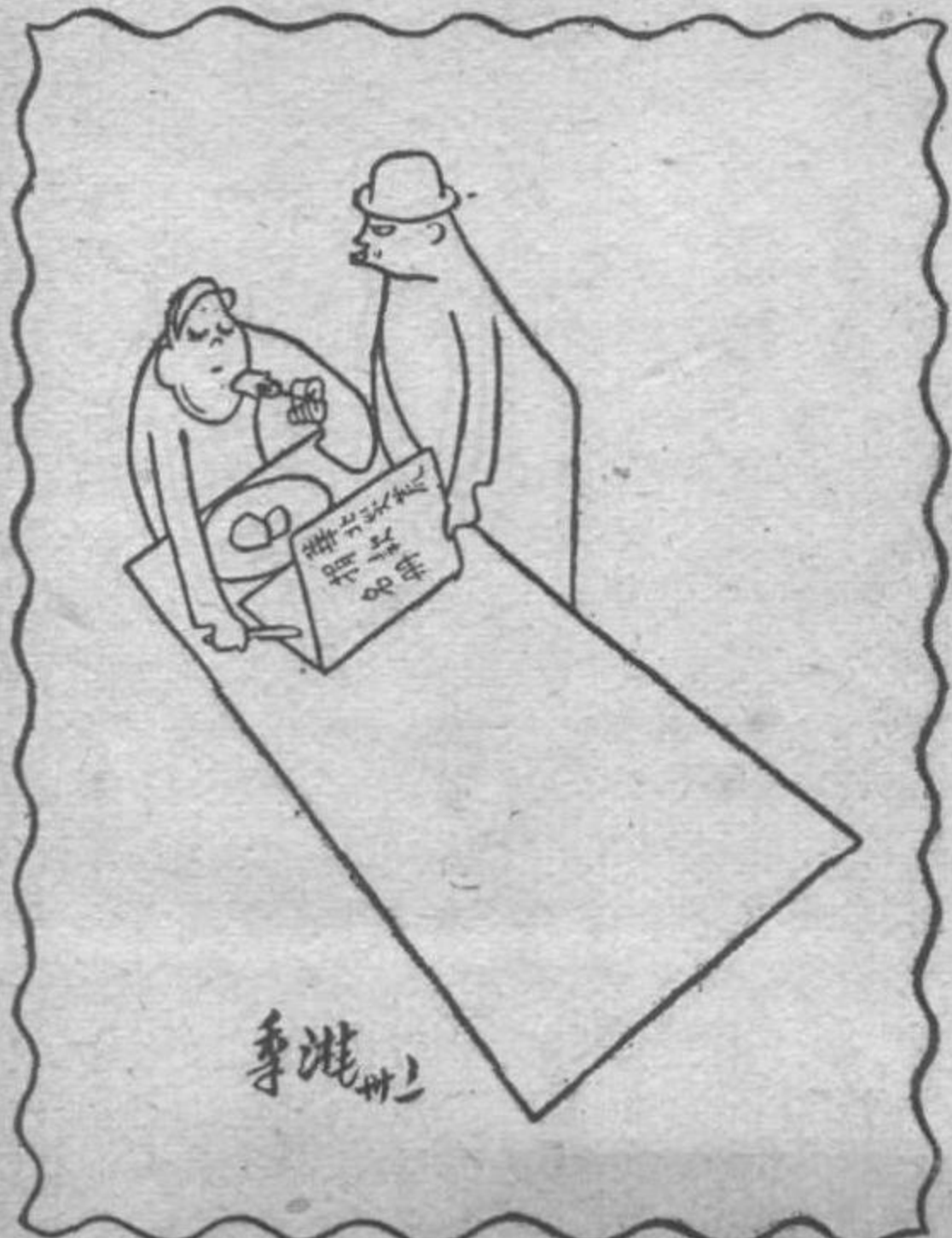
救濟華北災荒捐私包

季滄



死亡之路！

金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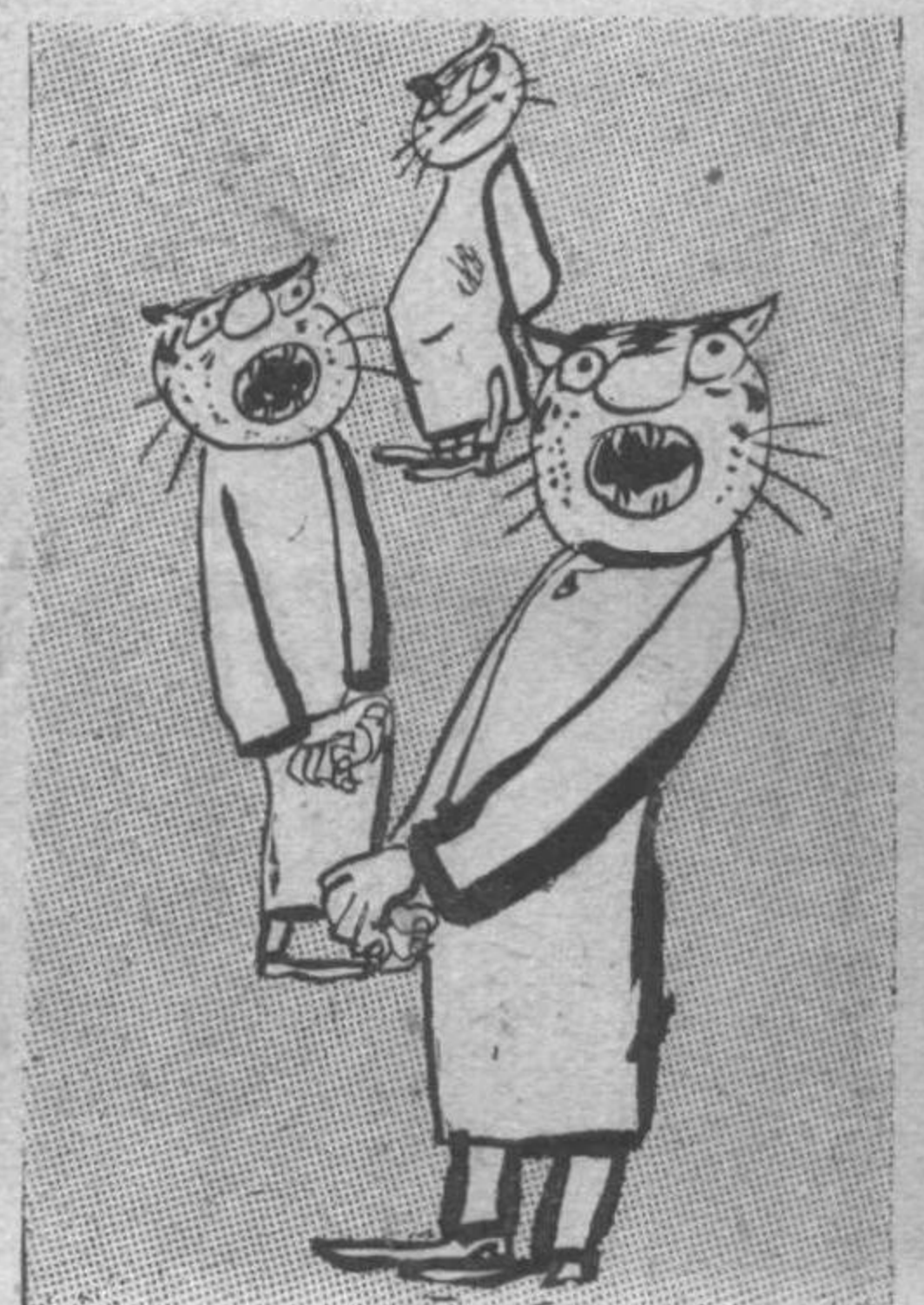
(二) 「華北的事。與我有什麼相干？」

季滄



「罪受活子面要死」

作一禾



「。做頭紙只只，多虎老海上」



文

住在我們那裏的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夏太太的，夏太太是個極其有錢的孀婦。她家裏有很大的花園，水池，亭閣，廳堂及精緻的陳設。我們那裏的人，都以爲能到夏太太家裏去游玩一次，是很榮幸的。因爲我們那裏沒有公園，沒有許多有錢的人，只是一個小小的商業城市。

這是不是方先生的正確理由也沒有人去研究。夏太太的財產却因此而增加了。有一次，夏太太和方先生起了很大的爭執。許多人都以爲方先生的事一定因這番爭執而失去。後來方先生曾經向人宣言：

「我爲什麼要堅持我的意見呢？橫豎家產也不是我的。我不過替她照管照管而已，她要買金子就讓她買金子好了，我爲什麼定要強她買田地？可恨這一班要搶奪我位置的人，在她面前無話不說，好像我一去，他們就可以走馬上任似的，可是我偏不去。我是五十多歲人了，和她鬧些什麼意氣？况且，夏家原是我的老東家。」

夏太太只有三十多歲，丈夫已死了十年。這十年之間，有好事的人替她估計過，說她的財產只是有增無減。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實。她丈夫是在二十幾歲時就死去的，二十幾歲人怎樣能掙得這樣大的家產，這自然是他祖上留下來的。留下來的財產不能沒有人管，管的人就是她家一個老管事的方先生。

好些年來，人家都說方先生的閒話。他們說方先生如此的努力，不是別的，乃是爲了他的主人是個年輕的孀婦。但是方先生向人說：

「財產雖不是我的，因爲我經營了多

少年，也就好像是我不忍看別人接管了把它耗盡，所以我不忍去。」

自從方先生有了這一番宣言之後，人家的話又改換了一種說法了。他們說：「看這老東西甜蜜的夢做到幾時罷；夏家是他的老東家，我們看他在夏家打上一個萬年樁。」

可是這一個萬年樁不久就被打破了。因爲戰事的原故，夏太太不得不痛離開她那可愛的庭園。在她動身的時節，方先生含了老淚站在：她的面前，她說

「跟我一道去嗎？」

「不，我已經上了年紀，就在此地住着罷！」

夏太太突然發出一聲笑，說道：

「方先生，我知道你是因爲我的田地房產而存在的。如今，田地房產不能跟我走，你又怎麼能跟我？我想你如今決不會怪我和你吵鬧的那一場，我如果不買上那些金子，今天怎麼有胆量動身？」

她仍用了那笑聲結束了他的話頭，方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

第二天，夏太太便乘了長江輪船動身往長江的上游了。

動身往上游的人，真是成千成萬。這些都不需要詳細描寫的。不過我們所要提的，就是「在他鄉的人每每喜歡遇着故鄉人」的心理，是每一個他鄉作客的心中所同有的，自然，夏太太也不能例外。

夏太太在旅館中住着，就遇着一個托盤賣香煙的。這人年約二十多歲，正如舊小說中說的，叫「齒白唇紅，神彩奕奕」。只是態度太不大方了。他嘴裏既不叫「賣香煙」，走到人家房門口，又是「探頭探腦」。

「找誰呀？」

夏太太一聲叫出來。

「不……不……不找誰……」

少年的態度，真是愈加羞澀了。

「那麼敢是來偷東西？」

夏太太放下了她的臉，更不等少年的回話便接着說：

「要錢，我可以給你些。我是一個異鄉人，這一點禮物，還能送得起。」

「我也是……」少年便急轉了話頭，他也不再現羞澀的容顏了。他說：

「我想我和太太……不……小姐……」

夏太太突然發出一聲笑。

「太太，是對的。我不是小姐，小姐這個名辭已經取消了十幾年了。」

「我想我和太太是同鄉。我是來賣香煙的。」

說時他微微地鞠一躬，那一盤香煙也就呈露在夏太太的目前。

「是嗎！我聽你的話音，正是我的同鄉，不過賣香煙的樣子，實在過於令人好笑了。」

少年把香煙放在桌子上，好像有了很大的感觸。他的頭微垂着，額前的頭髮，直掛到眼角腮邊。突然的說：

「我已經被人恥笑夠了的，但是我沒有方法。香煙當然是在茶館酒店裏賣好。可是那裏已經有很多的小姐們賣了。她們有長的旗袍，高跟的皮鞋，燙捲了的頭髮。大家都是亟待人家垂憐的人，她們的機會就比我們好多了。我是無法纔到旅館裏來的。我那兒來的勇氣叫着「賣香煙」？生活壓迫人，真是太利害了。」

他說時並沒有一點傷感，臉部却滿露奮激。夏太太却很悠閒。她慢慢地笑道：

「你沒有家？」

少年搖搖頭。大家都不響，他輕輕地端起了那個香

煙盤。慢慢地走到門邊。夏太太不禁笑道：

「你……你這個人真是太奇怪了。」

「是嗎？」少年停了步。

「你爲什麼不問我買不買香煙？」

「我不願揶揄，尤其是在一位太太的面前。」

「也許是我自願的呢？」

夏太太盈盈地站起身來，堆下一臉的笑。

「我把全盤的煙都買下來，好不好？」

「太太，請您不要這麼說。你的話，在你看也許是表現你的富有，也許是表現你對於一個待救的人的垂憐。」

「我並不富！」

「爲什麼我在門口的時候，您說這點禮物你還送得起？」

「你不要人家垂憐？」

「垂憐？」少年又復把香煙盤子放在桌上，他一隻手搭在桌角。

「我是一個不會被人垂憐的人！」
「你的年歲不大，也許是太剛強了一點。」

「我不相信剛強是到處碰壁的。……他略沉吟了一刻，很莊嚴的說：

「碰壁的人，只是乞憐的人。不乞憐

又怎麼會碰壁？我是飽受着因乞憐而碰

壁的苦。太太，你是一位結過婚已經十幾年的人。你可容許我問您一個不該問



……憐垂的家人要不你

的問題？」

「問我的問題？」夏太太不禁有點驚訝了。

「是！我問你的，就是太太以前結婚是父母做主的還是自由戀愛！」
「啲！」夏太太還是笑起來道：「你

怎麼把我當作和你一般年少，問出這種問題來。」

「倘使太太以爲我是沒有禮貌，我就向太太陪個罪告辭。」

說着他便又端起香煙盤子很急的走到門邊。

「回來！回來！這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值得你這般的燥急！我就告訴你，我們是父母作主的。」

少年向她微微地鞠了一躬，倒又預備去拿那香煙盤子。

「不行！你不能走。」夏太太很急的說。「你的話還沒有說完！」

「我因一時的燥急，話已經是問的不在了。」

「沒有關係的。我們都是同鄉，我們又都是在異鄉呵！你坐下來，談一會兒，我想你說出來，也許會解除你的煩悶。」

少年想了一想，也就不客氣的坐下來了。

他們就像演戲似的，「休息五分鐘」夏太太就在那煙盤中取了一包煙拆開來，很悠閒的吸着。少年道：

「我既是坐在這裏，就應該接着問我要問的話。」

說時他臉色很莊嚴，夏太太想笑也不敢笑。她說：

「這是多麼難答的問題呀！」

夏太太這樣的自語着，隨又接着說：

「這不能有一個切實的答覆，因爲情形實在太複雜了。」

「請太太回想以前的光景，給我一個答覆。」

夏太太臉上不禁有點紅。笑道：「就算是有感情罷！」少年道：

「我先前也是這樣想着，如今我覺得不然了。我親自經歷過，不但是沒有感情，而且冷淡的有過於陌生人。太太，我也不瞞你，我是一個無父母的人，也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原先是靠叔父的，叔父已經在流彈下喪了命。我沒有方法，就去找我的岳家。我的岳父是最勢利的人，他既不允許結婚，也不肯幫我一點忙。」

「他家那位小姐？」
「我要求見她。起初他不肯，後來被我壓迫不過，只得出來了。」

「她怎麼說！」

「她說，我現在嫁你，我爸爸不答應。爸爸不答應，我們便沒有生活……說完話她便走進去了。」

「你……？」

「我還有什麼說的，我只好走了。走了之後，我便胡亂的隨着衆人來到此地了。」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收容所。」
「收容所那地方不能住，太不行了。」

「太太，這是有錢人說的話。」
 「你以為我是一個幸福的人？」
 「幸福我不願說，我承認你是個有權力的。」

「女人權力的來源，還是丈夫。我失去我的丈夫已經十幾年了。」

夏太太說着眼圈兒一紅，接着就哭起來，她哭得非常傷心，可把這位賣香煙的哭慌了。他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只得說：

「太太，你不要傷心！」
 太太不理他。

「你，太太，不要傷心。」
 他不由自主的走到太太的身邊。太太哭着說：

「這是我自己的事。」
 「不能！不能傷心。」

可憐他更找不出第二句適宜的話。

「你……你現在可以去！」
 少年怎麼能去！他覺得這個局面太悲慘了，他只知道少婦哭夫的悲慘，但不知道悲慘應該到一個什麼程度。

他痴呆地站在那裏。半響，他說：

「太太，我們是同在異鄉。」

夏太太陡然地抬起了頭，用手帕拭去了眼淚。道：

「我還沒有知道你的尊姓。」

「噢！我姓李。」

「李少爺！我姓張，你以為姓李姓張相識是一件奇巧的事！」

「有什麼奇巧，姓張的，外面真是多極了。」

「我是個有錢的，你是個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可以賣香煙。有錢的呢？」

「用不着賣什麼。」

「我是住旅館的，你是住收容所的。倘使你需人家幫忙的時候，收容所的人儘多着。我需人家幫忙的時候，又去找誰？」

少年沒有響。夏太太道：

「我知道你是不會說拿錢去買人的。你是個沒有錢的人。我第一樣買不動的就是你！」

「人類互相幫助是人類的義務，何況我們是同鄉！」

「何況我們又在異鄉的同鄉！」

夏太太緊接着說了一句，那悲慘的容顏早已就雲散煙消了。

少年每天來。

一天，兩天，三天。

第三天，夏太太說：

「你每天來，實在使我過意不去了。」

我聽見人家紛紛的說，這地方也不穩當，許多人都搬往香港了。你替我打聽打聽。」

「我打聽人家這麼說！」

「我在旅館中都買不着火車票呵！」

她說的是那樣的誠懇，又是那樣的悽惶。在第四天的早晨，少年果然替他買着了火車票，夏太太說：

「買着了嗎？」

「買着了，真是相當的費事。」

「我怕你買不着，硬向旅館裏勻了一張來，吵了大半天。」

「多了！」

「多了不礙事，你看時間已經快到九

點了。你幫我的忙上車。」

說着她舉起了她那雪白的手臂，顯示了她那鑽石圍繞的金手錶。少年急急幫她收拾東西一同上火車。

他們原是有兩張票的，所以是進月台，一毫不困難，可是那車上月台上的人真是滿坑滿谷，車子一到，大家都拼着性命擠上去。一會兒功夫夏太太和少年都擠到車的中央。

「我……」
 「你不要去，和我一同到香港，票不是已經買了嗎？」
 「那不能！」

「我哀求你，可憐我是一個單身的女人！」

夏太太輕輕地的說着，緊握了他的衣衫。

「不能！決不能！」

他急着要掙脫。夏太太那裏肯放他。他用力一掙，不單沒有掙脫，反把夏太太的眼淚掙出來了。她乘勢哭鬧着說：

「你去，我只有死了。這樣兵荒馬亂的，你把我丟下，你處的是什麼心？」
 「你處的是什麼心！」

她一句比一句說的高，更繼示以傷痛的悲啼。李少爺雖然剛強，也弄得六神無主了。他心裏有一大堆話，可是一句也說不出，只看見全車乘客的眼睛都在望着他。

他覺得十分的難堪，難堪之中還飽藏着憤怒。火車就在他的憤怒和難堪的情緒中，鳴的一聲便站離了了。

九龍的街燈是相當美麗的。這美麗的

街燈下照着一對貌合神離的人。他們在街上老是這麼走着，不說一句話。直到筋疲力盡的時節。夏太太道：

「你也不感到疲倦嗎？」

「我的心真是煩亂呵！」

「在廣東的時候，旅館多，我們自然能各住一個房，如今這麼一個小小的房間，還不知道費了多少的唇舌，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你得往開裏想！」

「我睡在地下。」
 「就睡在地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仍舊是在街上走着。」

那些店家已經打了烺。夏太太真是走不動了。她說：

「李少爺，就是我一千個不好一萬個不好，這樣的罰，也可以抵銷了罷！你一定讓我倒在地下，你把我抱回去！」

這話倒真是相當有力量，李少爺不得不停止散步了。他如果真的倒在地上，自己不抱，又請誰去抱？這樣人地生疏的，焉能再有其他的麻煩。他沒有方法解決這個難題，只得屈從了夏太太的命令一同回旅館了。

「你看你臉上的汗珠，真像雨淋的一般。」

這是夏太太進入旅館房中說的第一句話。李少爺把窗戶一齊打開，更沒有一些兒風吹進來。

「這樣一個小風扇，真是有等於無。」

夏太太笑道：

「你不要性急。自然會有風的。我們剛纔走了好些路，一停下來怎會不出汗？況且停的地方，又是這樣熱的一個房間？你，你不記得你還喝了一杯茶？」

說着他們一同立到窗前。

兩個人身上全有很大的汗。

「我看你還是把衣服脫掉罷，我替你擦一擦。然後站電風前，心裏也許覺得涼爽些。」

他搖搖頭，仍站在那裏。

「你不擦，我却要擦了。」

他仍立在窗前，看着夏太太在那裏擦臉，擦過了之後，就到牀上去睡，那隻小電風正對牀上吹着。他身上的熱度，便覺得更加增高。

「我爲甚麼受這樣的苦？」

他不禁自問着。

「爲甚麼不去擦汗？爲甚麼不去睡覺？」

夏太太的鼾聲，從電風裏送過來。

他暗笑，笑她今晚走的路太多使她疲倦了。這是多麼好的機會，讓他擦臉睡覺！

他很安閒地做畢了拭汗的工作。沒有方法只好在地上睡了。那隻電風老是向牀上吹，地板上竟會一點風也沒有。身上的熱只管增加起來，第二次的汗，又復流出來了。

他嘆氣，翻來覆去的嘆氣。

夏太太倏地從牀上跳起來，把風扇移置在地上。

「我不要！」

「我也不要，我睡定了一毫也不覺得熱。」

夏太太笑着上了牀，那電風習習的吹着，一會兒功夫，他便入睡了。

夜間，他睡醒的時候，看見夏太太也睡在地板上，他趕緊閉着，默念着：

「一個小風扇，不能扇着兩處。我需

要難道她就不需要嗎？」

這是一個小小的事件。小小的事件，反而容易打動人的情感。李少爺和夏太太的情感，從此以後便更加親熱起來了。究竟誰是誰的情愛俘虜，要是問起來，誰也不會承認。

香港的天氣，他們感覺到十分的不適，尤其是在那小旅館裏，他們怎能長住下去。他們經過一度商議，便到上海來了。

我們還能記得，夏太太已經改姓了張，李少爺的名字始終就沒有告訴過夏太太。住旅館的時候，循環簿上寫的是李公常，這是夏太太的意思，李少爺也沒有說話。

那時上海房屋空的很多，不用多少錢就能頂下一座房子，夏太太的金子也很多，金子的價錢，却有日益高漲之勢。

要是從生活方面看，他們過的實在是一種愉快的生活。加上夏太太有十幾年獨自料理大房屋的經驗，處理這個小家庭當然是綽有餘裕的。而且這房子裏一切家具都很齊全，只要加上幾個僕人，自己會指揮，氣象自會煥然一新。

李少爺對於什麼都滿意，只有對於夏

太太叫用人叫她爲李太太最不满意。

在一個沉靜的晚間，他們都坐在涼臺上納涼的時節，便向夏太太說：

「我們相遇是偶然的。偶然不能當作當然看。你說你叫用人稱你李太太是當然的嗎？」

夏太太道：

「我看的和你不同，我看一切好像都是當然的。譬如你賣香煙會做出探頭探腦的樣子，我當然會問你是不是想偷東西。你說你受了刺激，我當然就要問你受過什麼刺激？我買不着火車票，你當然會替我買火車票，人類互相幫忙是人類的義務呵！我們同進了月台同上了火車，我只是一個單身的女人，我不得不悲傷，不得不央你作伴，這都是當然的事。」

「我們已經同行了。我當然要供給你的費用。正如我們在九龍的時候，路走得太多，我當然會倒下來。我怕我真的倒下來，當然是要伴我回去。香港太熱，當然就要到上海。這是我請你來的，怎麼能不對你起居生活加以適當的注意？這是當然的。再說我也不能改掉你的姓，我們一個姓張一個姓李，在一塊兒住着也不像，當然我也就要改姓你的姓了。」

她說得好像真是入情入理，李少爺更回不出一句話，他的面色很莊嚴。他說：「我是訂了婚的人，這是你當然知道。」

「誰說不知道？你賣香煙的時候，已

麵粉製 造 販 賣

三 興 麵 粉 公 司

專 務 理 事 牧 彥 次 郎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 (三井洋行內)

電話 (代表) 二八〇九番

告訴過我。」

「我仔細的想過好幾天，他家裏人對我是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只不過拒絕了我和他家小姐結婚。這也是件當然的事，他家不能看着小姐嫁了人就討飯。那位小姐……」

「姓什麼？名字叫什麼？」

「姓方，名字叫做紅意。」

「紅意？她父親是不是一位五十多歲的人？」

「是的。你怎麼會知道？」

「讓我想想看。」夏太太笑着這樣說

「想起來了。」夏太太接着突然的笑起來。

「是不是一臉的大麻子？」

「不！不！是一位豐采很好的老人家。」

「那……那我便弄錯了。」

「他是替一個有錢的寡婦管事的。夏寡婦是我們那裏有名的人，你應該知道。」

「不知道，名字是聽見過的。你見過她？」

「沒有！她是一個很難見着的人，她家裏有很大的花園，就是有人到她花園裏游玩，也見不着她。况且，我一向跟着叔父在外面。」

「那位小姐怎麼樣？剛纔你的話並沒有說完。」

「我告訴過你，她說，我嫁了你，父親不答應。父親不答應，我們沒有生活。」

「你對她的話並不滿意。」

「當時確實是不滿意，如今想一想，她並沒有對我表示不滿，她沒有說和我解除婚約，只顧慮到我和她婚後的生活。」

「你對她仍舊是很好的。」

「這是我在道德上的義務。」

夏太太笑着又想了一刻說道：

「我看你現在還是寫封信去問問他罷！如果他家裏答應，你就定婚，不答應你怎麼樣？」

「我決計退婚，再也不能像這樣的懸住了。」

夏太太笑着立起身來，走到他的面前說道：

「這些都不是容易事，你的話說得太隨便了。」

李少爺不由自主的也站起身來，和她並立在欄杆邊。

小風吹着，明月兒正掛在中天。

李少爺的信果然寄出去了。

是夏太太替他起腹稿的。夏太太說：

「你信去了，她父親一定會來的。我當然不能見他。我姓李不要緊，與你是有好處的。你叔父也姓李，是不是？你叔父難道在上海就不能另有一個家？」

李少爺是剛直的人，他真的被這幾句感動了。他覺得夏太太的話真是對夏太太自己有莫大的侮辱，他一語不發，在那裏只覺得身上有一陣陣的冷汗。夏太太說：

「怎樣，你不舒服嗎？」

「不，沒有什麼！」

「你覺得我用你的姓，你不滿意。你知道不用是不行的。從現在起，我要給你在樓下收拾一間臥室一間客室，還要僱一個男用人，準備接待你的岳父，門口也得要掛上李公館的牌子。從此我便不大下樓，你得招呼用人收拾乾淨。」

方先生接到這封信，可真是起了絕大的驚訝！起初他不隨夏太太去，原是希望自己全家來受出房整個收入的，不想夏太太去了之後，時局就變了。田租一點也收不着，自己又偕着家眷到鄉下避了幾天，回來一看，家裏的東西就被當地的游民搬走了大半。

他現在的生活是靠着收藏的一批銀幣沒有被人發覺，拿出來換錢維持的。他接到這封信心中就是一喜。第一，這封信是從上海來的，上海就是一個有錢的地方。第二，這封信的信封紙顯露着無上的華貴。第三，信裏的話處處都表現着有錢。他仔細的看了好些遍，又在堂中踱來踱去的幾十回，就將這件事告訴了妻女。妻女更沒有意見，還不是由他擺佈，他說：

「百聞不如一見，我還是到上海去看一趟。」

於是這位方老先生就到上海來了。

這次翁婿的見面和前次絕不相同。

方先生看見房屋就是一驚，再看見僕人替他通報又是一驚，再看見屋子裏的陳設又是一驚，最末，看見女婿服裝，他自己反而覺得自形慚穢了。

他見了女婿說了好些抱歉的話。但是他因為受驚過分的緣故，反而對女婿的一切有些懷疑。

「上海是個壞地方，也許這一切的鋪排是騙我的呢？」

「不對，我是一個沒有錢的人，况且他還是我女婿。」

方老先生這樣的想着，他的心定了。他覺得這是自己的一個機會，憑着自己這一副計算籌劃的才能，上海這地方也不會沒有發展的餘地。誰是主人？自己的女婿就是主人。女婿的財產也就是女兒的財產，自己替女兒出力，就比幫夏太太好多了。

他非常謙恭的坐在客室裏，向女婿說他自己得預備預備。譬如衣服也得做幾件，日常的用品，也得買幾樣！

這一切的排面，都不是女婿已自掙來的，更非女婿所有，女婿心裏並沒有在岳父面前擺闊的心，他好像前次會見岳父一樣。所不同者，只是那一次是他去，這一次是岳父來罷了。

岳父真想問他怎樣會發了這樣的財。可是遲遲不敢出諸口。他心裏盤算着。

「他心中本是不大高興的，怎好見面就問他如何發的財？」他說：

「我初次到上海，人地是生疏的，我這地方就找了大半天，如果你這裏能讓我住，就便當不少，而且晚間還可以仔細談談！」

這一下却把女婿問住了。他怎敢答應岳父在這裏住？這不是自己的房子。他急不暇擇的說：

「……」

「這不是我的家。」
「不是你的，是誰的？」
他不敢說是張太太的，但是岳父兩隻大眼望着他，他說：

「這是我叔父……」
「你叔父怎會在上海有房子？」
岳父不禁大起疑心了。

「難道我叔父就不能在上海另有一個家？」

夏太太的話從他的下意識中吐出來了。他說過了就懊悔，身上發出一陣陣的冷汗。

方老先生到底是個有經驗的，他看出女婿的神色不對，便又疑心起來了。他不再說話，只楞楞地想着這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可是他始終不能得着答案。

友

樓上走下來一個姑娘，向李少爺說：

「少爺，太太請你上樓去！」
少爺轉身就上了樓，只下方老先生一個人呆望着。

姑娘並沒有去，她望着方老先生笑。

方老先生說：

「你來！」
姑娘便走進了一步。

「你家主人姓什麼？」姑娘笑道：

「你來，你還不知道姓什麼？」
姑娘笑着走出去。

「你不要急着去！」
「我去給你重新倒杯茶。」

「不用！不用！」
說着方老先生掏出了五塊錢。說：

「什麼人？我真不知道呀！」
「太太到底有多大的歲數？」
「多大歲數？我也不知道。」
「你別這樣瞞着我。這話說出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老人家要原諒我，那個做用人的敢問主人多大歲數！」
她還是那麼一笑，方老先生開始注意她了。他看她的皮膚雪白，頭髮很齊整的梳着，單是那雙眼，就令人覺得可愛。
「她的年歲看還不到三十。」
方老先生這樣的想着。
「太太的年歲一定也不大。」
方老先生的心立刻就涼了半截。他不等女婿下樓，自己就走了。
方老先生這一躺上海可算是白走了的。回家只帶了一肚子的高興，一肚子的疑惑。
母女兩個人很歡喜的接待他。他只放下臉來不說一句話。
「怎麼？受了女婿的氣？」
「不是氣，這件事太難做了。看他的樣子是很有錢的。聽他說話，又像是沒有錢。」
「有錢的人說話，難道是另外一種樣式？」
「當然，他要真是一個有錢的人。他一定會說，爸爸來了嗎？很好，就在我這兒住下罷。休息兩天，我便和爸爸一同去接小姐，來舉行婚禮。說過了這些話，便應該招呼用人去預備好的酒飯，來替我接風。」

「你總是講吃。」
「這是禮！」
「他穿什麼衣服？」
「當然非常漂亮。」
「怎麼不帶一張照片來看。」
「照片？」
方老先生不覺倒抽了一口氣，便向紅意說：

「寫來的那封信呢？恐怕那封信都不是他寫的。」
女兒趕緊去找信，找來找去也找不着。媽也急起來，她也幫着找。母女兩個人找了大半天，也找不出那封信。
「奇怪，那封信到那裏去了呢？」
「我不在家。什麼東西都亂放了，」
爸爸有點氣。
母女兩個相對的呆站着，還是媽媽的靈機一動，想起來了。她說：

「你那天不是拿着寫回信的……」
「寫回信？你寫回信！這成什麼話？」
「我沒有寫。」紅意分辯着。
「沒有寫？」
方老先生是更加的生氣了。他轉問方太太：

「到底寫沒有寫？」
方太太有點怕。她說：

「我也不知道寫沒有寫。我看他放在桌上，恐怕失落，就檢起來放在我的針線盒中了。」
她順手就把信拿了來遞給方老先生，一點也不費事。
女兒擦眼抹淚的帶着悲傷上了樓。

方老先生輕輕地說：
「她到底是不是寫了回信？」
「我看她好像是寫的，我也認不得字。」
「你看她的意思怎樣？」
「女婿有了錢，誰不喜歡！」
「我看他的錢決不是他的。幾個月不見，他就會發了財，世界上那有這種怪事，就是偷和搶，也要有本事。」
「那他怎麼會發財！」
「我看不知是那一個有錢的女人愛上了他，把他招贅在家裏。」
「他住在什麼人家，不是姓李？」
「說是姓李，而且是他自己說的。他說的非常奇怪，說他叔父就不會在上海也有一個家嗎？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決不會那樣！」
「這樣說來，女兒還是不能嫁。」
「不是不能的問題，乃是要問嫁過去吃虧不吃虧，倘使不打聽清楚，以後總是要吃虧的。沒有錢和有錢的人爭鬧，無有不吃虧的。」
「那你在上海爲什麼不打聽好了再來呢？」
方老先生覺得在上海時，實在憑了一時的意氣而去的。但是他却說：

「我怎麼能打聽，他留都不留我住，又不和我細談，更不讓我看見那屋子的女主人。」
方太太還有什麼話說，於是大家只好相對無言了。
這是一方的情景，在那一方却另有一個局面。夏太太爲什麼叫李少爺上樓，

因為紅意小姐那封信已經寄到了。她在爸爸走後，提心吊胆，真怕這個未婚夫，再和爸爸鬧翻。想來想去還是寫上一封信。信上說她是願嫁的，只求他不必和爸爸鬧翻。夏太太道：

「現在你不必聖念了，你就準備着結婚罷！小姐已經願了。信就在此地，她爸爸什麼意思？」

「他當然願意，他還要在我們這兒住，說他在此地是生地生疏。」

「在我們這兒住，憑什麼要在我們這兒住？」

李少爺怎麼答得出，他只好說：

「我已經回掉他了。」

「你下去和他去定個日子罷！」

李少爺還沒有下樓，娘姨就說那位老先生已經去了。李少爺只得又上來。夏太太道：

「你上來做什麼？下面有你的房呀！」

這是李少爺從來沒有受過的刺激。他低了頭走下去了。依他的性子就是要一怒而去的。但是他又往那裏去？

自己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岳父去了連一個地址都沒有丟下。自己立刻動身去回鄉，那還是照以前的情景再演一次。還是「沒有生活」，人家又怎肯嫁給你？

這一切的問題，他一毫沒有辦法解決，一直到太陽下山的時節，他連晚飯都沒有吃。

今晚，他睡的特別早，但總是在牀中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夜間，忽然房門被

人開開，眼前的電燈一亮，夏太太便走進來了。

她只穿了內衣，裝飾的却相當濃豔。

走進來便坐在牀沿上，笑着說：

「我叫你下來就是叫你想的，你晚飯沒有吃，足見你已經想久了。你要知道這個社會沒有錢就什麼都不能談的，何況是愛情。在你沒有錢的時候，她就不嫁給你，你有了錢了，她趕緊寫信來願嫁給你了，還怕父親不會說話，得罪了你，所以自己寫信表示意見。再說你這個岳父，在你沒有錢的時候，你去了他也不曾看得起你，拒絕你的要求。你有了錢了，他就巴巴地從遠地跑來了。來了又爲什麼走！」

「因爲我不答應他在此地住。」

「住，就是女婿。不住，就不是女婿，拔起腿來跑了。你的價值在那裏，我真不明白。」

李少爺沒有響，他的怒火已經升起了。

夏太太又道：

「你是一個剛強的人，而且是一個受了金錢刺激的人。現在在這種重大的金錢刺激之下，你還不醒悟。我還有什麼說的？你的前途，只好由你自己去決定了。放在你面前的，共有三條路，我已替你替你想過。第一條，是你回鄉去結婚，我還可以幫助你的路費。第二條是你自己去尋生路。第三條，就是和我在一起。你是個成年人，應該用理智去解決你的前途，不能憑着情感一時這樣一時那樣的。你要走那一條，應該明白地告

訴我究竟是一個什麼理由，用一個什麼方法，纔不負我們這樣萍水相逢的患難之交。」

「你走第一條？」

「不！當然是和以前一般地行不通了。」

「第二條？」

「我又到什麼地方去？」

「還有其他嗎？」

「我也想不到。」

「那麼是第三條了。」

「當然一切生活由我負擔，不過我沒有義務替方家養一個女婿！」

「我還做他的女婿？」

「那你立刻就寫一信要求解除婚約的信。」

這封信不但是你對我表明你的心迹，而且不就誤人家小姐的青春。」

李少爺不能反駁她任何的一句話，同時以爲自己是在被理智管理着。他從牀上起來寫好了那封解除婚約的書信。

第二天，這封書信就被夏太太寄出去了。

那封書信是一幕悲劇的開幕詞。

方老先生藏的那些銀幣也都用完了。物價一天天的高漲，他們的生活也就一

尤其是方紅意看到這書信，真哭得死而復甦，方太太也哭着。她們心裏都怪方老先生。方老先生却總是說李少爺第一封信是假的，越看越假。自己到上海去一次，花掉盤川是一個錯。女兒回一封，更是丟了臉！

女兒怎能聽「丟臉」這兩個字，她痛哭之後，便把訂婚的信物拿出來交給爸爸寄到上海去。

一切的煩惱，到此就都告了一個段落。

方老先生藏的那些銀幣也都用完了。物價一天天的高漲，他們的生活也就一

着理管智理被是自爲以

着理管智理被是自爲以

着理管智理被是自爲以

着理管智理被是自爲以

着理管智理被是自爲以

着理管智理被是自爲以



以爲自己是被理智管理着

天比一天窘迫，夏太太的金子却愈來愈貴重，精神愈來愈好，打扮的也就愈來愈漂亮了。

這時候，方老先生得着一個喜訊，就是夏太太寄來了一封信，說她定於某月某日回鄉。這真是令方老先生喜不自勝的，他想這不就是救星麼？她有那麼多的金子，金子的價錢是這樣的高，這樣的大。

他趕緊去修葺房屋，準備着接。到了那預定的日期，夏太太果然來了。她的風采真比以前勝百倍，看見她的人都說：

「到底是在上海住過的人，真時髦。」

夏太太到了家，方老先生就開始哭訴了，他先說自己實在沒有力量照料這公館，以致公館中丟了不少東西。

「不要緊，房子能存在，我已經是很滿意了，你費了心，感謝你。」

方老先生心下一涼，就開始第二次哭訴了。他說：

「田房租都收不着，自己到鄉下住了兩天，屋子裏東西都給人家搬完了。靠着以前自己收藏的銀幣換錢用，那又能撐持幾天，所以現在的房租也拿不出了。」

夏太太笑道：

「你收不着人家的房租，當然你也可以不給人家。不過你想自開一個門，也是很花費的，如果你願的話，也可以搬到我這裏來。」

方老先生聽了這話，真不啻聽了一片無上的音樂，心上便更涼了。他說：

「我當然是十分願意，不過吵了太太。」

「那要什麼緊，從前是一個時代，現在是一個代。現在過日子只要經濟舒服，別的一概管不了。你坐呀！」

「我不敢。」

「還是守着以前的老規矩？」

「世道雖變，規矩不能變，不見太太的面，真是太久了。」

說着他就在一張小橙的角上坐下來。

夏太太說：

「你家搬了來，橫豎是要吃飯。這筆伙食費全部是我的，我也就不再僱用人，這樣只是難為你的太太。」

「那裏的話，在家裏不是也要燒煮嗎？我還有一個女兒，可以幫太太收拾房間做做零碎事，就怕不如太太的意。」

「什麼如意不如意，現在還不是得過且過。你們家一共是三個人？」

「是！」

「小姐的名字，叫做紅意。我還有點記得。」

說着她發出一陣笑。

「今年多少歲數？」

「十九歲。」

「有人家沒有？」

「如今退婚了。」

「退婚？」

「嫌貧愛富的人，我們也不敢高攀。」

「世道是真不行！」

夏太太喟然一嘆，接着就拿出大批的錢，交給方老先生。

「這些錢買動用的東西，夠嗎？」

「多了。」

「到底你太太願不願？」

「願！她正是求之不得呢？太太，我們三個人，您一個人。三個人服侍一個人，包準是服服貼貼的。」

說着他便站起身。

夏太太笑道：

「不止一個人，還有一個路上相遇的朋友！」

方老先生已經到了門邊。回身問道：

「怎麼沒有來？」

「還在上海，我要把家中收拾收拾好纔能接他來。」

「應該的！應該的！我去接！太太，包管你一切都是妥當的。不說一個人，兩個人也行，三個人也行。」

方老先生十分得意的走了出去。

不到兩天，全都弄妥貼了。他們都住在廂房里。夏太太的房，佈置的非常美觀，一間套房也佈置的非常美觀，在方老先生看，這就是太太路上相遇的朋友的臥室。

他自告奮勇的要到上海去接這位朋友，當夏太太給了他的住址，他的身子就冷了半截。

爲了接受主人的命令，他不得不去。爲了自己的懷疑更不得不去。廂房的空氣愁慘得很。方老先生就在愁慘的空氣中離了家。

等到方老先生和那位朋友一同回來之後，情形就不對了。他吐了幾次血，身體怎能支撐得住，夏太太爲了顧惜他們母女的煩忙憂慮，便另外僱了一個娘姨，一個大姐。

廂房裏時常聽見哭聲。夏太太從未勸過她們，有時她也去看看方老先生，勸他自己保重身體。方老先生總是把眼睛，閉起來，老淚不時流下了耳邊。

輸運船舶・業入出輸・具用績紡・物織・穀雜

三 光 洋 行 株 式 會 社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九七七一・一三九六一

支店 上海鎮江新街五六號・南京朱雀路九一號・燕湖下街一五五號
張 安慶國貨街八二號・九江中大街四八號・漢口民權路樹德三里號
所店 南昌興亞街〇四六號

三 光 洋 行 船 部

上海百老匯路〇〇三號 電話四四五六八・四三五六六・一七九七七一番



「星 空」 梗 概

藤田和王，由美國的歸途，在菲律賓的避暑地巴究 Baguio 過了一夏。藤田於巴究的住時獨立戰爭的志士塔尼德斯老人所講的一篇故事，在這兩個青年的心上鑄上了深刻的印象。為研究東洋史而赴南洋的滿洲國青年李，尤為其意氣所動。藤田，王，李三人的友情，變得難以一刻分離。生長在美國的藤田，為了覺醒了的民族意識與美國風的矛盾而在苦悶着。他將對於塔尼德斯老人的孫女賽西利亞的愛讓給了王——。七年以後，大東亞戰爭爆發，同時藤田亦以一兵士而在菲律賓上陸了。

將在巴究和賽西利亞的短促的會見暫置不顧，他依着民族意志所命令他的，欣然南行，——李慨嘆未婚妻成為自由主義的俘虜而分離他去，在奉天過着憂鬱的生活，後因親友王的勸導，重與自覺了的未婚妻結婚。王亦因了研究熱帶病而被派遣到南洋。

七 年 前

一

「在一直對面一閃一閃亮着的不知是什麼？」

用帶着美國音調的流暢的英語在問的，是皮色淺黑的日本青年。

「啊？什麼地方？」

躺在草地上，茫然地望着漸漸黑暗起來的天空，好像想着什麼的另一個青年，被朋友的話引動了，轉過去看太陽將要沈下的西方。

由海拔五千呎的巴究俯瞰所見的景色，祇是一片鬱蒼的森林的波浪。

一天之中灼盡了熱帶大地的太陽，變作血紅的球，在那波浪的彼方顛倒着將落下去。西方的地平線上，有好像鏡子一樣燦爛地亮着的一片。

「那是海喲。」

回答這話的圓臉的柔和的青年，好像目眩而眯細着眼，一面看着光芒四射的遠方的海，一面自言自語地繼續着說：

「是南中國海。我們回國時，是經過那個海上走的。」

「又是王君的鄉愁嗎？在外國住了五年，這樣的感情大概總已清算過了吧！」

對王孝廉，朋友說話的調子，無論何時都是輕薄地帶些譏諷。無論何時都以微笑接受這朋友的揶揄的王，奇怪地似乎不愉快一樣地不作聲了一回，過了一時，重又回復到似乎不在意的樣子。

「你難道一點兒都不想起故鄉的事來的嗎？」

頭髮，眼睛，臉色，都十足地是日本人典型的藤田敏男，聳一聳肩，將兩面的手掌稍向外面，浮起了裝作不知的表情。敏男將在不知不覺之間，感染到的外國人的習氣，像水的奔流一樣，自然地革除了。

敏男對王的質問，有點不知如何來回答纔好。

他是某大公司的支店長的獨養子，生在洛杉磯的。因為他的父親想使他完成作為日本人的教育，所以在東京的叔父地方，過了小學校的全期間。

在東京等着變親歸國的敏男，想不到為了汽車出了事故，同時失掉了父母，於是覺得世間好似完全變作黑暗無光了。

他想——已經在什麼地方生活，都是一樣的了——

敏男幸而由雙親留下了不少財產，到了美國去。想在失掉雙親的地方讀完大學的課程。

敏男在美國生活，雖然已被灌輸了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識，可是在感覺上却完全蒙受了美國的影響。有這樣一段經過的敏男，湧不起普通所謂故鄉這個名詞所引起的深切的感情來，也許是當然之事。

二

「我是什麼地方都是故鄉。人生到處有青山。」敏男記得這詩句似乎曾在中學校的教科書裏看到過。可是在口裏念起來，因為在他心裏無所感覺，所以立即將語尾含糊下去了。

敏男從在美國和王一起讀書時起，就時時嘲笑想到故鄉的事而感傷起來的王。

他想過——在學做醫生的科學者而像少女一樣胡思亂想，豈不滑稽之至——

亦並不是因為他自身在學經濟學而這樣說，敏男對於這種感情，一點都不能同情。甚至覺得祇要一想到委身於這樣感情，就有點可恥。

王似乎沒有注意到敏男的話，一心在看護逐漸沈下去的太陽。

敏男一面凝視着在王的頭髮上照耀着的太陽的最後的微光，一面想着：

——他是和自己一同在歸國途中，所以還是隨便些吧。到了菲律賓纔三個月的李英峻，已經在說明天就要回去了，真是出乎意料。第一，打網球就變成沒有興趣了——

敏男對於自己理想中所預料不及的發展，不覺笑了起來。

「王君，這次的混合雙打和誰在一起？」

王憂鬱地坐起來回答說：「唔，賽西利亞說和我在一起亦好。和我在一起有點對不起賽西利亞，所以正在想該怎麼纔好哩！」

敏男好像突然地受到了賽西利亞的衝擊。

——這淘氣的小姑娘老是弄得使我討厭。時常在說最喜歡的就是我——

敏男雖如此說，並不是說對賽西利亞的好意，抱有自信。因為賽西利亞和誰都很有趣地這樣講過的。說起來她不過是十七歲的少女。

「我和蜜司派克老是在一起，真是為難。」

敏男想像到自己一定得和家鴨一樣的蜜司派克在一起打，做出夠多委屈的表情。

王認為敏男的為難，固屬意想中事，一面却又忍不住嬉嬉地笑起來。

——王君和賽西利亞一起，已經安心了。我祇要有賽西利亞在——敏男有點遺憾似地，可是又能正經地發怒而苦笑。

「要是真那個，蜜司派克拉到我這邊來亦好。」

王若無其事地說。

三

不知不覺之間，四面暗黑起來，金星在暗青色的天空裏，放着尖銳的光芒。夜風沙沙地吹過附近的松林。白晝都涼快的巴究的別墅地帶，太陽傾斜後急速地增加了陰涼的度數。風不停地搖撼着松林的樹梢。

敏男對這松風感到了一種好似鄉愁的感覺，無意地紅着臉回過去看王的那邊。

王祇望着星。敏男搖一搖頭髮很長的頭，純熟地吹起噓噓的口哨來。口哨的聲音穿過樹林而靜謐地消失掉——像和這聲音呼應一樣，一輛汽車響着喇叭跑上盆格脫道路來。當然，一定是向在街市中心的旅館去的。

「可以慢慢地回去了吧？」

敏男站了起來。

答應着「唔」！王亦和他並着肩。是素來不拘一

切的非常親近的王和敏男。「我們跑到太平洋飯店 (Pacific Hotel)——」

兩個人同時像鹿一樣跑起來。

從樹下黑暗中迎着風跑出來的二個青年，想把鬱積在頭腦裏的盛夏的煩悶，都在這涼風裏沖散它，決心再繼續跑下去。

敏男突然跌倒了。

王祇望着前面跑。

敏男由後面慢慢地測算距離，一面想着。

——好！在 Last Straight (網球用語，最後一盤之意) 追過去！

敏男在體力上比王好得多，抱有充分的自信。一到他在目測過的地點，就像脫兔似的追上王的後面去。

王亦發覺了後面在一尺一尺地追近來，拚命想逃進旅館去。還有一點，還有一點，王竭力奔跑。旅館的大門就在面前了，還有三步，到此時他透不過氣來，足亦變成沈重了。

驀地從旁邊追過去的敏男，從門口的停車廊裏跳進了燈光燦亮的大門。王亦從後面喘息着。

從晒臺裏吃了一驚跳出來的十七八歲的少女，被夾在敏男的腕中叫了起來。

「對不起，賽西利亞！」

敏男向她道歉。

少女稍為以戲謔的臉色埋怨了一下敏男，接着就回過頭去看王。

「啊！王先生的形狀——，怎麼弄成這樣的？」的確，王的領帶掉在旁邊，蓬鬆的頭髮掛在汗水淋漓的額上。一面還在喘息不定，臉色蒼白，好像倒下

去一樣地橫躺在旁邊的沙發裏。

「噯！到底是爲了什麼？」

賽西利亞走近王的旁邊，很擔心地瞧他的臉。敏男對於賽西利亞說話的着急的調子，感覺到輕微的不安，無意地走近了二三步。

「不要緊嗎？喂——，到有點像啤酒喝得太多了。」

不慌不忙慢々地向王說，想使少女解除不安。

「不要緊，沒有什麼！」

王也就按捺住喘息着的呼吸回答。

四

王孝廉一面整理散亂了的領帶，一面在好容易纔回復了血色的臉上，浮起羞澀的笑來，將眼光由賽西利亞的可愛的凝視之下轉避開來。

「我被你們嚇了一跳。現在我祇一個人在守着家，這樣慌々張々地跑來，真像後面有什麼老虎在追着的。」

這時她輕聲地格的一笑，轉過去瞧了敏男一眼。

「呵，呵，呵……，真的——被豹在後面追。」

因為敏男時常喜歡的領帶的花樣，被賽西利亞題上了個豹的綽號。在他的性格上亦最表現得相像不過。平常敏男亦很快樂地接受這愛稱，可是在今天却感到好像有箭刺着心。

「豹在同伴裏面却是很客氣的。」

敏男正瞧着賽西利亞臉的前面說。

「喲！真的嗎？」

她輕々地接受了他的話。

「我一直在找你，想報復昨天 Bridge (譯者注：牌戲名) 的仇。吃過晚飯後，到我家裏來不來？祖父亦在等着你們。」

「要是玩 Bridge，要不要找李君一同來？」

王馬上想上樓去叫李來。賽西利亞輕々地攔住了他。

「唔，可是他不行。剛纔到他房間裏去，正在讀什麼深奧的書，今天晚上他要用功。」

「這種避暑地來用什麼功，李君也是個怪物。那麼去叫傑克君吧。」

敏男這樣一說，王很掃興似地說：

「傑克君嗎？傑克君亦好，可是今天將 Bridge 擱起不談，讓我們聽一聽她的鋼琴吧？好不好？藤田君。」

敏男亦沒有什麼異議，賽西利亞就說：

賽西利亞是在這附近的小別墅裏住了幾十年的一個

老人的獨養孫女。

被賽西利亞批評說是一世上的事，盡是些不平的」

她的祖父，特地將她送往馬尼拉的學校裏去受教育。

賽西利亞的休假，在老人是覺得比什麼都快樂。賽西利亞從幼年時起就已慣熟的，時常到這太平洋飯店來遊玩幫忙。

「嚶！去吃飯吧！」

敏男拍着已完全恢復精神的王的肩膀說。

五

李英峻從房間的窗子，在冥想似的望着暗了的山腰裏的別墅點々燈火，一面他的手無意識的翻着桌子上很厚的書本。他的眼裏映着親切的燈火，他的手觸着適度堅滑的紙，他的肌膚受着清爽的愛撫，可是在李英峻的頭中，與這全無關係，簡直在紛亂如麻。他不是在做剛纔賽西利亞所說的深奧的研究。李英峻的專攻，像桌子上的書所表示的那裏，是東洋歷史。他的手，剛無意識地撫着開着的一頁 Boroboeur 佛跡的圖版上面。

近來清蘭好久沒有來信，這在李是比什麼都覺得不放心的事。每星期一的妹々英姬的來信，最近亦感到似乎有點語辭奇突，好像在瞞着什麼事情，這一個月來，他爲了這不安，被難以安心的焦慮逼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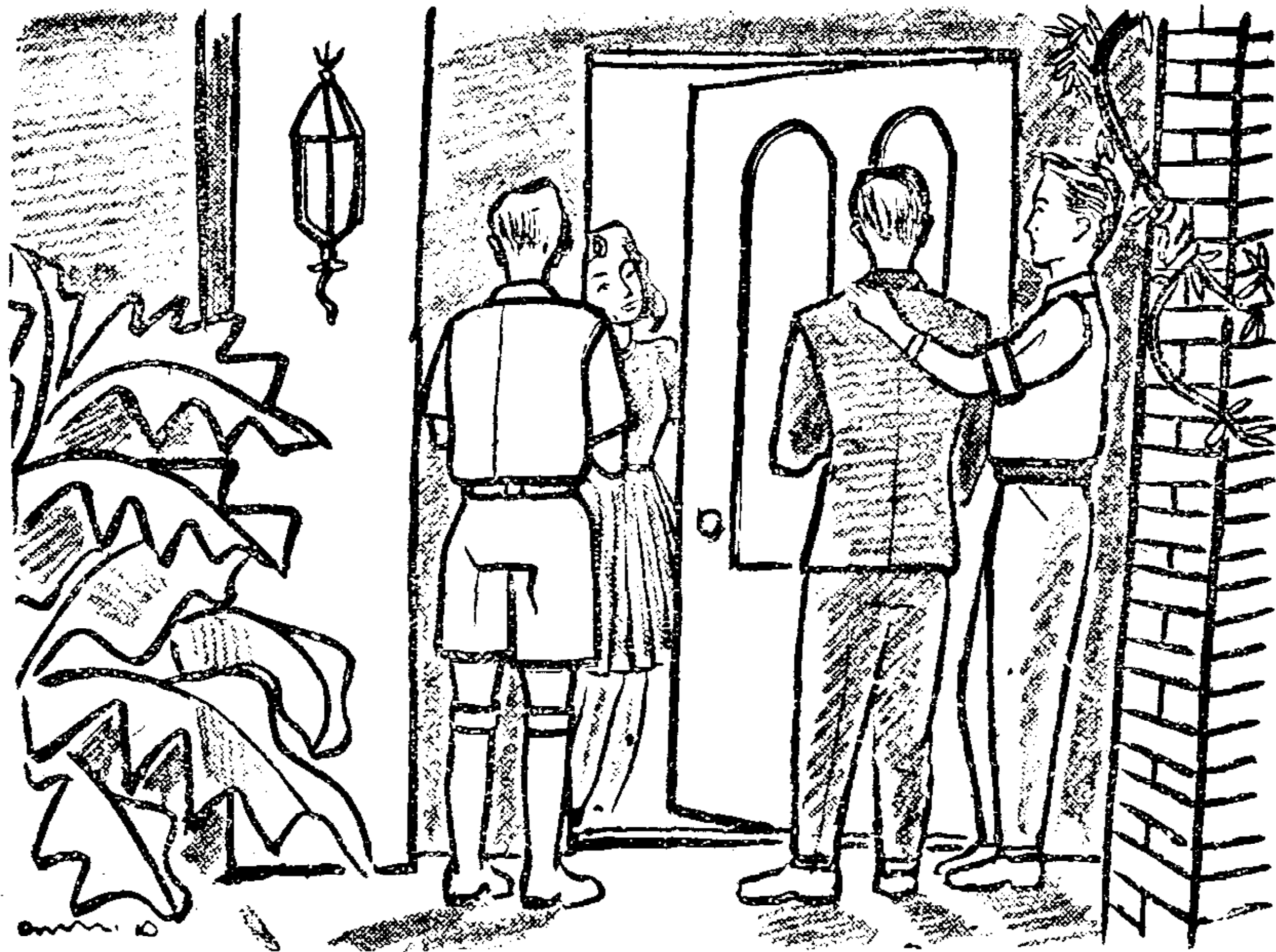
——現在英姬妹正在奉天清靜的住宅地的

家裏，望着窗外蘋果花的片々飛散呢——

在他的頭腦裏，不知在幾時，充溢了初夏的暖日燦

然照射的滿洲的天地。蘋果的花一片一片飛謝下去。

英姬靠着窗上，吊着朱紅的雲雀籠子。偶然雲雀吱々



「那麼，總之請吃過晚飯就早點過來。」

將鑰匙交給了剛好跑進來的事務員。

「那麼再見罷！」說完後立即像羚羊似的從門口跑了出去。

地叫，她便凝視傾聽着，這姿態比什麼都可愛得難以形容。李英峻恍惚地耽想着自己妹子的姿態，突然窗外掠過一個人影，剪髮的清楚苗條的身材，蘊蓄着理智美的稍帶冷淡端莊的臉，在窓前目不斜視地很快的在走過去。清蘭！他無意地叫了起來。

英峻由幻想中醒了過來，向四面一看。

白磁的洗臉盆照着電燈光，淒冷地亮着。在吃過晚飯的這時候，那裏會有人躲在避暑地旅館的房間裏，他對於自己的孤獨，無意地戰慄了起來。從樓下的走廊裏，可以聽到談笑的聲音，像盛夏的夜晚羣集在檐下的蚊子一樣，輕微地在嗡嗡響着。

「不錯，早點回去吧。要調查的事差不多完全調查完了，把這事快點結束了，去請鶴田先生看一看。」到東京，對於故鄉的事，該能知道得詳細一點吧。」被這決心加上了勇氣，李英峻活潑地立了起來，因為想到了剛纔賽西利亞的招待。

在鏡子前面梳一梳頭髮，一整領帶，他亦感到了避暑地人的悠閒愉快，慢地跑向廊下去。王孝廉和藤田敏男的等在走廊裏，他當然是早就預料到的。在巴究認識這兩人還不到二個月，可是李英峻自己都有點覺得莫名其妙地被兩人吸引住了。李在日本讀過書，王的父親亦在日本的學校裏學成了醫生。無疑地這偶然的因緣是使他們接近的原因。總之，他們三人的友情可以說得上使旁人都為他們稱羨。

李英峻和以往一樣，站在門口望着走廊那邊。到處敘談着的美國人們，以神氣活現的表情在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在座位裏看不見有王和敏男，他再到處重看一遍，結果好像想到了什麼，慢地走向大門口去了。

六

英峻站在旅館的前庭，將目光向周圍一掃，就低下頭去。他忘了自己剛纔對賽西利亞說的話，他記着賽

西利亞來招待的事，將拒絕不去的事完全忘乾淨了，所以對這未加任何說明。

當然，王和敏男一定亦被招待的，那麼不是該和通常一樣三人約齊了去嗎？或者亦許因為自己的頭腦裏現在有點糊裏糊塗吧？

一面低着頭，李的足漸漸向着賽西利亞的家裏走去，是橫穿主要街道的小路，雖然每隔五間左右就有路燈在閃爍地亮着，可是李却故意避開燈火向林中走去。在白晝看起來，四面散在着大小的別墅，是相當熱鬧的地方，但是在沒有月亮的現在，那許多別墅的窗格的燈，都覺得好像在林木深處。路的附近，反而黑暗。有時夜鳥以未曾聽慣的聲音啼叫着。

——那不知是不是即所謂夜鶯——
李英峻不知道涼快的巴究地方有沒有夜鶯。但是這啼聲異常地安慰了他疲勞的神經。因為剛纔的沈思，感覺到非常疲倦，李英峻在旁邊的松樹根下坐了下去，將頭靠在松樹上，冷冽的夜氣，挾着幽微的松香氣味，很舒暢的刺激了他的鼻子。

李說不出什麼來，茫然地想起了現在想去訪問的賽西利亞的面影。每當想故鄉的事想得淒涼時，時常會在頭腦裏浮起來的，就是賽西利亞的臉。一直凝視着時，她的臉就漸漸模糊下去，變成一個端正的瓜子臉，李一時呆然地看着她模糊的消失掉。

——賽西利亞很像清蘭——
李對這新發現吃了一驚。覺得似乎能夠說明為何自己的脚，要時常跑向賽西利亞家裏去的理由了，李在黑暗裏面苦笑了，於是就像不再想什麼似的高興地重新向前走。

賽西利亞的家是飽經風霜的古老的別墅，據說在這一帶算歷史最久了。在多年之間，隱秘了種々故事的這個房子，祇有黃色的門燈的光，由覆在壁面的蔦藤的陰影裏恬靜地反射出來。
李英峻正想按門口的電鈴，而還在躊躇不決時，在

他後面的出乎意料的敏男的聲音，使他一驚。

「啊！李君，你由什麼地方出現的。現在我正爲了迎接你去而由這路一直到了旅館去了來，路上好像沒有碰到過誰呢！」

「唔！因爲是由樹林裏穿過來的。」

「唔！原來如此，大概是爲了林間有一家你喜歡的蘋果酒的店吧，閒話少說，一同過來罷！」

敏男不等他回答，就拉着李的手臂按電鈴。聽得門裏達達的走路聲音，突然地門向裏面拉開，看到了天真的賽西利亞的臉。

「你怎麼的，剛纔聽你說不來，纔將門關上的。祖父和王先生再三說要請你來，我正想去接你，藤田先生却馬上跑出去了。王先生，藤田先生跑了多少時候？」

「七分四十八秒。」

王一面看着錶一面回答說。

「唔，想不到要這許多時間。」

敏男用手帕拭了一下額。

七

賽西利亞的祖父叫培尼德斯，是承受西班牙血的菲律賓人。他們聽說他在四十年前曾在 Emilio Aguinal 將軍的麾下，爲了菲律賓獨立而盡過力。其後在馬尼刺當過律師，是爲了憤慨時世，很早就隱居到這山中來。旅館裏的人們，對這老人會說過是嫌惡人類者。老人在真正的意義上，却並非嫌惡人類者，這祇要一看現在的這三個來客就可明白了。培尼德斯老人，祇是對有時被賽西利亞拉來的美國青年和美國化了的青年，顯明地表示出嫌惡的表情來。

「呵請坐！」

老人從裏面用着與其年齡不相稱的清朗的聲音叫他們。

「他最先回說不來，等我特地跑去接他，却比我先飄然而來了，真不真實！」

敏男淡淡地逼促李的辯解。

「啊！不錯，對不起得很。賽西利亞小姐！因為我已完全忘掉。」

這樣說過，李就跑進房間裏面去握坐着的老人的手。

「晚安！又來請你講從前的話給我們聽了。」

老人露着親密的微笑，緊緊地回握了李英峻的手。

「哈，哈，哈，哈！你很喜欢叫我這老人講從前的話。和你講談，我亦比什麼事都快樂。那麼，請坐！」

李近着老人，王和敏男近着賽西利亞，各各占了個坐位。

「近來，李君心神恍惚得很，亦許是喜歡的蘋果酒喝得太多一些了吧？」

敏男馬上將李英峻搶白一場。

「李先生喜歡蘋果酒嗎？偏巧這裏沒有，可是葡萄酒好不好？」

「不必，不必，謝々你！我並不是每天都在那樣地喝蘋果酒。」

李攔住了她。

「因為我故鄉家裏的庭園裏，栽着一株蘋果樹，母親每年給我做蘋果酒的。於是兩想起在故鄉，蘋果已到開花的季節了。」

「啊，那真有趣！蘋果的花該多麼美麗呢？」

「真的，那雪白的花——一閉上眼睛，立即浮到目前來。」

「李君和玉君近來都變作極端的幻想家了，專講些不着邊的空話，因而合不起來。」

王一直沈默而很客氣地坐在賽西利亞旁邊，却突然地用像從心頭深處所發出的認真的聲音，獨自地說：

「的確，我思慮過度了。我想行動，我屢次想移之於行動，可是每次都是由我的膽小的思想將我牽住的。我如果決定了這樣做，還須要不為任何東西所游移的

鑽石一樣的意志。」

八

晚飯後的愉快的集會上，因王孝廉突說出了堅決認

真的話來，大家一齊陷入了侷促的異樣的感情裏。

李英峻輕輕透了一口氣。

賽西利亞平常旁若無人地天真活潑，有時甚至使人感到有點輕浮，但亦決不是會將認真的

事都當作玩笑的女子，因而祇是默々地注着柔和的同情的眼光。

甚至連敏男，大概被友人的告白打動了心吧，就停止了本來不停地在椅子上靠手上敲着的手

指，祇是注視着掛在壁上的義大利畫家 Raphael Santi 畫的 Madonna (譯者註：聖母瑪利亞的敬稱) 的像。

「行動固然最要緊，可是青年不能沒有高遠的理想。我相信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有高大的理想，一個人沒有理想就完了，好像在這一帶觸目皆是的美國人那樣。」

老人好像吐出最後的話一樣說了出來。

賽西利亞宛如在說「又來這一套了。」將眼

向敏男那邊一瞥，扮了一個鬼臉。這在老人是最看不上眼的。

培尼德斯老人稍々皺眉，將看了可愛的孫女

一眼的眼光，移到壁上的瑪利亞的大理石像上

。老人是虔敬的天主教信徒，將孫女亦特地放在馬尼刺的信仰深切的叔母地方教育的，可是

老人時常在想：馬尼刺的空氣總是不好。

老人堅決地相信繼承優柔的母親的性質的賽西利亞，在她的心裏確切地保持着具有東方精

神的女性情緒，那麼那輕薄的外觀又是什麼緣故呢？

僅祇在感覺上塗上了一板美國製的油漆，就會使人的觀感變到如此地步嗎？

——瑪利亞，請保護着我的賽西利亞——

培尼德斯老人無意地眯着眼睛祈禱了。在他眼前，賽西利亞幼年時的回想，重又甦生了過來。

——她可憐的母親，弗爾南特慘酷地丟下了年輕的

妻子和可愛的賽西利亞。當時老人像烈火一樣地發怒，憤恚那樣傢伙已經不是自己的兒子。可是，一直疼



愛着的獨養兒子，又如何能這樣簡單地丟開，他在媳婦的面前雖然是一個頑固的父親，而每一看到兒子臨走時留在家裏的東西，就感覺到好似剜胸扶腸那樣地痛苦。培尼德斯老人在家裏想把思念兒子的心完全拭去

，除去了一個兒子愛用的白煙斗以外——老人每次看到它時，就要想起每夜他和菲爾南特一同坐在安樂椅子裏，悠閒地吸着煙的事來。

——到底還是美國人。美國的女人把可愛的菲爾南特從自己地方搶過去了——

老人想到了年輕地死去的媳婦的貞節，懷憶起自己的慈母，值得懷念的祖母，更浮想起很久以前，連繫着自己的血統的女性們的像平靜的湖一樣深切的愛。僕人分派葡萄酒杯的聲音，使房間裏的情景完全一變。

「祝培尼德斯先生康健。」

李端起了注得滿々の紅色玻璃杯。

「還有，爲了我們的天使，賽西利亞小姐。」

酒杯燦然地在電燈光下泛着赤色的波浪，滿座立即恢復了欣快的情緒。

「賽西利亞小姐，把剛纔約好的鋼琴彈給我們聽好嗎？」

王這樣催促。

九

王要求過後，坐在旁邊鋼琴前的賽西利亞便說：

「可是，王先生喜歡的曲子，我彈得不好。」

「不是有一回你彈過Frederic Francois Chopin的前奏曲的嗎？」

「那是彈的，祇有一個人時，在寂寞的夕暮，就那樣……」

說過後賽西利亞就輕々地彈了五六小節恬靜的Nocturne，突然在鍵盤上從左向右一掀，接着就用左手彈起Fox-trot的節奏來。

「喝過葡萄酒後那有彈那種曲子的！」

李端靜地立起來，用手輕々地觸着賽西利亞的肩。

「祖父在嫌厭了。」

老人好像是要挽救爲了自己而使圍座覺得無趣的空氣起見，就說：

「今天晚上大家都和這老人一同遊戲，以前我亦時常玩，賽西利亞！你該還記得吧？」

不久就叫僕人拿了個東西來，就是英美人普通叫作Mittens的很大的長方形遊戲盤。長度亦許有二米元

景，盤四邊的框亦有十釐左右高，盤上用紅和綠等顏

色畫着的寺院和城廓，漂着中世紀式的古色。每人佔住一面，將用繩子繞着的旋陀用力轉動。獨腳的旋陀在盤上轉來轉去，將豎立在城和寺院上的棒一々碰倒的數目算幾點幾點，以決勝負，是一個極簡單的遊戲。

培尼德斯老人懷戀似的撫摸着亮晶晶地反射着古舊的光彩的旋陀，將眼光向各人掃射一遍後，來加以說明：

「因爲這是在我兒童時代就有的東西，所以很舊了。」

我到現在還記着，賽西利亞！你和你的母親和我三個人人在賭勝負的時候，你轉的旋陀轉得非常的好，喂！這地，曾經從巴黎的Notre Dame寺轉過了羅馬而得到第一。連那時候你穿什麼衣服我都還清楚地記着。還有，這地方的一塊破傷，是你母親將旋陀折斷時的破傷，已經有十年沒有拿出這東西來了吧！」

這玩具和這房間實在是非常調和相稱，房間一面靠壁，靜悄悄地橫着古的栗色鋼琴，其旁邊綵飾着Raffaello Santi的複製畫和大理石的聖母像。裏面的牆壁上部整齊地並列着成對的三四代前起的油畫肖像。

李英峻站起來拉住了培尼德斯老人的腕——

「那麼，請你先來！」

被李催促後的老人，簡直不象七十多歲那樣的愉快

地站了起來，仔細地在旋陀上卷上繩，將它轉起來。旋陀在從前的主人手中一跳以後，一會兒碰到那邊的壁，一會兒又碰到這邊的壁，在盤上亂旋亂轉。老人像小孩一樣樂得拍手，看到在棒的旁邊穿過去却又悔恨發急。

其次輪到王，李，都在盡力使旋陀轉動，誰的旋陀都是一樣地在四面壁上亂撞亂碰，在胡亂旋轉之中，直到它無力再轉停下來爲止。

「哈，哈，哈！旋陀全然沒有思想，祇會得行動。」

賽西利亞說着發笑，大家一齊被她這奇誓的話說得從心頭發出笑來，於是大家的心都融和在一起了。

輪到賽西利亞來轉旋陀，一轉以後，毫無聲息，平穩地轉着，對其他東西宛如不加一視似的，越過了種種障礙，碰倒了圍在最裏面的羅馬的棒。

大家一齊哇的發出了歡聲。

老人破顏大笑，吃驚地向椅子裏一屁股坐了下去，睜開眼睛來看，在他被雪白的鬚髻包擁着臉部的表情裏，有一種異常地切實的含著在內。賽西利亞望着祖父的臉，一時好像要湧出眼淚來似的，就避過目光去瞧着聖母像的那方面。

敏男的雖然費盡了力，却祇碰倒了一個馬德里，被大家笑着。

一會兒茶和點心拿來了。

「啊，啊！請抽煙！」

老人一面請青年們抽雪茄煙，自己站起來去拿煙斗。在後面的一隅，放在飾着精細的彫刻的古舊的櫥裏。一開櫥門，裏面排着許多煙斗，大部分都是髒得漆黑的，看來已經難以區別，可是在老人却分出其各個的不同來，他毫無躊躇地拿起一個煙斗。

「啊！好豐富的蒐集！」

王感嘆地說。

「這許多，都是我用過的，一個一個的，都有一段回憶，不論是好的回憶，或者壞的回憶。」

培尼德斯老人一時就沈默着，用手帕高興地擦着煙斗。

「這一個煙斗——」

老人好像示意什麼却又停止了話頭。

李稍坐前一些，等着老人再說下去。王和敏男，都一面吸着雪茄，一面興味津津地凝視着在老人手裏漸々光亮起來的煙斗。

賽西利亞在用手照着畫在舊木板上的齒形的城和哥雪克的尖塔有趣地描着，看到祖父的樣子就留心地面問：

「祖父到底講的是什麼——」

賽西利亞關於煙斗的話，到現在大概都已聽過。祇有比較新的一個白色煙斗，祖父從來未曾提起過。培尼德斯老人對賽西利亞的父親突然離家而去的事情，從未和誰說起。賽西利亞自身，關於那事亦沒有聽到講過。可是，賽西利亞由於少女的敏感，已清晰地感到其間的事情，繫在這白色煙斗上面，祖父在這時候而拿出那問題的白色煙斗來等々，當然賽西利亞都想不到的。可是一瞧煙斗櫥時，看見那白色煙斗依舊放在原來的位上，於是賽西利亞感到了輕微的安堵，同時亦感到了輕微的失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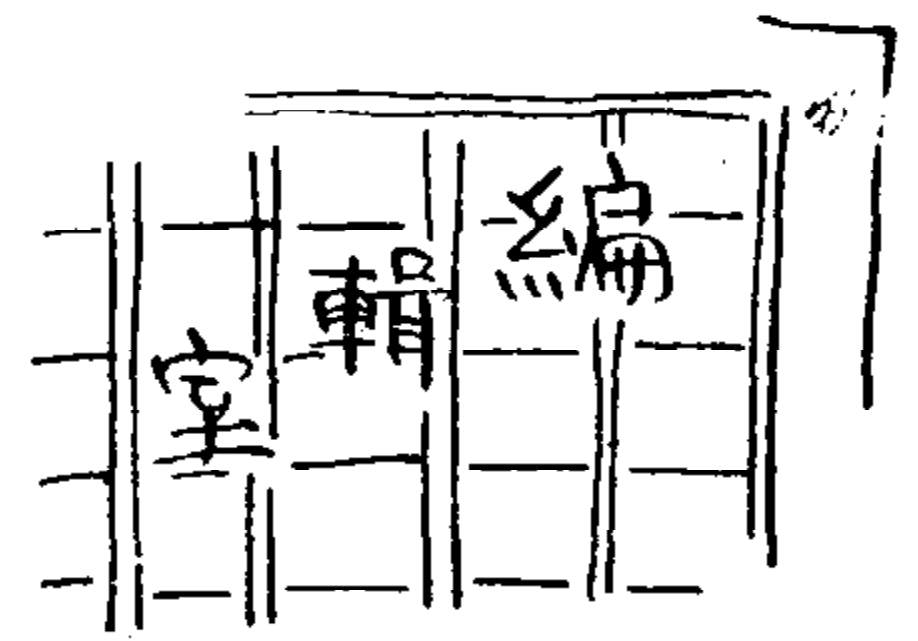
……

……

……

……

……



△六月三十日中午，我國與日本簽訂關於實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條款與了解事項，並且定於八月一日實行接收公共租界。日本既然爲了協助我國的自主獨立發展，實行交還上海租界，那麼上海租界交還後行政，司法，市政，治安，地產等問題，都值得我們討論。丁先生的「交還上海租界後的行政司法問題」一文，及周先生的「交還租界後的新上海」一文對於上述問題，都有簡單扼要的敘述，足供我們參考。



(封面作者近影)

△本期之封面「婦女像」，爲上海友邦人士美術家聯盟之委員長谷川三雄之傑作。長谷川氏爲旅華十餘年的畫家，曾親歷中國各地寫生，熟悉中國風景風俗，其作品曾多次發表於日本畫壇而博得極大之好評。氏爲中日文化協會之美術委員，上海美術研究所之支持者。氏之作品，曾加作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在上海個人之展覽數次之開催。氏事變前曾任武昌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之職，在中國方面畫家多數或爲氏之後輩云。

△扉畫作者爲山下三郎。氏的瀟灑揮毫，與長谷川氏同爲上海美術家聯盟之委員，日本畫面之代表者，是日本京都美術工藝學校繪畫科出身，爲日本畫壇之聖森本東閣先生之高足。作品曾數回參加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現爲中日文化協會美術部日本畫常任委員，而活躍於日華文化交流最力者。

△予且先生這次應本刊之請，給我們一篇極精彩的小說，內容引人入勝，描寫刻劃精微，使我們似乎非一氣讀完不可。「移情記」真是潘先生的得意之作！而本篇中的道德問題，更是非常有興味！夏太太到底算有罪嗎？予且先生本來把牠題名爲「誅心記」，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想一想罷。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一〇九一號
宣傳部登記在申請中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吾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三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電話三三三三二一三四三三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五元
三個月 (六册) 十四元
半年 (十二册) 二十七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五十二元

上海自銀銀行

本店營業部
上海海甯路一九〇號
電話 四六二〇一—四番

庶務課・業務課
上海北四川路三五〇號
電話 四四一—一〇番
四四二—一八—九番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三五〇號
電話 四四一—一〇番
四四二—一八—九番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〇號
電話 一三一—一五〇番
一三二—一五七—九番

楊樹浦支店
東百老匯路一二〇九號
電話 五二六—三三番
五二一—六三三番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二二九號
電話 二二二—一九〇番
二二三—二三五番

定海出張所
浙江省舟山島定海西大街八一號